

明清筆記叢書

膝陰雜記

〔清〕戴璐撰

明清筆記叢書

# 藤陰雜記

〔清〕戴璐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13713

1013713



責任編輯 盛曉峯  
封面設計 范嶠青

明清筆記叢書

藤陰雜記

〔清〕戴璐撰

施紹文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句容縣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5 字數109,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01—11,000

統一書號：10186·489 定價：0.56元

## 點校說明

《藤陰雜記》十二卷，作者戴璐（一七三九——一八〇六），字敏夫，號菴塘，一號吟梅居士。歸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清乾隆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太僕寺卿。他任職朝廷與地方四十年，又曾爲廣西鄉試官，充文淵閣詳校官，晚年爲揚州梅花書院山長，對當時典章制度、科舉情況、文壇掌故等所知甚多。生平好文史之學，治學謹嚴。著作除本編外，有《石鼓齋雜記》、《吳興詩話》、《秋樹山房詩稿》等多種。

《藤陰雜記》爲戴璐官工部郎中時，就京師（北京）五城并及郊區，隨時搜訪坊巷名蹟，掇拾聞見，彙集成編。自序中說：「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嘗閱王漁洋《偶談》、《筆記》等書，思欲續輯，于是目見耳聞，隨手漫筆。及巡視東城，六街踏遍，凡琳宮梵宇，賢踪名蹟，停車咨訪，筆之于書。」故其旨趣在錄存當時見聞，以備一代掌故，欲繼王士禛《池北偶談》、《香祖筆記》，記載康熙中葉以後京城的典章佚事。凡已見當時成書如《日下舊聞考》、《宸垣識略》者，作者皆刪削之。書中于京師五城沿革，考證精審，陸續增輯；當時所傳名家詩詞題詠，錄存尤多。成書時間數十年。書以「藤陰」名集，是因作者前後官署及賃居京師西城槐市斜街寓中均植有紫藤的緣故。（見卷三「祖孫御史」條、卷八「顧俠君」條及原序。）

PC 30/00

此書取材，大別之可分爲四類。一爲記述清初至作者同時代人之科名甲第。這部分可藉以查考清代科舉制度選拔地方人才的概況。二爲記述各部官署的典章制度、官吏銓課的概況，並于此反映作者對這些制度的態度。三爲記述京師五城及城郊之坊巷、官署、寺觀、祠墓的分佈情況。北京自遼、金時代建都，歷元、明、清數代，城坊建制屢有變遷。自清順治開國至作者當時，尋訪清初名人居寓，人已不能指其處，而此書所記清室全盛時期之北京情況、名勝古蹟等，可備一代掌故。四爲錄存同時人游宴時題詠詩詞。這部分約佔全書五分之三。在作者當時不過信筆記錄，在今天看來，却多少有些史料價值。卷二記趙執信以「國忌日」演《長生殿》去官，一時被議者多人，而洪昇以此顛蹶終身，人但知有人挾嫌訐奏，而作者則于吏部檔案中親見黃六鴻原奏。它如錄存杭人韓春湖套曲，甚見當時風塵下吏之窮形極相。卷四錄趙翼《秋闈雜詠》詩，以見當時科舉試士之全過程。

此書初刻于嘉慶丙辰（一七九六）其子鼎恆任南康知府時，版行不廣（以下及各卷校語稱原刻本）。其後九十年，其鄉人沈鎡取原版重印，增沈自撰重刻序及姚凱元後序，卷首改題曰《藤陰雜記》十二卷，即今所見光緒三年本（以下及各卷校語稱重印本）。繼此書采入《北京歷史風土叢書》（以下及各卷校語稱《風土叢書》本），是爲節本，不分卷次。此後，本書又爲上海文明書局輯印《說庫》採入（以下及各卷校語稱《說庫》本），間有錯漏。原刻本前四卷因大多爲隨筆漫錄，故所記不一類，不標題；以下各卷所記因各從其地，故卷五題中城、南城，卷六東城，卷七西城上，卷八西城下，卷九北城上，卷十北城下，卷十一郊垆上，卷十二郊垆下。今以嘉慶原刻本作爲底本，校以光緒重印本，並參考

《北京歷史風土叢書》本、上海文明書局《說庫》本。原刻本中間有如「日」「日」、「巳」「巳」「己」「己」、「未」  
「未」、「千」「干」、「籃」「藍」不別，今皆直接改定。編中除廟諱、賜御字提行處均改從連寫外，其注文  
小字仍舊。

本書在點校過程中，承王運熙、吳廣洋先生提供資料，熱誠相助，在此一併表示深切的謝意。

施紹文

一九八三年九月

## 原序

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嘗閱王漁洋《偶談》、《筆記》等書，思欲續輯。於是日見耳聞，隨手漫筆。及巡視東城，六街踏遍，凡琳宮梵宇，賢踪名蹟，停車諮訪，筆之於書。甲寅，讀禮閒居，重加芟削。見《舊聞考》、《宸垣識略》已載者，悉去之。彙存十二卷，固不若說鬼談狐令人聽而忘倦也。寓移槐市斜街，固昔賢寄迹著書地。院有新藤四本，漸次成陰，恆與客婆娑其下。爰仿漁洋《香祖》之例，即以名之。嘉慶丙辰陽月，吟梅居士戴璐。

## 重刻藤陰雜記序

吾鄉戴蕨塘先生，博聞多識，著作等身，尤熟於國朝掌故。自官水曹至躋卿貳，前後垂三十年。凡耳目所及，筆之於書，爲《藤陰雜記》十二卷。首述國初諸先達科名盛事，次紀京師五域名勝，末簡旁及郊坰。其間詩酒遨遊，古今興廢，靡不考據精審，殫見洽聞，大旨仿漁洋山人《偶談》、《筆記》諸書而作也。先生哲嗣鼎恒守南康時，始行鋟版，旋遭兵燹，其書已不可復覩。壬申之春，余方重刊《科第表》，姚君子湘袖一冊示余，因亟爲校閱。篇之闕者補之，字之訛者正之，重付手民，越三載而蕨事。溯先生生平淡泊寡營，不事家人生產，而汲引後進，修廢舉墜，皆身任之，而不遺餘力。創建郡館，手訂《科第表》，其所以嘉惠桑梓者，歷久難忘。余自辛未冬與鄭聽篁比部經理館事，每以不克承先生創垂之功爲懼。今秋拜典郡西川之命，行有日矣。適是書剞劂告成，將與《科第表》同度清遠堂中，庶幾先生之著述長留，鄉之人皆有所矜式也已。時光緒三年，歲次丁丑九月，同里後學沈鉉謹序。

## 重刻藤陰雜記後序

原夫科名佳話，莫詳於定保《撫言》；藝事英譚，莫備於《文昌雜錄》。臧否月旦，表彰風施，採擷驪淵之珠，甄緝雉囿之羽，彙括剗範，駢羅積軸。鄭元業諮千杓水，詎殊苦海之投？裴廷翰辨謝營邱，奚等空籠之獻。欲橫經以貫緯，甲乙戢籤；實鎔錘以鑄爐，丹鉛擁席。邈是造車合轍，刻晷儀璘，耀厥縑緇，蘊彼琳櫝矣。至若廟廊逸境，見牆有未墜之道；鄉閭令望，當戶深其萎之悲。曩哲之架燹堪師，後俊之圭臬勿替。陳篇親炙，手澤猶新；故老罕聞，額塵倍罄。如吾郡戴蕞塘先生所著《藤陰雜記》，有得而述焉。

溯如先生當撰述之時，行人洊秩，同伯躋班。披豸袞而巡鐸郵規，飾鷲車而周廬警戒。參馭月省，金根恪侍乎御龍；輿衛日閑，錫綬聿靖於典馬。又復養性綽裕，稽古塙耽。素絲詠退食之章，青氈修進德之益。潛曜閱諫，葆貞鞏萃。輪楫靡逾於方州，俯仰孰畔於峻壑。擇居遐邃，屏蹟仝囂。家攬藏書，座乏俗客。鬱煙霞而栖庭，森風雨而爽牖。蒼幹蟠珞虬，參霄而狀紛拏；叢苞綴珠麝，泥宇而馨蜚襲。一室順道，三餘沃心。靈檀有徵，漂麥不計。假藤陰而號館，寶石鼓以名齋。旋房靚深，闢徑幽敞。息游愜悒，倚慮澄懷。每當判決雌黃，鉅釘守黑。宏包綜錯，集瑄紛蕤。探首善於輦轂，數掌故之衣鉢。究其例端，挈其體要。城分五而上下屬其一，弓聯十而郊坵坵其二。旗亭畫壁，鈴塔

道場，裙屐笙歌，壇坫絃誦。勒嘉言懿行以作箴言，廣殫見洽聞以供討論。雖戢笏軒冕，獨重道義交游；而巖壑林泉，不忍賢能湮沒。多識徵信，固選詞之神皋；好學篤誠，乃超步之芳軫。分門別類，紀月編年；據事直書，循名核實。法田生菑川之美，參梁邱琅琊之勤。擅應劭《漢官》之禮儀，倣杜撫建武之記注。維城之錄，能舉大凡；房從之書，復釋通例。歐陽未著，資疏證於百家；延壽有才，定月章於六代。弁以西齡訂記，勒座右之金銘；進以卯漏陳編，跋雄文之絳帖。元紘撫實，採故事於雲間；復圭磨言，考異聞於日下。他若《分甘》、《居易》、《夢餘》、《舊聞》，步躡承繩，敬業樂羣之雅；佩韜殞策，開先待後之常。涉繹蕩微，鏃礪揭鬱。律度運于騰牒，網格協于綈槩。敷推彬粲，佐隸趨簡。用能枕肱振徽，領袖櫟又。釋鞭板之任，搗牧虛衿；踞竈觚之知，獎譽矯矢。鏘金而披如掃葉，鈞玉而炫若瞬葩。奢雙石之奇，龜羅共侍；享千金之筭，邕善同資。必拳拳以服膺，故津津而樂道。譬諸辨九條於《禹貢》，晰朔南暨之文；規四正於義爻，闡東北朋之義者矣。

更考先生闢構造廈，拔寒覆單。創擊鼎而贊成，詠適館而好會。吳興胥宇，清遠肇名。詎遷地而弗良，洵有基而勿壞。於是計偕之彥，銓謁之儔，登斯堂者賓至如歸，爰得我所；客來不速，大庇歡顏。斯又振起者是行是訓，遼邈者不愆不忘也。而乃萍快悽逸，版帙寂寥。麻沙劫餘，半遭蟬蝕。羽陵軼墜，羣慨鴻泥。撫白駒之促光，懼赤烏之熄蹟。儻使薄筍不入班固之筆，草《玄》或覆揚雄之甌。一綫誰延，千鈞曷繫？乃有織簾派裔，詠樓搢紳，亟發柱下之遺，恍搜壁中之逸。爰籌梨棗，用慰梓桑。緬提唱之高風，俾校讎之研露。顧橋島尋趣，燈檠支搢，螢燭亦或燒心，娟絲且能縛足。目既窘於蹶

涔，身復拘於牂奧。亮慚愧墨，蒙贅玷牋。惟亥豕魯魚，幾費摘疵刊繆；郭公夏五，還須補缺掇殘。希倪孟之多藏，倣衛徐之能保。差喜晏楹具在，宛委罷祭馬之巡；杜庫足徵，囁嚅倣畫牛之讀。光緒三年丁丑重九日，同里後學姚凱元謹叙。

# 藤陰雜記目錄

原序	一
重刻藤陰雜記序	二
重刻藤陰雜記後序	三
卷一	一
卷二	一六
卷三	三〇
卷四	四四
卷五 中城 南城	五八
卷六 東城	六八
卷七 西城上	七五
卷八 西城下	八七
卷九 北城上	一〇〇

卷十

北城下

.....

二三

卷十一

郊垆上

.....

二四

卷十二

郊垆下

.....

二五

## 藤陰雜記卷一

王弇州〔一〕及徐應秋《玉芝堂談薈》，俱記有明盛事；王漁洋《池北偶談》、《香祖筆記》，載止康熙中葉。今將本朝盛事，續錄於左：

父子大拜：桐城張文端公英，次子文和公廷玉；常熟蔣文肅公廷錫，子文恪公溥；無錫嵇文敏公曾筠，子文恭公璜。

父子一品：商邱宋文康公權大拜，子犖吏部尚書；海寧陳清恪公詵禮部尚書，子文勤公世倌大拜；錢塘徐文敬公潮吏部尚書，子文穆公本大拜；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大拜，子墉今吏部尚書大拜；富陽董文恪公邦達禮部尚書，子誥今戶部尚書大拜。

父子兄弟九列：桐城張文和公弟廷璐戊戌榜眼、禮部侍郎，廷瑒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靄、若澄俱內閣學士，若淳刑部侍郎。靜海勵文端公杜訥刑部侍郎，子文恭公廷儀刑部尚書，孫宗萬刑部侍郎。錢塘徐文穆公弟杞甘肅巡撫，子以烜禮部侍郎。武進劉文定公綸大拜，子躍雲禮部侍郎。休寧汪文

端公由敦吏部尚書，子承需戶部侍郎。嘉興錢文端公陳羣刑部侍郎加尚書銜，子汝誠戶部侍郎。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大拜，子奕昂兵部侍郎。蔚州李旭升吏部侍郎，子周望禮部尚書。陽城田文端公從典大拜，子懋吏部侍郎。錢塘梁文莊公詩正大拜，子敦書工部侍郎。臨川李紱戶部侍郎，孫友棠工部侍郎。安溪李文貞光大拜，孫清植禮部侍郎，曾孫宗文工部侍郎。南昌熊一瀟工部尚書，孫學鵬兵部侍郎。廣昌魏方泰刑部侍郎，子定國吏部侍郎。常熟蔣文恪公子櫛兵部侍郎，賜榮戶部侍郎。大興黃叔琳吏部侍郎，子登賢漕運總督。海豐吳紹詩禮部尚書，子垣吏部侍郎，壇同時爲刑部侍郎。涪州周文恭公煌兵部尚書，子興岱禮部侍郎。光州胡文良公煦禮部侍郎，子季堂刑部尚書。桐城方恪敏公觀承直隸總督，子維甸副都御史。若八旗名臣碩輔，恒出一門，史不勝書，未敢率記。

兄弟翰林同時九列：前則崑山三徐、華亭三王，已見《池北偶談》。今則南匯吳省欽工部侍郎、省蘭內閣學士、滿洲鐵保禮部侍郎、玉保吏部侍郎。

同胞三及第：崑山徐氏而後，惟武進莊存與乙丑榜眼，弟培因甲戌狀元。

同邑一榜及第：康熙己未榜眼孫卓、探花茆薦馨，俱宣城人。壬辰狀元王世琛、探花徐葆光，俱長洲人。乙未狀元徐陶章、榜眼繆曰藻、會元傅臚李錦，俱蘇州人。雍正庚戌狀元周霽、探花梁詩正，

俱錢塘人。乾隆壬戌榜眼楊述曾、探花湯大紳，俱武進人。乙丑狀元錢維城、榜眼莊存與，俱武進人。

翁壻狀元：彭大司馬啓豐丁未狀元，壻莊培因甲戌狀元。金少宗伯姓壬戌會狀，外孫汪如洋庚子會狀。

鼎甲三人同時八座：康熙癸丑狀元韓大宗伯，菟，諡文懿。榜眼王大司農鴻緒，探花徐侍郎秉義。乾隆乙丑狀元錢少司寇，維城，贈尚書，諡文敏。榜眼莊少宗伯存與，探花王大司農。際華，諡文莊。越十餘年，會元蔣少司馬元益，以待御歷侍郎，一時稱盛。文敏未幾卒於家，文莊師卒於位，莊公休歸即卒。獨蔣少司馬年八十餘。

乾隆丙辰榜眼黃孫懋，五年即擢閣學而卒。探花秦大司寇，蕙田，諡文恭。狀元金總憲德瑛，傳臚蔡中堂新，二甲二名曹大宗伯秀先，諡文恭。俱官一品。金、秦俱六十外卒，漳浦以宰輔致仕。十年，重宴鹿鳴，年已九十。

祖孫父子同科：江西奉新甘莊恪汝來，官巡撫時，父萬達、弟汝逢、子禾，雍正丙午同舉於鄉。封公後官知縣，不受冢宰封誥，亦奇。

父子同登進士：乾隆己未，烏程費瀛，子蘭先；甲戌，嘉善周翼洙，子升桓；辛巳，大興邵自鎮，子庾曾。前此未查。若父子同科及同胞同舉尚多，不及錄。

同胞同登進士：順治丙戌，膠州法若真、若貞；己丑，烏程姚延啓、延著；康熙丁未，宜興儲方慶、善慶；庚戌，福山鹿廷瑛、廷瑄；丙辰，歸安沈涵、三曾。聯名入翰林：己丑，長洲張學庠、學賢；大興黃叔琬、叔璫；乙未，長洲李錦、文銳；乾隆丁巳，歸安潘汝誠、汝龍；戊辰，涿州劉湘、洵；己丑，山陰沈詩李、詩杜；本學生：壬辰，咸寧賈策安、策治；戊戌，大興邵自昌、自悅；丁未，靈石何元煊、道生；乙卯，吾郡王以鏞中會元，第二名即胞兄以銜。廷對狀元，則前此所未有。嘉慶丙辰，南昌許庭椿、應喈。

同胞三同甲：康熙辛丑，宜興儲大文會元，弟郁文、雄文同榜。

同胞五登甲科：大興金澍、溶、潢、洪、濬，門懸「五子登科」額；同年邵楚帆侍御自昌，弟自華、自悅、自本、自和、自巽、自彭，則六正榜一副榜；代州馮履咸、履泰、履謙、履豫、履豐，亦同胞。

祖孫會狀：康熙丙辰彭定求，雍正丁未彭啓豐。亦無繼者。

父子鼎甲。溧陽任蘭枝，癸巳榜眼，子端書，丁巳探花。鎮洋汪廷璣，戊辰探花，子學金，辛丑探花。

己亥江南解元錢榮，辛丑會狀。翁閣學作三元詩，德定圃師和韻。趙雲崧翼作三元考，謂〔唐〕張又新、崔元翰，〔宋〕孫何、王曾、宋庠、楊真、王巖叟、馮京，〔金〕孟宗獻，〔元〕王宗哲，〔明〕商輅，及錢而十二。

重赴瓊林：康熙己未趙執信、王材任，俱於乾隆己未稱前後同年。辛未黃侍郎叔琳，庚辰史文靖，丙戌熊編修本，庚戌嵇文恭亦然。丙辰蔡中堂未及來京。

王文恭公頊齡，舉康熙癸卯鄉試，雍正癸卯重赴鹿鳴，作公宴詩。黃侍郎庚午重赴，即次其韻。辛未又次韻重赴鹿鳴。康熙丁酉侯官鄭開極，乾隆丁卯錢塘周天相，丙子歸安吳大燁，壬午永福黃任，甲午霸州孟琇。近年己酉科，雲南賽璵，年九十二，浙江吳編修嗣富。壬子，福建三人：大學士蔡新，年八十六；陳材年八十八；邱理德年八十三。湖北御史萬年茂，前壬子解元，年八十六；湖南石鵬翥，年八十一；譚昌明年八十六，曾寓四川，營補令山西；乙卯，馮侍御浩以丙辰舉人，年七十七，奏請預宴；湖

北陳編修中龍，年八十九；雲南沈詠、孫似茗，俱官知縣，年八十外。

國朝年少登第：順治丁亥王文靖熙，年二十；乙未伊文端桑阿，年十六；戊戌陳文貞廷敬，年二十。康熙己未李丹壑孚青，年十六；辛未黃崑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文靖，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少司寇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文恭，年二十。

乾隆朝年少登第：丁巳德定圃師，年十九；己未蔣麟昌，年十九；乙丑夢侍郎麟，年十八；戊辰朱大司馬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紱，年二十；甲戌戈太僕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中丞承恩，年二十；丙戌祥布政鼎，年二十；甲辰蔣編修攸銛、文學士寧，俱年十九。

教官金榜掛名且中狀元：明惟翁正春一人，稱盛事。乾隆辛巳王韓城，藍田教諭；辛卯榜眼王增，由臨安教諭；丁未狀元史致光，由湯溪教諭；嘉慶丙辰榜眼汪守和，由新喻教諭。

一省三鼎甲：順治丁亥，呂宮武進人，程芳朝桐城人，蔣超金壇人。戊戌，孫承恩常熟人，孫一致鹽城人，吳國對全椒人。己亥，徐元文崑山人，華亦祥無錫人，葉方藹崑山人。康熙癸丑，韓莖長洲人，王鴻緒婁縣人，徐秉義崑山人。己未，歸允肅常熟人，孫卓、茆薦馨俱宣城人。己丑，趙熊詔武進

人，戴名世桐城人，繆沅泰州人。雍正庚戌，周霽錢塘人，沈昌宇秀水人，梁詩正錢塘人。乾隆庚戌，石韞玉吳縣人，洪亮吉陽湖人，王宗誠青陽人。

順治己丑新進士即用道府二十餘人，分發兩廣。止此一科，後不爲例。

解元狀元：康熙甲戌，胡任輿，辛酉解元。乾隆辛未，吳鴻，丁卯解元。辛丑會狀錢棨，己亥解元。康熙初，解元中進士無不入翰林者，今不盡然。

大宗伯德定圃師，乾隆癸未、己丑、庚子、辛丑、甲辰五典會試。韓城王中堂，乾隆乙未、戊戌、丁未、己酉、庚戌五典會試。前此惟孝感熊文端公賜履，康熙癸丑、甲戌、丁丑、庚辰、癸未五典會試。少宗伯介師，乾隆辛未、甲戌、丁丑、庚辰四典會試。諸城劉文正公統勳，乾隆辛未、丁丑、辛巳、辛卯四典會試。高陽李文勤公霽，順治戊戌、康熙甲辰、丙辰三典會試。澤州陳文貞公廷敬，康熙壬戌、辛未、癸未三典會試。桐城張文和公廷玉，雍正癸卯、甲辰、乾隆丁巳三典會試。溧陽史文靖公貽直，雍正甲辰、丁未、乾隆乙丑三典會試。

《池北偶談》漢閣臣：康熙朝，江南宋、徐、張、李、張五人。後太倉王公揆，華亭王文恭公頊齡，山

西沁州吳公<sup>三</sup>。後澤州陳文貞公廷敬，福建則安溪李文貞公光地，四川遂寧張文端公鵬翮，直隸各省無續拜者。雍正朝江南三人，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在位二十餘年，常熟蔣文肅公廷錫，無錫嵇文敏公曾筠，浙江海寧陳文簡公元龍，江西高安朱文端公軾，山西田文端公從典。乾隆朝，江南溧陽史文靖公貽直，常熟蔣文恪公溥，武進劉文定公綸，金壇于文襄公敏中，武進程文恭公景伊，無錫嵇文恭公璜，浙江錢塘徐文穆公本，海寧陳文勤公世倌，錢塘梁文莊公詩正，會稽梁文定公國治，仁和孫公士毅，山東泰安趙公國麟，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廣西臨桂陳文恭公宏謀，福建漳浦蔡公新，陝西韓城王公杰，浙江富陽董公誥。

尹文端公四督兩江，甲申四月八日，七十生辰拜相，仍督兩江。袁子才枚爲公門生，呈詩云：「紫禁城頭駐玉車，官闈深處女兒家，萬釘寶帶天邊賜，十部笙歌宅裏譁。北面公侯爭把盞，東床帝子替簪花。休誇與佛同生日，轉恐光榮佛尚差。」又：「韋平兩世黃扉業，伊呂三朝白髮身。」兒童竹馬頭成雪，官舍甘棠樹拂天。」新築沙堤迎使節，剛調梅雨到江村。」文端紀恩十絕，其二云：「舊沙堤上築新沙，如此光榮有幾家。說與兒孫須努力，兩朝父子領黃麻。」

杭州王弢山正功，出入省闈二十年，每入直，輒搜考檔案，勒成一書，名《中書典故彙紀》。其目有六：曰官制、曰職掌、曰儀式、曰恩遇、曰建置、曰題名，而以雜錄終焉。杭世駿作序。阮吾山司寇葵

生留心掌故，恒以在閣未久，未及遍閱檔案爲憾。

汪厚石孟錫久困公車，壬午，召試中書，初到內閣口號云：「陳人久嘆積薪餘，乍許清班學步趨。獵獵西風敝裘帽，東華門外喚車驅。」靜聽閣老馬蹄聲，侍讀諸公白事迎。我自田間來幾日，慎教輕易上階行。」六科書吏立如麻，齊下三單卅點加。埽筆紛紛忙注本，日輪眼急下東華。遇啓鑿封印日，則三日本齊下。乾清門側檔初交，匣硯看人喚打包。枯坐今朝拚守晚，領歸諭摺件傳抄。每入領上諭，奏摺，日直中，例派一人候夜直，交代爲守晚。「御門聞道特除官，硃筆題名敬奉觀。別有改簽更式樣，傳宣票擬細尋端。御筆親書烏硃簽，特旨改標爲改簽。」輪班辰入退過申，來是空言兩隸人，莫怪此間無灑掃，禁城清絕不生塵。」典籍廳任事八首云：「六年歷俸八年資，又向西廳坐褥移。一轉成仙人共笑，遽迴不去待何時。」寂寞茶房淡泊廚，喧然吏役日高初。各堂上任誇誰似，一飽豬羊祭庫餘。典籍到任，例以豬羊祭庫。「畫行事細粗能曉，點卯人多猝未詳。夜直若非連兩夜，軍機須去面中堂。供事、皂隸、紙匠、蘇喇，朔望日赴廳唱名。漢典籍無圍直，夜直連兩日。」印單印簿縫鈐存，啓鑰開箱畫繼昏。始識相公多攝事，十纜一一本衙門。中堂有兼管上諭處。國史館、三通館、俄羅斯館行部院衙門文，俱用廳印，以印單爲憑。「掌印幫班等樣官，平明滿漢一廳攢。考勤簿子親書押，要送兼廳侍讀看。滿漢典籍各二缺，餘皆別堂來兼理者。滿侍讀學士侍讀兼廳，則爲廳官之長。」北廳章奏南廳案，大庫文書小庫銀。承發散班齊了事，瓣香酌酒祭科神。廳供事南北各十四人，五月十三日醮錢事科神，云是蕭曹也。「寶箱例引赴乾清，肅駕年年典據徵。接送預行交泰殿，奉盈一念警宵興。旃

檀香寶，交泰殿二十五寶之一。駕出，內閣學士、典籍各一員赴乾清宮請寶，駕旋，送寶亦如之。「辦事銜名不自由，背推踵接此勾留。莫將五日輕京兆，尚許咎人喚皂頭。」吏部選例，中書帶辦事銜者，題管典籍，撰文則否。「丙戌進士，官吏部，未幾卒。」

蔣荅生士銓，甲戌考取中書，夜直詩：「朝衣墨漬帶酸寒，誰喚仙郎上界官。海內封章留硯北，天邊綸綍在毫端。晝持襪被花同宿，人散黃扉月自看。那似鳴機圖畫裏，小窗燈火坐團團？」的是一人獨直情事。

徐中丞士林，康熙癸巳進士。初官中書時，有句云：「歸來惹得山妻問，侍女薰香近有無。」後由部郎歷官江蘇巡撫，方正最著。沒，祀賢良。官蘇臬，對云：「看階前草綠苔青，無非生意；聽牆外鶉啼雀噪，恐有冤魂。」仁人之言，歷久未沫。

內閣大堂西槐樹，會試年鵲結一巢，則中書得鼎甲一人。乙未，結數巢，則狀元吳錫齡，榜眼汪鏞，探花沈清藻，會元嚴福，皆中書。吳、沈次年卒，嚴官亦未顯。今惟汪編修存。中書會試必有中者。乙卯止中一人，丙辰無之。

吏部、翰林院、禮部、國子監土地俱祀韓昌黎，未知所自。趙甌北翼入翰林，詩以解嘲云：「瀛洲署中坎社鼓，社公傳是韓吏部。建置本末無可徵，肇祀不知意何取。從來名賢歿爲神，各視生平所建豎。或班侍郎居碧落，或冊真人位紫府；或選閻羅分殿十，或封遮須列爵五。鬼官司命周顛除，太陽都錄魏徵補。白傅已列蓬萊仙，曼卿更拜芙蓉主。況公日星河嶽氣，立朝大節炳千古。絕脈能開道學先，餘事亦號文章祖。抗疏幾碎佛氏骨，從祀不慚宣聖廡。豈宜罰作土地神，坐使淮陰噲爲伍。屈宋詎稱衙官職，樂卻翻充皂隸戶。生前磨蝎坐命宮，曾謫嶺南鮫鱈浦。庸知身後尚蹭蹬，無端又遭左遷侮。鄉先生可祭於社，此土初非公故土。即云立社爲樂公，公未久修史館簿。區區冷官一臠肉，豈足爲公增華臚。我來展謁聊解嘲，且勿牢騷碩人俟。幸未改塑浮屠像，潮州有公像作浮屠形，郭青螺易以木主。儒服依然端章甫。香火祠雖處末僚，翰墨緣仍近藝圃。猶勝杜陵老拾遺，變作十姨呼阿姥。杜拾遺廟訛作杜十姨，塑女像，見《蓼花洲閒錄》。」

史文靖公，康熙庚辰年十九，館選後歸娶，繪《玉堂歸娶圖》，徵詩。袁子才枚亦己未館選歸娶，題文靖圖云：「愧作彭宣拜後堂，絕無衣鉢繼安昌。算來只有歸迎事，曾學黃梁夢一場。」吾湖丁巳沈庶常雲蜚，亦翰林歸娶，未幾歿于京邸。袁賦輓詩，而鄉人有不能舉其姓氏者矣。

乾隆七年，編檢侍班，始掛朝珠。商寶意盤詩云：「一現牟尼五色重，陸離婉轉正當胸。欲宣梵

頃酬君德，百八珠隨百八鐘。」螭坳鵠立兩班瞻，中憲俄驚秩驟添。從此披香案前吏，果然仙佛一身兼。」想是時四品方掛，五品尚不得云。

劉文定公以武進廩生，丙辰二十六歲擢博學宏詞第一。廷試「五六天地之中」合賦，諸徵士不解所出，公獨揮翰如飛。張文和公故睨公卷，對衆朗吟。始共得題解。詩題《山雞舞鏡》，有句云：「似擬投林方戢戢，可能對語便關關。」一時傳誦。時沈歸愚宗伯同試，未第。俯首曰：「吾輩頭顱如許，乃不如白面後生，得不愧死！」

武進莊本淳學士培因，少負才華，不作第二人想。乾隆乙丑，令兄方耕少宗伯存與以第二人及第，學士賦詩調之，落句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宋祁。」果中甲戌狀元。館課《夏雲多奇峯》有「天際落芙蓉」句，頗自矜詡。未幾，卒。此與蔣淩溪麟昌「羊燈無焰三更碧」句，同一詩讖。甲戌會榜，莊中第三名，第一胡紹鼎，第二朱棻元。莊爲彭芝庭尚書壻，尚書笑謂曰：「君當作狀元，不見榜頭書鼎元莊耶？」一時語慧，遂成佳讖。一則見《炙硯瑣談》。同年湯緯堂輯。

阮吾山少司寇葵生，與秦通政荻江清同保臺諫，同日補授。二公皆壬申鄉舉。秦問阮曰：「君南榜名第幾？」阮曰：「五十三。」秦訝然曰：「予列陝榜亦五十三名。」秦又言：「辛未偶取丁卯賈天祿、庚

午蕭克明硃卷讀之，皆五十三名。戲謂予亦欲中五十三名，已而果然。」又通政胞兄浩生，中癸酉五十二名。戲謂：「遲弟一歲，高弟一名。」荻江曰：「高弟一名，畢竟遲弟一歲！」

宜興陳其年維崧，年四十餘，尚爲諸生。有日者謂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磊贈詩：「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己未，果以鴻博授檢討。年五十六。

名士晚達：康熙丁丑，姜西溟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樓邨式丹五十九會狀。宮恕堂鴻歷五十八，查他山慎行五十四，己丑何端簡世璣五十八，壬辰胡文良煦五十八，乙未裘璉七十二，辛丑陸坡星奎勳五十九，俱入翰林。乾隆丙辰，劉起振八十歲授檢討。己未，沈歸愚尚書六十七入翰林。癸丑，吳貽詠五十八歲中會元，入翰林。嘉慶丙辰，元和王巖八十六歲中式，尚未殿試。

高江村士奇，錢塘諸生，年十九，貧，至京師，賣文自給。新正爲人書春帖子，自作聯句，偶爲聖祖御覽，召見，授錄事。年三十二，有「空對西風嘆二毛」之句，遂改中書，擢侍講。不數年，晉宮詹，放歸。起用，歿，謚文恪。

勵近公杜訥，靜海歲貢。年六十，選授州同。會三殿三門禁扁書未工整，人薦書扁，合式，遂授

編修。七十二歲，開坊升侍郎，贈尚書。亦諡文恪。二公不由科目，遭際亦同。

孫松坪致彌，嘉定人，耿都尉薦，以布衣賜三品服，充朝鮮採詩使，士論榮之。康熙戊辰，入翰林，旋以連染下獄。起用，升學士而卒。亦儒生榮遇。

順治丙戌會試，杜月湖芳以庶吉士同考，得魏柏鄉裔介卷，已擬第一，後改十二名。李爽棠本十二名，改第一。月湖評魏文，擬之以蘇長公，果居揆席。而月湖分校次年即卒。柏鄉作誌銘述之。

本朝直隸狀元，自雍正甲辰陳大宗伯惠華始。封翁夢神人贈松柏兩株，桂花一枝。吟詩以紀，有「庭樹兩株邀祖德，天香一瓣續孫枝」之句。長子惠榮、少子惠正俱以進士官藩臬。宗伯登上第。年八十三而卒。

范浣浦咸，雍正癸卯聯捷，入翰林。先是，夢得泥金賀帖，有「齊第五」三字，鄉會首題第五字皆齊字。「子華使於齊」一節，「道之以德齊」一節。咸安宮學生向少科第，浣浦謫官充教習。丁巳，觀補亭、德定圃先生、李質穎、諾敏皆聯捷，館選一時稱盛。

雍正己酉、壬子、乙卯三科，鄉試聘鄰省舉人同考。浙江錢湘人琦，出福建舉人林瑞泉房，丁巳入翰林，乙丑同考。林於乙丑成進士，出張太史映斗房，錢於填榜時，即認張爲太老師。出闈，率所中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等謁林，同年而稱太老師。蔣與林又己酉同年。一時傳爲佳話。林歸班，終于蜀令。

嘉慶己未會試，中二百九名。翰林七十人，部屬八十人。同胞同榜者，滿洲廉善、能；大興俞恒澤、〔恒〕潤，原籍德清。狀元姚文田，吾鄉名士，臚傳前夜，有人夢迎天榜，有「人心易昧」、「天理難欺」二金牌前導狀元。蓋姚高祖陳臬江南，以身活千萬人，陰德不淺所致。

### 【校記】

〔一〕王弇州 原本誤作「王弇洲」。

〔三〕「吳公」下，原本脫一字，據《池北偶談》卷四《閣臣》條當補「瑛」字。

## 藤陰雜記卷二

吏部藤花，傳爲長洲吳文定寬手植。王漁洋司寇<sub>△</sub>夏日有事吏部坐藤花下呈趙玉峯、王吳廬二少宰<sub>△</sub>詩：「日斜人吏散，雜坐古藤陰。時有涼風至，冷然開我襟。周行聊寄蹟，丘壑共論心。尚憶延陵叟，清徽感至今。」注：「指吳文定公。」陳文簡元龍任侍郎時，偕澤州相國同賦二律；乙酉大拜京察至部，又賦詩，已二十年。

宋牧仲輦由蘇撫擢冢宰，詠詩云：「長洲少宰令名垂，手種藤花世共知。一片清陰連古榦，三春喬木颺微颺。儲才總見當年盛，好事堪爲我輩師。未答恩暉兼述祖，閒聽惆悵每移時。」周漁璜起涓和詩：「竹埤槐院古藤垂，閱世蒼茫不自知。濃結繡幃遮曉日，亂牽珠琲颺春颺。尚書屢葉經行地，大雅新音舉世師。更上沙堤尋鳳閣，紫薇花好似當時。」陳澤州和詩：「黃散功名畫省詩，卅年心事故人知。迴驚海內交遊少，卻訝天涯聚散遲。芳草長洲春去後，落花高館夜深時。藤陰舊是棲遲地，風月今宵有夢思。」冢宰編《藤陰倡和集》。

湯西厓少宰右曾詩：「一年容易及花時，待到花開看較遲。槐柳陰中春已老，燕鶯聲外蝶先知。」

綠雲片片將成幄，紫玉條條尚綴枝。三百年來遺事盡，風流留得在曹司。」又《次遂寧張冢宰韻》詩：「繁英密葉自年年，常在朱欄碧檻前。罨畫溪從新竹繞，罨畫溪兩岸多朱藤。許渾《詠紫藤》云：「家近江南罨畫溪。」平泉潭共綠蘿懸。李德裕有《思平泉潭上紫藤》詩。龍蛇屈曲盤空上，罨畫豐茸壓架偏。豈敢對公終不飲，用包孝肅羣牧司賞花事。惜花較似醉差賢。」

劉文定公綸爲冢宰，程文恭公景伊爲少宰，何公逢儔由選郎外轉，旋擢侍郎。賦藤花詩，倡和成帙。選郎孟超然裝成全冊。文定詩云：「莎廳累覲見繁枝，壓架陰成覆廣墀。移榻相將重數典，綠天吟徹放衙時。」綵楹雨過上蚰蜒，夕照低翻紅欲然。案吏畫叉先檢校，擬芟秋莢計明年。莢多則花易減，每以先秋摘去。」

商寶意盤，庚戌編修，陳情乞外，例得同知。更調江南、湖北，二十餘年不調。作《白鵬吟》，云：「茲禽綴我衣，無由孤雲霧。未養羽毛豐，甘遭塵土污。予秩既難遷，爾顏亦非故。見月擬開籠，歸心向誰訴？」迨遷太守，詩云：「得信如逢青鳥使，遷官不唱《白鵬吟》。」

康熙辛丑，新進士看驗。馬墨麟維翰人本矮小，挺立不跪。提督隆科多呵之曰：「不料渺小丈夫，風骨如許！」對曰：「區區不跪，尚未見維翰風骨也。」後以給事轉建昌道，忤總督，直揭部科，被

速。復官常鎮道而沒。夙與盧見曾同年，詩名有南馬北盧之目。盧輓詩云：「前輩典型亡北斗，中原旗鼓失南軍。」

韓春湖朝衡，杭州人，丙戌翰林，改吏部。嘗填曲述司官况味，窮形盡相，一時傳誦。其司嘲云：「謾道司曹，地位清高，文章收拾簿書勞，上衙門走遭。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如今、低心下氣空愁惱。要解到、個中辛苦耐人熬，聽從頭說曉。幾曾見、傘扇旗羅紅黑帽，叫名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腿跑，賸有個跟班的夾墊馱包，傍天明將驢套。再休題、遊翰苑三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辦事費推敲，手不停披日昏眊，那案情律意多用心操。還有滑經承弄筆蹊蹺，與那疲貼寫行文顛倒。細商量坐把精神耗，纔得回堂說稿。大人的聰明洞照，中堂的度量容包。單只爲、一字寬嚴須計較，小司官、費盡周旋敢挫撓？從今那復容高傲，免不得、改稿時顛頭簸腦」，說堂時垂手呵腰。西苑路逕遙，候堂官偏難湊巧；東閣事更饒，抄案件常防欠早。受用些、汗流浹背的秋陽照，沙飛撲面的冬風暴。那顧得、股顛心搖，腸枯舌燥！百忙中錯誤真難保，暗地裏隻眼先瞧。敢只望、乞面去捱些臉臊，那知到、吃雷回唬得魂銷。若是例難逃，律不饒，忙檢舉也半邊兒焦。只怕因公罣誤幾降調，幸得霹靂聲高雨點小。趕辦過平安暫報。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先到，約債去、東頭路須親造。急歸家、柵閉溝開沿路繞。淡飯兒纔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

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鑪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着、啞巴牲口無秣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空煩擾，空煩擾！五旬外，頭顱老。休嗟悼，休嗟悼！千里外，家山邈。無文貌，沒相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尚早。回頭顧影空堪笑，把平生壯氣、半向近年銷。這便是、那司官行樂圖兒信手描。司慰云：「薄宦天涯，首善京華，公餘隨伴散司衙，任逍遙似咱。便無多錢鈔供揮灑，較似他、風塵俗吏殊高雅。再休爲、長安清況輒嗟呀，且銜杯細話。有多少、宦海茫茫吁可怕，那風波陡起天來大。單聽得、轎兒前喝道喧譁，可知那、心兒裏歷亂如麻，到頭來空傾軋。霎時間、陞美缺錦上添花，驀地裏、被嚴參山頭落馬。你我赴官衙，坐道從容儘瀟灑，只照常辦事便不爭差。可有急公文特地行查，與那緊差使橫空派下？所言公案無多寡，將依樣葫蘆便畫。特題的才能俊雅，推陞的器識清華。便只要、頸上朝珠將就挂，到其間、科道挨班分定咱。何須一等誇京察，但盼個學政兒三年稅駕，試差兒一榜通家。頻年俸漸加，添置些綿衣布襪；挨時米不差，穀養個車夫奶媽。一任咱、壺冰貯水消炎夏，爐煤聚火煨殘臘。且落得、釀酒栽花，題詩品畫。客何來幾句閒談罷，忙捧上大葉清茶。他待要、決勝負一枰對下，我還與、叶官商絃管同抓。不用果殺嘉，器皿華，野蔬菜便似山家。儘射覆藏鬪傾巨筭，直到月落參橫更鼓打。且莫去和衣共榻。回看家下，滿壁的、今和古書籤挂，滿院的、開和落花枝亞。笑相迎、子婦牽衣閒戲耍。奴婢兒多寬假，雞犬兒無驚唬。但博得、夜眠時一枕神清暇。雖則久別家，把聖水孤山夢想遐：曠廠的香車寶馬，趕廟的清歌雜耍。纔看了殿春風紅芍藥，又開到傲秋霜黃菊花。你便道、茶園戲館太喧

譁，試與我、窳臺攬勝多幽雅。况爭誇燕山八景，風日倍清華。真休暇，真休暇！暗移却，春和夏。無牽挂，無牽挂！漸了却，婚和嫁。忘機詐，絕虛假。受盡老健年華，清高聲價！太平時節恩光大，或京堂幾轉、帽頂變山查。這便是、老司官頭白爲郎儘足誇。」未幾，由郎中擢惠潮道，告歸。

員外內用，九階方得四品，故有九轉丹成之號。謂員外、郎中、御史、掌道、給事中、掌科、鴻少、光少、通參也。余惟越通參，八階遍歷，整二十年，方轉四品。

趙恭毅公申喬狀貌奇古，長戶部時，人呼冷廟龍王。見鮑西岡《亞谷叢書》。

王漁洋《再入戶曹戲作》：「休論顏駟與馮唐，執戟重來鬢已霜。慚悔儒冠成底事，却從陞楯羨諸郎。」丙子，官戶部侍郎。臘月，爲殷彥來書《雍益集》中絕句七十首。查查浦嗣琛、梅雪坪庚、陳香泉奕禧題跋謂新城不以書名，有求者俱令門生代書。此冊於封印前書，想見前賢風致。曾於阮吾山司寇家見之。

台州侯元經嘉縉，才士也。年五十，以拔貢官縣丞。解餉至戶部，筦庫吏需索，不即予批。侯方窘，時梁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謂某尚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作，盍以屬之。即傳至

戶部後堂，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莊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司曹尚需一首，亦以相屬。」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盡夷門之才，而一時堂上下嘖嘖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文書，俟侯出而付之，明日遂行。今之解餉受累者多矣，有夷門之才，則可以解餉。然賴文莊素知其人耳。

康熙己未保舉鴻博，朱竹垞謂皆擅著作才。撰《鶴徵錄》未成。其時應考者一百三十三人，未取名士，如法若真，丙戌進士，布政使；趙進美，前庚辰進士，河北道；田雯，甲辰進士，郎中；葉封，己亥進士；高層雲，丙辰進士，常博；譚吉璉，例監，同知；許孫荃，庚戌進士，刑部郎中；戴王綸，乙未榜眼，江西糧道；陸隴其，庚戌進士，革職知縣。監生閻若璩，李良年。進士汪懋麟，以丁憂未試。保舉奏疏，於吏科庫見之。

乾隆丙辰考試鴻博一百九十三人，年長萬經，癸未翰林，年少袁枚，廩監。取入翰林十五人，亦見《館選錄》。不取而後登顯仕者，沈歸愚德潛，王少司馬會汾，裘大司空曰修，錢少宗伯載，葉庶子酉，楊學士述曾，金總憲德瑛。曹大宗伯秀先以春榜已入翰林，不與試。全祖望撰《公車徵士小錄》。今惟袁隨園存。

乾隆辛巳會試，有「中者不如不中，用者不如不用」之謠。時劉侍郎秉恬取入中正榜，不數年總

督四川。孫補山先生二甲第三，文字入選，未用，壬午召試，授中書；不十年，開府雲南，終大學士，贈公爵。若馮方伯應榴、陸副憲錫熊、郭侍讀元濬，皆未用，以召試授官。榜下選翰林者，皆不之及。

趙秋谷執信去官，查他山慎行被議，人皆知於國忌日同觀洪昉思昇新填《長生殿》。昉思顛蹶終身，他山改名應舉。秋谷一蹶不振，贈他山云：「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竹垞贈洪句：「梧桐夜雨詞淒絕，蕙苾明珠謗偶然」是也。近於吏科見黃六鴻原奏，尚有侍讀學士朱典、侍講李澄中、臺灣知府翁世庸同宴洪寓，而無查名。不知何以牽及。又傳黃以知縣行取入都，以詩稿土宜送趙，答刺：「土宜拜登，大稿璧謝。」因之挾嫌訐奏。黃有《福惠全書》，坊間盛行，初仕者奉爲金針。李字渭清，己未鴻博，與毛、朱倡和，世無知其被論。何也？

朱竹垞以帶僕充當供事，出入內廷；潘稼堂未以浮躁輕率，有玷講官；爲掌院牛鈕參劾。原奏尚存。

癸巳，四庫館開，以翰林纂輯不敷，劉文正保進士邵晉涵、周永年，裘文達舉進士余集、舉人戴震，王文莊舉舉人楊昌霖。時稱五徵君。武康高文照未與斯選，寄五君云：「丹絳旁求石室書，普天光氣吐蟬魚。治聞端賴終軍豹，薄技空慚黔地驢。亡去篇增安世策，載來學富惠施車。諸公衮衮蒲

輪出，一夜多空風雨廬。」屈指浮生幾甲寅，孤身天地一微塵。魏收木榻經穿久，劉勰雕龍自鬻頻。正派百川歸學海，空山四壁有逋臣。大官廚味寧多羨，珍重青藜照讀人。」高少工詩，博學，僅以拔貢中甲午舉人。乙未，客死京寓。五君俱改入翰林。

蕭侍讀惟豫，順治甲午中五名。庚子，主江西試，吉水李尚書振裕，年甫十五，閱卷決爲大器，名列第五，云以衣鉢傳之。

康熙乙丑會試，王司農鴻緒爲總裁，胞兄九齡爲同考。若兄弟同科、典試、分校：康熙己未，沈三曾、涵，乾隆癸卯，吳蠡濤主政俊雲南副主考，弟中書樹萱湖南副主考，甲辰會試同爲分校官；壬子，順天鄉試，吳學士樹本，弟助教孝顯同考；甲寅順天鄉試，何農部元烺，同弟水部道生，充同考官。

康熙癸未，禮部右侍郎王頊齡轉左，內閣學士王九齡升右侍郎，乃胞弟也。其三弟鴻緒，爲工部尚書。兄弟同時八座，後官俱一品。

德定圃師官大宗伯，五典會試。繪《春官桃李圖》，施小鐵朝榦作記，諸門生題詩。

禮部侍郎開列知貢舉。乾隆庚辰，特點熊少司寇學鵬。蔣太史士銓有「滿城桃李屬秋官」之句。今知貢舉開列六部，滿漢侍郎欽點二員。

禮部堂官不由科甲。吳恭定紹詩，以諸生保舉歷巡撫，晉大宗伯。葉存仁以監生，歷布政，晉禮部侍郎。李□□□世傑以吏員出身，官至兵部尚書。

平越王少司馬士俊，康熙辛丑翰林，改祥符知縣。時田文鏡督豫，素惡科目，忽問出身，王眉蹙口澀，若爲萬不得已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爲刺己，愈惡之。將劾其官，王詳請免河南鹽地稅，冀見忤放歸。布政楊文乾得牒，驚曰：「此何時，尚有奇男子耶？」遲明，田果摺劾，楊爲緩留。楊即巡撫廣東，保薦同往，以道府用，權兩司。未幾，田卒。即代其任，旋佐兵部。丙辰讀卷，先期夢髯道士袖文來謁。詰旦，閱金總憲卷，奇其文，列十卷內，遂得大魁。謁見時謂貌同道士云。田督豫時，一疏劾科目牧令十餘員。適李穆堂制府紱過汴，揖未畢，即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躪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劾李，致麗入蔡珽案，擬辟。乾隆初出獄，佐戶部。又以多保鴻博，議降，復起閣學，告歸。

己未朝考詩題《因風想玉珂》，袁子才枚有「聲疑來禁苑，人似隔天河」一聯，甘豕宰汝來閱卷，嫌

語不莊，欲棄。尹文端力爭，入選。子才深感知遇，有「琴獻已成焦尾斷，風高重轉落花紅」之句。文端固是愛才，亦見冢宰校文之慎。

庶常館久不修葺，吉士恒不進館。乾隆丙戌，王文莊公充大教習，奏請重修，煥然一新。御賜「芸館培英」額。裘文達公謂公曰：「願公世世子孫俱進是館。」公子朝梧果於辛丑入翰林。

自己卯嚴磨勘之條，順天停科四十餘人，陝西斥革一人，廣西斥革一人。時疵謬者固不乏人，亦有倖免者，有誣指者。壬午勘卷，某摘一用社稷鎮公子卷，應議。裘文達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歸第，問公子麟，對以句出《國語》，客有以出《左傳》對者，立命取書以證，果出《左傳》。遂長跪而幾受責。時麟已官編修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顧天駿五十外中舉，題爲《孟公綽》節，用「國狗之瘦」句，爲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達虛心查《左傳》而救之。

己卯，磨勘官有宮太僕煥文、閩侍御循琦、朱侍御丕烈、朱侍御嵇，盡心細核，指摘較多。時有魔王之號。朱侍御丕烈以大磨勘覆核未公劾奏，尤見丰采。庚辰考差，列三等，竟副江南主考。於時楊給事方立，有廢謄錄之奏。湯方伯聘有改經文爲經解之奏。章疏紛紛，議覆殆無虛日，遂酌改罰停三科、一科條例，減主考房官處分，至今遵守。儀部向號閒曹，至是繁劇甲六部。時郎中爲鄭前村

先生忤，與先大夫主稿，故得其詳。

己卯，任邱邊氏中六人。解元方晉。第四嚮禧，文實勝元，乃以後場犯諱罰三科，又以經文語疵罰二科，久館南皮張氏。壬辰例准會試，辛卯遽歿，未得一踏禮闈。門人張景運著《秋坪新語》，稱其無書不讀。文人無命，一至於斯！

庚辰鄉試，鄭前村儀部忤，蔡蘭圃以臺同校。禮記房多宿學，一時有四皓之目，謂顧奕松、馬曾魯、趙光照、陳彭齡，年皆六十上下。馬乙卯拔貢，辛酉副榜，至是聯捷入翰林，改吏部，守思南歸卒。篤實可親，敬師尤切。顧丙辰副榜，僅官學博。陳亦終靖江司訓。

南北人卷不通看，前惟辛酉科行之。自戊子以後，仍不通看。是以庚寅科惟李殿圖、劉經傳二人看南卷。丙午科惟初彭齡、韓湯衡看南卷。一房幾二十人，所謂盡東南之美也。南北皿副榜向無定額，佳卷約中十餘人。戊子以後，何侍御曰珮條奏照正榜五名中之一例，南北皿各中七人。

李石渠殿圖，常夢人語遇亨而通，不解所謂。乙酉出劉侍讀亨地房，丙戌出盧學士文昭薦，中撥入紀太僕復亨房，而夢乃驗。遂由翰林科道廉訪閩中。

進士見於《王制》，入詩始於唐徐凝《答施先輩》詩：「料得仙官列仙署，如君進士出身稀。」元歐陽原功《京城雜詠》：「行到瓊林春更好，新來進士唱名聲。」舉人入詩，白香山：「乞錢羈客面，落第舉人心。」歲貢入詩，孟浩然：「孝廉因歲貢，懷橘向秦門。」秀才入詩，李太白《送杜秀才》：「秀才何翩翩。」諸生入詩，高適：「諸生曰萬盈，四十乃知名。」

吳白華司空省欽，久困鄉闈。丙子被貼，《飲長干酒樓》詩：「歸燕吟成近十霜，吳鞋重踏大功坊。故侯寥落遺民老，忍見西風字數行。」大功坊，被貼處。丁丑召試，授中書，《感遇》詩：「再四蹉跎榜未填，寒人豈分上青天。科因制舉尊鴻博，典爲游巡予量銓。」迨癸未入詞館，戊子秉文衡，及今已三十年。凡典鄉試七次，會試同考三，總裁一，學政五任。弟省蘭以舉人學正，甲午充同考。戊戌賜進士，以編修充丙午浙江正主考。大考第一，侍講擢正詹事。

錢少宗伯載，雍正壬子中副榜，時金檜門總憲客禾，訂交。丙辰大魁，宗伯屢試不售。日者謂逢申方中，年四十五，壬申果聯捷，出睦朝棟《三門》。睦乃總憲辛西江南所得士也。於是執小門生禮維謹。自是典文衡、陟卿貳，七十歸田，八十七方卒。韋約軒中丞謙恒，二十拔貢，名噪詞場。四十四癸未及第，不十年開府黔中，嗣三入詞館，再領成均，官上鴻臚，七十七卒。

癸未一榜，英才濟濟，擬鼎甲者初未知秦大成名也。呼名時，秦貌本寢，繭袍纓帽，幾於一軍皆驚。寓衣肆中，無第可歸。繼而訂交，接其言論，篤實可欽。性至孝，隨乞養侍母。越十五年，補官，年將六十，僅一分房，假歸旋卒。先是，會榜第三本定張書勳，以論誤斥去，於落卷中搜秦卷補之，占大魁，張隨中丙戌狀元。皆科名佳話，因誌之。

刑部福建司有甘露軒，以配四川司白雲樓，皆王、李當年賦詩地。查查浦嗣琛詩：「甘露飛來綴柏枝，白雲樓下坐談詩。時平刑措原無事，閒煞西曹是鳳池。」

漁洋《香祖筆記》：「十月初九日夜，雨雪竟夜，積素滿庭。晚菊尚敷，映可玩。晨起，忍寒坐信古堂，對雪看菊。忽梁溪琴僧岳蓮見過，彈《平沙落雁》、《漢宮秋》二曲，古音蕭寥，忘其身身在長安，官是秋曹之長也。賦詩記事。」時為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想見承平刑措氣象。

阮司寇吾山葵生《齋宿四川司》詩：「宿齋西署暮煙稠，簾卷西風慄敝裘。涼夜獨尋黃葉徑，遺踪待訪白雲樓。虛堂儼對秦臺月，雪案清於蜀道秋。笑與諸君若相避，夜來明去未勾留。」又《雨中進署》云：「鶯蹄款段蹴洪流，十八曹司水際浮。縱轡登堂還沒膝，鞦韆入屋自低頭。層層素几排虹影，

面面紅窗化蜃樓。波浸法堂占吉兆，幾人快馬似龍游。「白雲亭排几案作橋，亭中水深尺餘。惟叙雪堂最高，水僅及階。都諺以「沙擁翰林院，水淹三法司」爲吉兆。時一等赴灤引見。少司寇時爲司員，旋改御史通參兼部。一日，楊主事覿見而愕然，曰：「公旬日必得本部堂官。」時尚無缺，果有海昇殺妻一案，杜少司寇玉林獲譴，初放王郎中士棻亦以先檢應譴，遂擢吾山。又《西曹判筆》詩：「狼籍雲司墨與朱，朝朝依樣畫葫蘆。三錢價本輕寒荻，一字鋒能奪湛盧。幾度停毫防出入，可憐落紙判生枯。淋漓敢快如刀筆，湘管何時淚始無？」仁人之言，可作西曹箴銘。

### 【校記】

- (一) 顛頭簸腦 此與下「垂手呵腰」均對詞。原刻本「腦」作「惱」，諸本皆沿誤。今正。
- (二) 李□□ 據《清史稿》卷三百二十四《李世傑傳》，當作李漢三。
- (三) 睦朝棟 原本「睦」誤作「睦」，今依《說庫》本改正。《明清進士題名碑錄》作「睦」，疑亦誤，不從。

### 藤陰雜記卷三

工部藤花未及吏部著名，而植根亦久。康熙己亥，陳文簡元龍以粵撫晉長冬官。到署見花盛放，賦詩云：「不知移植自何年，蔓曲根蟠百丈牽。曾向銓曹嗟樹老，又來水部遇花緣。當階吏散留佳蔭，亭午風清動紫煙。莫道官寮無韻事，公餘欹枕亦翛然。」

翁大司空叔元，常熟諸生，被黜，冒籍永平。在京與蘇苞九翔鳳夜行執火，燕兩手，謂蘇曰：「朝廷若掛窮民榜，天下無如我二人。」後中丙辰探花，歷官工部尚書。蘇，壬戌進士，終於一令。

陳澤州《午亭集》：《冬官署中南亭，張敦復英所葺。茲予再至，承乏公後，而敦復權領翰林，齋居有懷》詩云：「乾坤蕩漾兩浮萍，歲月樊籠意渺冥。再到冬曹新燕壘，百年喬木舊槐庭。吟成白雪人難和，夢續黃梁客半醒。惆悵玉堂明月夜，柯亭劉井幾回經。」按今工部廳事，植藤，亦曰藤花廳，旁有齋戒房。節慎庫旁有捧日亭，相傳爲嚴世蕃書，今削其名。南亭，疑即藤花廳，而人罕知，故記之。

裘大司空曰修父君弼，以建德令行取入都。夫人禱於燕子磯水神，生公。治河敏幹，位至司空。歿後夢示家人，仍歸神位。袁簡齋枚與公己未同年，過而弔以詩云：「燕子磯邊泊，黃公墟下過。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

都察院《題名記》，始於陳文勤公世倌丁巳官副憲時。《記》略云：「少讀司馬文正《諫院題名記》，輒懷然于報稱之難。家世總臺職一人，副者三人。世倌以樗散復廁其後，謹以父及伯叔兄及己名別勒石于壁，以誌隆遇云。」按公父詵、伯鼓永、叔論、兄世倌。〔二〕

父子御史：鄞縣胡文學，子德邁；新安呂北琳，子履恆、謙恆；長興錢珏，子兆沆；陽城田從典，子懋；錢塘張湄，子霽；歸安沈世楓，子咸熙；固始吳士功，子玉綸；歸安章有大，子寶傳；安邑葛德潤，子鳴陽；臨桂朱若東，子依魯；桐鄉馮浩，子應榴；通州劉圻，子錫嘏；汾陽曹學閔，子錫齡；綏德張璨，子秉愚。

兄弟御史：漢陽江繁、芑，商邱陳履平、〔履〕中，夏邑李敏第、〔敏〕行，獻縣戈濤、源，大庾戴第〔元〕、均元，常熟張敦均、〔敦〕培，無錫馮埴、培。

祖孫御史：南昌熊一瀟，孫學鵬；豐潤鄭恂，孫激；蒙自尹泰，孫壯圖；雍正乙巳先祖諱永椿任御史，越六十年璐由湖廣道轉科。

父子科道：餘杭嚴沆，子曾渠；定州郝浴，子林；虞城耿惇，子大烈；文水鄭崑璽，子廷楫。

兄弟科道：太倉錢三（錫）、晉錫，餘姚袁懋功、（懋）德。

祖孫給事：海寧楊雍建，孫存理。

乾隆二年，翰、詹、科、道輪進經史。十四年，御史金和以翰、詹人多，科、道人少，奏請分班進呈。隨以無裨實政停止。近人文集中有進經史即此。

行取科、道，久已停止。行取部曹，乾隆十五年永行停止。

九卿、科、道驗看月官，向例全集。因到班寥寥，壬申奉旨特派九卿四五員。御史張聲奏科、道亦請欽派，部議派掌科、道各四員，著爲例，而臺規未載。

乾隆十八年，定給事中正五品，御史從五品，俱不試俸。各省道員俱正四品，刪去參政等虛銜。

諸城劉文正公，乾隆六年甫任總憲，即以桐城張、姚二姓官多，奏請裁抑；尚書納親管理事務太多，任事多銳，一時風采懍然。納親果於金川債事，桐城未久去位。

御史蔣元益，乾隆十八年八月，劾奏總河高斌、顧琮老疾。奉旨嚴行申飭。九月即有漫工河庫虧空大案。蔣即視山西學政六年。

御史歐堪善陞太僕少卿，視學貴州。癸酉選拔，因將原卷另謄，被巡撫定長參奏降調。近日貢卷多有另謄解部者，豈不知此例耶？

乾隆七年，因言路不得其人，令內外大臣保舉如馬周、陽城布衣而爲御史者，共六十人；擢御史者僅胡寶瑤、吳龍見、葛德潤、章有大、丁廷讓、孫灝六員，本係應保御史者。其他外吏未仕者不用。後躋大位者英廉大拜，吳達善、愛必達總督，俱在選中。若三秦滿色所保之人平常，被御史吳煒糾參扣除。於是李清芳、陳大玠有請通行考選之奏，部議准行，至今不廢。

香山魏忠賢墳，康熙中御史張瑗奏請剷平；王振祠尚在智化寺，乾隆七年御史沈廷芳奏毀之。百年來無人奏及，亦不可解。

乾隆十二年，瀛臺侍宴，某侍郎向傅文忠屈膝請安，爲御史萬年茂糾參，并援某某爲證。侍郎力辨其誣，萬即罷歸，里居四十年。萬本壬子解元，重赴鹿鳴，年八十五，丙辰尚存，不及來京與宴。

明重御史巡方，權傾督撫，統轄文武。士人釋褐即得，人艷稱之。昔有一富人二壻，一爲守備，一尚秀才。富翁輕生重備。後備歷副將，生成進士，以御史巡方閱兵。副將披執郊迎，報名入謁，五更稟請開操。生於枕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兵，碧紗帳裏一書生。而今始信文章貴，卧聽元戎報五更。」康熙初停止。雍正初，直隸三府設一巡察，二年報滿。臺灣巡察如之。今惟滿科道巡察東三省，聞猶是巡方體制。

都察院稱柏臺，固無柏也。傅巖溪爲許任副憲時，植柏于堂前，賦五言古詩，俾科道和韻。今漸成蔭，而未見添種，不及隔牆太常寺槐陰之茂。

御史院題名碑，日久漫滅。黃侍御玉圃叔墩刻爲一書，乾隆初，王給諫（三）應綵偕許農部道基探討續增，嗣後歲有增添。余輯《給諫題名》時，隨手檢閱章奏，康熙以前尚漏十餘人，年分有前後倒置者，悉爲更正，惟望後之君子於續輯時，詳加考訂而已。

給事中向無題名，各科惟懸近年一二匾，久則另換。日久無徵。余自甲辰轉禮科，欲編輯而無從。繼掌吏垣，查庫見國初以來凡內陞外轉章疏，詳載履歷，到任年月，喜極欲狂，因得據以編錄。顧冊籍難攜，每於候本齋宿之頃，手不停披，編成一冊，幾欲與《題名碑錄》、《館選錄》、《御史題名》、《文武搢紳》，並爲京師必有之書。繼見明人蕭彥有《掖垣人鑑》，載至萬曆而止。意欲續編，因遍尋本朝詩文集，甄錄事蹟，未知能成書否也。

《欽定臺規》，乾隆初告竣。其時未分十二道，迄今五十餘年，更定典禮若干，亟應續纂，而未有議及者。不若六部卿寺，頻見有纂修則例之舉。向日御史到任，京畿道吏送《臺規》一冊，內載儀注甚詳。此歷久不廢者，近聞久不呈送，并餽羊而去之。

余初入臺，僅見陳寶所前輩鴻寶稱總憲，副憲爲某堂翁，諸後輩爲某道長。陝西道坐次自西南而東北，復折西而北，不敢紊次。新來偶誤者，沈華坪前輩琳見即呵之。

王漁洋謂諫官稱魏環極象樞、楊以齋雍建、李琳枝森先。楊、魏奏疏俱見本集。李巡按江左有聲，再劾馮銓，頗見風力。素豪於飲，家有園名「椒雨」，蓋酒之辛者。山東掖縣人，前庚辰進士。言事，流尚陽堡，赦回。今陝西道懸所書「鐵面冰心」額，筆法道古，百廿餘年，墨瀋猶新。御史臺有十人，到任則題名。陝西道額以四字，如「肅振臺綱」、「邦之司直」之類，若不能容，則將前匾棄去，立碑於京畿道。余庚子入臺，尚見有二三匾題字者，後悉刮去，以三十人并立一匾，改勒石於陝西道壁，俾後至者爭議其名。管松崖前輩幹貞時掌京畿道，倩史國華書而自爲之跋。

考選御史與鄉會試，例認同年。余於己亥與選，同記名者十九人，每歲春朝，會于阮吾山司寇葵生瓶花書屋。時蕭玉亭際韶、郎耕莘若伊已逝，若馮星實應榴、史卓峯夢琦、陳琬同其煇、楊培山壽楠、秦荻江清、王卜崖鍾健、王瑤峯爾烈、李曉南炤、鄭秋浦激、朱篠庭依魯、潘容齋曾起、沈大雲孫璉、陳鉢卿蘭森、程激江世淳、馮半梅培，皆同選也。恐久而遺忘，故志之。

「吏科官，戶科飯，兵科紙，工科炭，刑科皂隸禮科看。」今刑科並無動刑皂隸。六科俱有官廚，掌印嚴正，備飯即佳，不必戶科飯。巡城口號：「中城珠玉錦繡，東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魚花鳥，西城牛羊柴炭，北城衣冠盜賊。」

曹秋岳溶《自四譯館遷左納言》詩：「入奉金輿麗，環看彩纛秋。聖讒難追責，獻可實懷憂。砥礪資賢友，明良感昔游。定知歸馬詔，先下海南州。」

曹秋岳溶《遷太僕卿》詩：「日抱無聞恐，蒼蒼四十餘。臺烏稀舊侶，廐馬閱新除。冷態飄霜柿，閒身伴壁魚。《周官》嚴替御，此制近何如？」

太常仙蝶，翅長毛茸，通靈解人語，呼爲老道。戊申冬，德少宗伯明捧貯盒內進呈。御賜詩云：「蠕動蟄之時，來賓果是奇。異夫羣物體，覩此一仙姿。薌久太常號，神超大造司。欣茲百年遇，用誌五言詩。」勒碑大堂。時座師德定圃宗伯總理寺務，賦七言古詩，亦勒於壁。先有塞爾赫詩：「萬里羅浮天一涯，奉常清署夢中家。誰教片影隨風絮，不戀濃香宿露花。栩栩居然能解語，悠悠信可共餐霞。冰霜尚有寒梅約，未入《離騷》莫怨嗟。」塞字曉亭，宗室，有詩名，官侍郎。

「寅清堂」，萬曆中董文敏爲寺卿所改書，用李北海法，甚工。見《春明夢餘錄》。今「寅清堂」額，係乾隆乙未重修，非香光之舊矣。

高念東侍郎珩，有太常樂詩：「長安百職趨路遠，說向閑人皆不宜。惟有館卿云最樂，官身惟問私家著。其次屈指則太常，碧樹清風秋滿廊。數日文書一二紙，不過牲牲榛栗耳。巡簷閑步據牀眠，葉聲撼撼催鳴蟬。病叟荷鋤往菜圃，青蟲化蝶迎風舞。萬物自得怡我情，何止芳草當窗生。此署終身無不可，誰云曼倩羨公卿。會議會推揮汗雨，寄謝諸君良勞苦。時以吏部侍郎降。」

曹秋岳溶《宿壇》詩：「靜閣神穹紫翠遙，一天星斗照虛寥。蒼松萬歲聽鼉伏，白玉千門海岳朝。藻火齋宮迴複道，鼓鐘冬祀肅重宵。講求漸洽升中禮，日日祠官按鳳簫。時由太僕遷奉常。」

龔介菴佳育起家掾吏，由江南布政內擢太常卿，與趙恆夫給諫吉士同修《賦役全書》，語同事云：「趙農部每與予談，不諱「吏員」二字，吾甚感其重我，若加意周旋，反成輕佻。」見《寄園寄所寄》。太常任通永僉事，竹垞館焉。原非俗吏。

大祀福酒，光祿寺堂官驗嘗，敬貯龍瓶，名曰「灌酒」，然後護以龍袱，擡赴祭所。灌後有餘，許攜以歸，亦受福之遺意也。酒味甘，色黑，小戶尤宜。良醞三升，至今猶戀。

毛西河《詩話》：御酒坊後牆有街曰「長連」，又一街曰「短連」，總曰「廊下家」。長隨答應，多住此

賣酒，京師稱「廊下內酒家」。故查嗣琛詩：「長連遙接短連牆，紫禁滄洲列兩廂。催取四時花釀酒，七層吹過竹風香。」其時或尚存數竿耳。光祿寺因張元易種竹署中，黎惟敬題「紫禁滄洲」額，今匾去而竹亦亡。

李穆堂侍郎紱，降光祿卿，履任之日，查閱冊籍，復至實錄館。諸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筵宴、器物、制度無遺，蓋一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

光祿寺向無題名，吳白華司空爲卿時，查得近年卿員書版作記。考寺爲英親王故邸，規模宏敞，今半空閒。余又詳考國初以來著錄，惜不能全，若得赴閣科核冊，則無遺漏矣。

光祿四署丞八缺，例用滿洲歸班舉人，七八年升六部主事或中允、贊善，計中舉後得官已二十餘年。昔有旗員嘲唱贊易於得官之驟，有「十年窗下苦，不比一聲嚎」之謔。蓋太常鴻臚等官，由八旗生監兵丁挑補，得即授六品頂帶，且掛朝珠云。

漁洋《池北偶談》：祭酒不三年輒升，丁祭無過四者。高念東侍郎爲祭酒，久不遷，洪文襄戲之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升。予在成均四年，升少詹。口占

寄高云：「佳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恬靜，  
《南史》邱靈鞠有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爲祭酒不恨也。」近年惟陸大司馬宗楷官祭酒幾二十年，  
未主文衡。年逾七十，超擢侍郎，主丙戌會試，戊子鄉試，遂長兵部。未幾，休致。近見法大司成所  
輯《司成題名》，久任無如公者。

查他山慎行於康熙甲子肄業成均，至癸未釋褐，年五十四，記事詩：「曾陪鼓篋三千士，重到橋門  
二十年。」進士釋褐謁聖後，即至彝倫堂謁司成，高坐受禮。相傳動必有咎。余於己卯肄業，癸未釋  
褐，約諸同年齊到行禮。近日除鼎甲三人外，到者甚少，幾視具文。

乾隆辛未，古檜重榮。癸卯，肇建辟雍。庚戌，御製重排石鼓文，與舊存十鼓並列戟門，并勒張照  
詩於石，頒賜羣臣。璐以鴻臚少卿，亦得恭領。壬子，命將蔣衡所進《十三經》勒石彝倫堂。

進士題名碑，每科工部題請銀一百兩，建立在戟門外松樹間。易剝蝕，賴題名碑錄板在翰林院，  
足資考證。

國子監學正，向係九卿保舉，因有保大臣子弟者。御史陳大化奏請考試，今改爲會試錄取。己丑、

壬辰兩科，與中書進士認同年，名中正榜。甲辰榜下用進士三人，乙卯、丙辰進士錄用更多。六堂向無前後輩之稱，近亦照翰閣科道之例，識拜前輩。

田山薑雯以未入翰林爲憾，弟需館選後寄以詩云：「此事亦尋常，於我獨無分。」就試中書第五，入署視事，遭同年翰林某侮辱，嘗嘆云：「北門草制，始自乾符；內翰宣麻，號稱供奉。笑彼紛紛乳臭，標勝氣於眉稜；亦且截截論言，誇清班於頰舌。」又詩云：「休言京兆除書近，搖落於今已六年。」己未試博學宏詞時，官工部郎中，首先交卷，復被黜。題溫飛卿詩後云：「一代才名乾牒子，八叉吟手亦徒然。不教詞賦陪雕輦，空讀《南華》第二篇。」不十年，官大鴻臚，巡撫江南，晉戶部侍郎。需終於翰林，亦未有集。

本朝名人詩無不有題禹鴻臚畫者。其人唱贊序班耳，名之鼎，字尚基，揚州人。一藝成名，其信然歟！今序班專用直隸生員，他省無之。

貳卿皆旁坐，獨通政司六堂俱正坐。相傳起於趙文華任參議時。鴻臚正、少俱正坐，未知何據。鴻臚祀土地，襍頭蟒玉，似三公服色。未識何神，記以俟考。

京官向乘肩輿，杜紫綸詔始乘驢車，嗣後漸有騾車。余己卯入都，見京官騾車多而驢車少。然幃幔樸素，且少開旁門者，今則無不旁門，而布幃漸少。錢籟石少宗伯不能走旁門，亦不可解。阮吾山司寇官中書，坐敞車，人有十景之嘲，謂一騎嘶風、三窗印月、敞蓋斜陽、斷轅殘雪、打頭秋霆、拂面春風也。吾山自詠云：「布帷飄瞥短轅顛，紫鳳天吳百結懸。三面轉移迎旭日，四窗空闊見青天。看山倚檻東西顧，唾玉隨風左右便。伸足橫肱吟十景，朝朝驅出暮驅旋。」

「京堂詹翰兩衙門，齊脫貂裘捨狢猴。昨夜五更寒徹骨，舉朝誰不怨葵尊。」漁洋戲作，時康熙乙亥，任葵尊宏嘉奏三品以下禁服貂裘、捨狢猴也，一時服壓韻之穩。趙恆夫吉士《元夕》詩：「憶賜瓊筵分次第，蟬貂炫服敢紛紛。」今京堂翰、詹、科、道仍准服貂，不知何年復舊。

孫文靖士毅，杭之臨平鎮人，家世業賈，德清蔡明經粹容克疑在鎮授徒，賞異之，強其父令從受業。四十中己卯舉人，庚辰下第，尚未知名。辛巳二甲三名，不用，歸。應壬午召試，方擢第一，授中書。不十年，開府滇南，補入翰林，位兼將相。卒年八十。先以征安南封公，削去，歿仍贈公。孫襲伯爵。浙江科目膺五等之封，公一人而已。

戊戌會試，于文襄、王韓城總裁，狀元，且是師生。同考秦大成、陳初哲、黃軒、金榜四狀元。是時

京師狀元無不入場，是科狀元戴衢亨，即出金房，皆盛事也。

吾湖明初科名不振，成化時建萬魁塔於碧浪湖，自是二百年無脫會榜。乾隆丁未，塔圯，己酉脫科。郡人修復，庚戌張師誠，癸丑葉紹桂、蔡之定入翰林。乙卯王以銜會元第二，王以銜狀元，同胞元魁聯名，從來未有。丙辰會元袁樾，亦湖人。

金華府順治丙戌朱之錫館選後，一百五十年無繼者。嘉慶丙辰，浦江戴殿泗傳臚館選，蘭溪嚴殿傳武殿試傳臚，同科同府，名俱殿字，亦巧合矣。

### 【校記】

〔一〕「按公父誥」以下，原刻本分出別行，諸本沿之。按此帙注語無別出者，今移列原條之下。

〔二〕王給諫 原本作「給練」，誤，下文正作「給諫」，逕改。

## 藤陰雜記卷四

乾隆甲子，駕幸貢院賦詩，詞臣恭和進冊，獨副榜張鳳孫詩推擅場。詩云：「玉堂遙接聚奎堂，雉扇輕籠寶鼎香。鹵簿兩行傳警蹕，韶音一片叶歸昌。龍門真得風雲氣，髦士親瞻日月光。千百年來成創舉，右文雅化軼前王。」珠聯寶額昨新頒，五色雲飛畫棟間。豈止文場添壯觀，欲求上理闢賢關。冰壺誰掌宜虛己，大冶無私肯鑄頑。敬繹絲綸齊感激，姓名何必列孫山。「清時未分守蓬蒿，貧賤心期逐歲高。朋輩幾人紆紫綬，風塵猶自戀青袍。兩叨乙榜壬子，甲子。寧論屈，十踏秋闈敢憚勞？放眼天池何浩蕩，投竿終擬釣連鰲。」席帽頻看上苑春，傭書未負不才身。蓼蟲天性能茹苦，齧白生涯合受辛。自小文詞羞剿襲，於今功令尚清真。短檠獨對重搔首，恐負朝廷養士仁。」時館閣詩冊求捉刀者塞戶，終不得第。効力河工，歷任觀察。

貢院聚奎堂，有明侍郎王圖石刻詩，主試多次其韻。劉文定公庚辰主試詩：「廿二年來才思鈍，戊午分校，及今已廿二年。恐教塗抹負婆心。」己丑主會試詩：「五度當場寧見慣，要知熟處倍矜心。」又撤棘詩：「納卷連箱老屋深，人依奎井德星臨。囊中璞剖矜崑圃，爨下桐焦惜鄧林。牋落風簾春已盡，榜填月戶夜將沈。籤排副墨傳梨棗，不是爭名是證心。」名經高座倚檐深，節屆清和浴佛臨。絳蠟押

書明似畫，白袍催放擁如林。隍中蕉覆元非幻，時封遺卷，備選中書、學正、學錄。浦裏珠遺詎久沈！寄語舍人兼博士，擬分餘燄慰灰心。「公衡鑒公明，憐才尤切。己丑、壬辰，得人尤盛。會元徐焯、孫辰東，並有國士無雙之目。兩科中正榜亦號得人。」

壬午鄉試，趙甌北編修翼分校，作秋闈雜詠詩，一時傳誦。錄其最警策者，如《宣名》云：「觚稜淑景日初寅，御紙簽名下紫宸。同輩半爲揚解客，至親翻有向隅人。一時朝服班行肅，隔夜巾箱檢點頻。卻笑門前迴避字，主人出後貼偏新。」《赴闈》云：「衣冠一隊出朝來，銜尾雕輪輾轉催。故友相逢休問訊，諸生傍睨或低徊。登瀛數恰符仙侶，觀象臺應聚斗魁。太息十年辛苦地，敢期珊網入羅才。」《封門》云：「關鎖中分棘院森，外簾信息總沈沈。官封恰似泥丸固，人望居然入海深。選佛場清塵自隔，聚星堂迴路難尋。由來令甲嚴防禁，如水臣心久自箴。」《佔房》云：「紙窗鄰並似僧寮，三面分排判菹茅。幽谷新鶯頻繞樹，畫堂舊燕早投巢。舊曾分校者多佔正房，新進不知則兩廂矣。宵來說鬼常盈座，曉起聞雞爲近庖。斗室敢嫌湫隘甚？風簷猶憶號籬敲。」《聘禮牌》云：「齋期停宴鹿鳴筵，白鏹仍頒錦盒鮮。鎔處金分三品貢，鐫來字異五銖錢。質精應識披沙苦，禮重真同納采虔。却笑儒珍常待聘，今朝何以答求賢？」《供給單》云：「食品開明二等殊，仍防中飽落廚夫。漫疑乞米書成帖，不比充饑餅在圖。日有隻雞公膳半，夜無斗酒客談孤。歌魚詎敢彈長鋏？苜蓿儒餐分已逾。食單無魚酒。」《鄉廚》云：「不諳烹飪強司廚，每一房頭撥一夫。聊可燔柴當老婦，偏工媚竈諂人奴。奉奴僕甚謹，其分

餘漚。饑腸定有羊蹄踏，敝袴誰憐犢鼻污？乞得曩餘頻護視，出關一飽共妻孥。」《刻匠》云：「梨棗先期妙選材，風斤月斧一時來。官差獨應詩文役，儒術偏資刀筆才。詎以刃游矜絕技，所期紙貴賣名魁。關心更有同門卷，預向經房訂幾回。」《分經》云：「不多數子領羣流，餘輩經堂各探籌。多士未遑談虎觀，考官恰似畫鴻溝。逢來未必專門業，分後偏防易地謀。信有科場如射覆，量才人亦聽拈鬪。」《擬策》云：「策題分擬戒搜羅，不比賢良古制科。腹笥愁渠真太少，記珠笑我亦無多。略鈔《兔冊》留方便，暗度鴛針教揣摩。莫笑巽巖編摭拾，果誰成誦口如河！巽巖編即策括也，見《文獻通考》。」《刷題》云：「剗刷纔完促刷題，以泥襯板，足踏之使平，謂之跳題。錯疑響榻印層縹。煙雲頓滿非濡墨，刷印用煤汁。文字何災却污泥！消息怕傳通信鳥，限期頻聽報更雞。刷時關防甚嚴，五鼓即發外簾散題。還愁漫漶文難別，監刻輪番仔細稽。」《選韻》云：「令甲初添試帖新，主司選擇爲臚陳。華嚴字母刪奇險，韶濩詩林取雅馴。叉手揮成知幾輩，吟髭撚斷定多人。最先一字休忘却，官韻當頭耀炳麟。限得某字，例刻在第一。」《薦條》云：「三寸冰銜鏤刻工，卷端鈐與薦書同。品題未便無雙士，遇合先成得半功。佛海漸登超彼岸，神山猶怕引回風。笑論此即量才尺，大抵抽長在短中。」《文几》云：「東西棊几兩排連，序坐居然十八仙。旁列如參尊宿座，經闌剛半主司筵。主司方桌，同考半桌。席間地豈睽函丈，每桌皆接連不隔。案上文常擁累千。詞館向論先後輩，如何位次按經編？」《卷箱》云：「曹倉鄴架漫相同，無限精靈閱此中。敗卷堆成團扇篋，佳文貯即碧紗籠。封鈐怕有冤啼鬼，扃鑰如防氣吐虹。在笥衣裳誰佔取？却須破壁去飛空。」《紅燭》云：「五色迷離晚退堂，例燃紅蠟照昏黃。文星已炳增熒爚，官體聊存取吉

祥。恰映朱衣人現影，不容硃卷字分光。傍晚不閱卷。別憐矮屋蠅頭字，別盡寒花夜未央。〔《藍筆》云：「中書不判五花工，凝碧池頭染翠融。欣賞情同青眼客，別裁權亞黑頭公。淡痕豈向眉添黛，濃抹何須帛勒紅。却笑出藍凡幾輩，異時若個最葱葱？」《落卷》云：「幾陣雲煙過眼輕，案頭堆疊太縱橫。落花退筆全無艷，食葉春蠶尚有聲。續命縷殘誰起死？返魂香到或更生！閩投未必皆珠顆，無限人間嘆不平。」《副卷》云：「去取真看雞肋如，棄之可惜味無餘。戰場旗色標偏將，馳道椎聲中副車。文采原輸全豹變，姓名休笑續貂書。側生荔子香雖減，猶勝西風落葉疏。」《撥房》云：「中額難均數迴懸，按房哀益主司權。未妨螺贏艱生子，笑比琵琶別過船。紅藥贈行應割愛，錦窠托宿亦成緣。莫慚掠美如醯乞，磨勘嚴條藉獨肩。既撥房後，如磨勘干吏議，則所撥之房任之，原薦者不與。」《勘卷》云：「校勘深防吏議持，閩中先自細求疵。世情肯爲微瑕掩，宦況愁停薄俸支。入彀仍憐危絕落，干霄或厄閩年遲。頭場已中，後場有疵者停科。始知完璧真難得，看取縱橫抹筆垂。」《閩墨》云：「十八經房各數篇，篇端未有姓名鐫。人間可許千秋鏡，此地居然萬選錢。紙價明朝增幾倍，魁星一輩又諸天。却愁衆口吹求甚，斤削先加鏗刻前。」《草榜》云：「編排紅號據文評，一榜翻疑以字行。恰似風檐纔起草，尚遲澹墨爲書名。異時雁塔依先後，明日龍頭可老成。填榜前一日，穎脫諸生應得兆，家家乾鵲樹頭鳴。」《諭帖》云：「匝月嚴扃絕寸箋，忽揮僮約出闈傳。定知書到堪金抵，却命車來以賄遷。供給所餘，皆載以歸。露簡不封書半草，冰銜自寫筆如椽。還同路引經關隘，點驗層層始放前。」《填名》云：「堂吏聲高唱拆封，關防加密鎖闈重。掀髯劇喜名流出，防口深愁熟客逢。星斗光連千炬火，魚龍氣動五更鐘。」

榮觀最是填魁候，六幕文昌景倍濃。『《拜榜》云：「淋漓墨瀋遍填名，肅穆朝衫告禮成。所願人皆爲國士，豈嫌師轉拜門生。滿堂燈火榮光照，一路笙簫雅樂迎。却願東方已辨色，卿雲紉縵日晶明。」』

《謝恩》云：「朝房冠佩雁行排，放榜明朝詣闕皆。報國文章聊可藉，儒官職役此爲佳。求師已有欄衫客，逢友多稱玉筍儕。稍遜皇華人復命，親承天語叩瑤階。」

《赴宴》云：「退朝車騎又喧闐，京兆堂高綵繡懸。噉鳳盡來新貢士，餽羊猶見古興賢。堂餐味出官廚饌，廳壁圖開禮宴筵。主司及執事官皆與宴，堂上懸宴圖。此地恩榮慚最荷，去年騶從滿庭前。」

《門包》云：「紅氈名帖認師生，執贄儀文草草成。脩脯自行原有例，錙銖必較太無情。士如畫餅寧供啖，我亦荒莊敢取盈。莫以萋萋薄羔雁，窮經人本少金簾。」

《房卷》云：「校官各自有房元，試牘從排似弟昆。十數名分新雁塔，一家人集小龍門。合編恰比聯珠宿，溯緒原非異繭盆。師說誰堪傳枕膝，十年詩法要相論。」

時蔣苕生士銓亦與分校，賦《滿江紅》詞《藍筆》云：「毛穎先生，新除授、蔚藍天使。青眼內、生平不識，楊朱墨氏。翠壁間題應滅迹，綠天遍寫難尋字。草新詩待借碧紗籠，添螺子。黛眉恨，何關爾？青衫淚，多由此。判升沈，一句辛苦，三年悲喜。疏密圈來方入彀，縱橫抹去非知己。比盧公老臉坐中書，操生死。」

《薦條》云：「判姓分銜，縱五寸六分寬窄。雕鏤出一行細字，堪陪玉尺。左右分陳監試案，收藏不到司衡席。認經房卷面印分明，存稽覈。天人界，鴻溝畫，雲霄路，函關隔。發軍符、好風吹送，幾行飛翻。半喜猶爭文字命，終身已注師生籍。抱遺珠借慰老儒心，嗟何益！」

《落卷》云：「經笥便便，知不等、巾箱儲蘊。嘆燕石、豐年難售，匱中重韞。趙括殘兵同一泣，田橫義士都相徇。待求他藥籠貯黃楊，偏

逢閏。冬烘册，陳年券；魚豕字，尖叉韻。向此中沈淪苦海，地天俱悶。躍冶豈無干莫寶，藏鋒偶作鉛刀鈍。祝他年拔宅共飛昇，休長困。」

汪厚石有考具十詠五律，題目甚新，如《錫水壺》云：「有底復有鑿，反蓋即承盤。反其蓋即插燭。一器材兼擅，多勞質故安。水疑清淚滴，蠟易短檠殘。妙製惟鎔錫，壺天幾許寬？」餘僅切題。

蔣茗生與紀宗伯昫（二）、葉少詹觀國、汪給諫存寬、張給諫霽及余師秦西墀先生壬午分校，皆丁卯同年。初八夜賦詩，末句云：「十六年前今夜漏，六人五處卧風檣。」紀、汪同順天榜。」

觀象臺在城東南隅。癸卯監試外場，於重九前，偕琳侍御寧登高，通州城市可接之眉睫間。薄暮歸寓，因次日放榜，未得成詠。侍御今盛京將軍。

泡子河呂仙祠，祈夢頗靈。姜西溟鄉會試，寓祠。及第後詩云：「煙埋塵鎖呂公堂，丹竈長封棘院旁。九轉大還唐進士，六旬重上漢賢良。如今已悟榮名幻，到老空拋歲月忙。瓢笠願尋五岳者，不知何處遇雲房？」

西城帥府胡同，爲西林鄂文端公第。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尤賞吾鄉姚貞菴汝金，保舉鴻博，未遇。薦修三《禮》，書成，將特薦館職，而公遽卒。姚僅叙縣丞，感賦云：「雕刻千言雙鬢苦，挽回一命萬牛難。」又云：「折柳魂消燕市酒，開箱淚墮晉公縑。」後偕公子弼撫晉，獲買山資，歸老於燕。其《中州記略》及詩文殘稿，西林後人尚寶藏之，稱念慈先生云。

西華門內雪池，康熙中賜蔡升元。飭內府司員水雪施工，剋期告竣。令同直陳廣陵元龍送歸新第，見蔡紀恩詩。榮遇無與倫比。

蔣文肅公第在李廣橋，枕淨業湖，御賜「秀寫蓬壺」額。鮑西岡鈇《淨業湖》詩：「李廣橋頭望，春冰已渙然。人家依岸曲，樹色引河沿。勃起臨淵興，忻逢霽雪天。曾爲五湖長，憑軾亦延緣。」湖中荷花頗盛，消夏尤宜。

護國寺西，先爲張文和公廷玉第，後改西華門內，賜史文靖公。余癸未出錢塘王文莊公門下，曾於此第謁見。有「江山勝地皆行部，臺閣崇班半屬僚」之聯。後文靖薨，賜文莊。師生接住，亦是佳話。文莊內直二十四年，以除夕所賜福字二十四懸掛，曰「二十四福堂」，外無餘地。公子請曰：「此後拜賜，何以置之？」公曰：「別置一軒，名曰「餘福」。」而猝于丙申捐館，語竟不遂。雖飾終典禮與文

靖同，而文靖年八十二，公年僅六十。壬子，公子朝枏招余飲堂前鸞枝花下，有感乙未讌集，賦詩云：「鸞枝纔放裏晴空，竹石參差剩幾叢？絳萼依然開爛漫，紅牙猶憶唱玲瓏。西州感逝懷喬木，東閣承家紹素風。不盡銜杯增繾綣，柏臺行見騁花驄。」公子記名御史，旋守河間。

平則門二條胡同，爲武進劉文定公第。公四十以侍郎直軍機，四十九晉總憲。太夫人八十賜「延暉承慶」額。公主鄉會試，俱號得人。璐庚辰出公門下，時往展謁。公以總憲久直樞廷，門闕蕭然，司闈不阻。見公與人對弈，袷衣蕉扇，談論詩文忘倦。大拜後，園居于文襄同院，喧寂懸殊。客至，恒手自拂塵拱客，立待取褥。清望一時莫及。

汪文端公第在東城十三條胡同，今名汪家。有「黼黻宣勤」、「六典持衡」賜額。己巳，參知政事；旋降侍郎，復入樞廷，官躋冢宰。嘗於麗景軒中，以「首夏猶清和」分韻宴集。戊寅，卒於位。御駕臨喪，飾終優渥，極人臣之榮遇。

英文肅公廉，雍正壬子舉人。南河効力，日與名士倡和，有《淮南遊草》。回京，改任北河永定道，因決口，遂革職。復起戶部司員，久任郎中，晉尚書，大拜，掌翰林院。嘗於竹井書屋迂竹軒，延翰林有詩名者倡和成帙。又有《獨往園九日集吳白華諸翰林登高錢查太守禮》，見《白華集》。

介少宗伯師第在燈市口，有野園。汪文端《題野園》詩：「數竿修竹靜生香，猶記開軒六月涼。多少樓臺圖畫裏，吟情不較野園長。」庚辰晉謁，尚見池亭佳勝。師於壬午捐館，遂不復至。

德定圖師第在史家胡同。公自東粵還京，歲集諸門生宴集樂賢堂。內藏書萬卷，蒔花種竹，啜茗吟詩。編《樂賢堂詩》。卒年七十一。公子英和，壬子、癸丑聯捷入翰林，惜公未見。

尹文端公第有絢春園，又名晚香。韋約軒謙恒、沈雲椒初，俱用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韻賦詩十首。

瓊華島遼后洗粧樓，相傳爲金章宗李宸妃，非遼后。然詞人歌詠，名作如林。錄其尤者，如：陳迦陵維崧《滿庭芳》詞云：「細馬輕衫，西風南苑，偶然人過金溝。道旁指點，遼后舊粧樓。想像迴心宮院，鈿箏歇、含淚梳頭。青史上、武靈皇后，一樣擅風流。堪愁，成往蹟，繚垣敗甃，滿目殘秋。便脂田粉礎，零落誰收？莫問完顏耶律，興亡恨、總是荒丘。紅牆外、誰拋金彈，年小富平侯。」又《齊天樂》云：「洗粧樓下傷情路，西風又吹人到。一綰山鬟，半梳苔髮，想像新興鬧埽。塔鈴聲悄，說不盡當年，花明月曉。人在天邊，軸簾遙閃茜釵小。如今頓成往事，回心深院裏，也長秋草。上苑雲

房，官家水殿，慣是蕭娘易老。紅顏懊惱，與建業蕭家，一般殘照。惹甚閒愁，且歸斟翠醪。「島中有白塔。鮑西岡詩云：「太液冰融春氣和，瀛臺一派水風多。披雲近歷瓊華島，禮佛遙瞻窳堵坡。小李將軍徒見畫，大都仕女競相過。觚棱金雀紛難識，禁扁流傳恐亦訛。」

廟市惟東城隆福、西城護國二寺。百貨具陳，目迷五色。王公亦復步行評玩。鮑西岡有句云：「三市金銀氣，五侯車馬塵。」足括廟市之勝。

《西河詩話》：「安定門西有祝家園，關左祝御史別業也。春末，京朝官多休沐其地。梁蕉林《桂枝香》詞首句云：「賞心樂事，祝家園裏。」曼殊亦爲詩云：「階草銜虛檻，亭榴接斷垣。酒闌攜錦瑟，請唱祝家園。」今不知歸誰氏，記以俟考。

興化寺街于文襄第兩梧書屋，後賃蔡小霞廷衡。韋約軒《重過見藤花有感》詩：「東閣當年未敢窺，年來頻見紫雲垂。不知醉斃車茵者，誰向花前爵一卮？」又《飲藤花下》詩：「紫瓊壓架覆蒼苔，東閣潭潭傍日開。爲問年時頻爛漫，幾人能到後堂來？」

柴市爲文信國授命處，建文山祠。唐東江孫華詩云：「衣冠仍宋代，忠義照人寰。身拄天綱絕，

心扶帝室孱。人居永叔上，祀在武侯間。憶昔時標季，逢危歷險艱。掄魁光制策，正議觸權奸。朝右多狐蜮，中原盛獬豸。戈誰揮日指，弓競射天彎。犀甲逃荒谷，龍輿落海灣。有心奔鬲氏，無計服戎蠻。金雁離陵墓，銅駝泣草菅。但存一旅在，猶望九旂還。戰苦身攢鏃，途窮血裏斑。六歌聲慷慨，百死走間關。虎口危頻搯，龍髯痛莫攀。海鱗猶舊卒，玉馬坐新班。流涕訶宏範，從容詆伯顏。死悲非宋土，徇恨不厓山。身幸空坑脫，朱仍柴市殷。忠驅十宋義，節並兩周頑。臯羽西臺淚，千秋尚一潸。」吳超亭興宗詩：「四海憑依祇一舟，期年苞繫抵千秋。戎衣進講存家學，劍佩持危徇國讐。後代方黃如繼體，前生瑕呂是同儔。宋儒報禮逾巴蜀，豈獨將軍號斷頭。」

宋牧仲《過銀錠橋舊居》詩：「鼓樓西接後湖灣，銀錠橋橫夕照間。不盡滄波連太液，依然晴翠送遙山。舊時院落松槐在，仙境笙簧歲月閒。白首鍊師茶話久，春風料峭暮鴉還。」橋亘積水潭畔，是詩能狀其勝。

積水潭荷花極盛，法梧門司成，壬子夏招客賦詩，丁巳閏夏復集，余亦偕往，分韻賦詩，繪圖記事。余詩有「此地昔平泉，喬木猶蔥蒨。西涯跡已陳，西厓詩最美」句，梧門因作《西涯考》，賦詩三首。考云：納蘭容若《綠水亭雜識》稱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俗呼李閣老胡同。其別業在北安門北。《湯西厓集·題李文正慈恩寺詩序》云：「喬莊簡《跋文衡山西涯圖》云：寺之後曰西涯。」考公《懷

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即《慈恩寺》。他如楊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涯東，因以自號，今不能識其處。公不但無別業，並生時故居久廢。公罷相後，客至不能具魚菜。風操如此，豈能更爲平泉木石計。集所云督復舊業者，始終未之復也。《燕都遊覽志》云：「積水潭在都城西北隅，東北亘二里餘，南北半之，俗呼海子套。」又云：「海子南岸舊有海子橋，亦名月橋，俗呼三座橋。」又云：「銀錠橋在海子三座橋之北，此城中水際看西山第一勝處，不似淨業湖之逼且障也。」又云：「德勝橋西有積水潭，轉而南，得藜光橋。」又云：「三聖庵在德勝街左，巷後築觀稻亭。夏日桔槔聲不減江南。」《明一統志》云：「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長安客話》云：「海子橋北舊有海印寺，宣德間重建，改名慈恩。今廢爲廠。」何大復《慈恩寺》詩：「海子橋西寺，高樓御苑花。」朱國祚《介石齋集·宿淨業寺》詩云：「僧樓佛火漾空潭，李廣橋低積水含。」近人吳長元《宸垣識略》云：「海潮觀音寺在銀錠橋南灣。」又云：「明嘉靖碑：海印寺東爲廣福觀，西爲海潮寺。」又云：「西涯爲李文正故居，其《誥命碑陰記》云：吾祖始居白石橋之旁，後移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余綜諸說，與地址印證，蓋廣福觀在今鼓樓斜街之南，響閘今之萬寧橋澄清閣之西，月橋今之三座橋之北，海潮寺之東，地名煤廠，文正故第當在是。廠西則爲李廣橋，弘治時太監李廣以符籙獲寵，文正疏引唐柳泌、宋郭京爲鑒，有爲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橋或廣所造，奸璫遺穢，橋亦蒙羞。後人易名藜光，又嫌文飾，不如直名李公橋。蓋橋實近在煤廠，爲文正誕生之地，貴後賜第。今按院胡同至李閣老胡同者，爲李賢第，《涿水亭雜識》殊不足據。至西涯則今之積水潭無疑。潭即水關，在諸河極西，林木叢鬱，

水石清幽。其先爲法華庵，今敕建匯通祠。桔槔亭、稻田、楊柳灣，皆可指識其地。淨業湖，十剝海，分流匯注，歸宿于澄清閣。余居距李公橋不數武，門外即楊柳灣。西涯則屢至其地，未考始末。偶過蘇齋，見《西涯圖》展玩，因詳辨之，併補圖，招諸君子賦詩焉。

東城智化寺，爲王振建。梵宇巍峩，振留土偶。乾隆初，沈侍御廷芳奏毀。寺近舉場，章湖莊太守銓寓此賦詩，淋漓感慨，可作一則史論讀。詩云：「寥落緇流在，低徊舊道場。寺從天順建，敕賜佛經藏。忠蓋遭閹寺，摧殘甚漢唐。鐵牌誰滅跡，成祖首遺殃。正統初嗣立，刑餘未煽張。中宮崩太后，內閣失三楊。持柄惟王振，膺城欠李綱。乘輿淪土木，烽火入邊牆。幸是天人佑，全無矢石傷。童謠符雨帝，社稷賴邨王。少保勳勞懋，元戎戰績彰。奪門忘手足，復辟念貂璫。忽謂忠誠著，宜令廟貌莊。毘盧侈像設，金碧極輝煌。殄瘁端因此，貽謀遂不臧。南牙成水火，北寺總朝堂。禍至上公魏，凶逾西廠汪。錦衣蔭弟姪，緹騎遍蘇杭。更嘆生祠建，先於聖廟旁。初時聞近輔，延蔓及遐方。要典春秋比，聞人左魏當。門懸宸賜額，爐燼尚方香。開府乾兒輩，中涓義父行。應山先斃獄，廷弼續追賊。赫矣思宗立，於焉逆案詳。縱加奸黨戮，無補國家亡。女謁須嚴絕，閹人必慎防。如何令宦侍，甘使蔑王章。此寺人憑弔，前朝事渺茫。兩碑俱沒字，萬佛自迴廊。遺像今消歇，層樓漸廢荒。子孫忘法守，先見服高皇。」

【校記】

〔二〕紀宗伯昫 原本「昫」誤作「煦」。按：法式善《清秘述聞》卷十六載，紀昫與蔣士銓、葉觀國、汪存寬、張舜均爲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因據改。

## 藤陰雜記卷五

### 中城 南城

楊梅竹斜街梁文莊公第，清勤堂前藤花，汪文端公有詩。萬柘坡光泰館此修《三通》，嚴海珊刺史遂成貽詩云：「滿架藤陰史局中，讓君一手定《三通》。」又青乳軒以寓王中書穀原又曾，文莊告養歸里，又曾送詩：「藤陰假館年華晚，潞水抽帆別思頻。」文莊終養來京，於此宣麻，旋卒於位。今久改旅店，藤花尚茂，車過時猶及見之。

文莊立朝謹密，允稱完人。乃掌銓數月，即被御史歐堪善劾其將房師高山矇混請復，保薦監生戶部員外金烈掌選，掌院則將輪班編檢抽換不公三事，雖未必一人作主，究爲言官所指。於此見無過之難。

高安朱文端公第在梅市街，今爲旅店。安溪李文貞公第在西珠市口，有「夾輔高風」賜額，賃宅尚是後人。

綠雨樓，陸文裕深舊邸，在正陽、宣武二門之間，東曰素軒，北曰澹室，中爲書窟，今失其處。見《改蟲齋雜疏》。公裔孫耳山錫熊藏有嘉靖中經筵所賜宮扇，邀程魚門晉芳、汪厚石孟錫、趙損之文哲、阮吾山葵生、曹習菴仁虎、吳白華省欽聯句，有「樓添槐雨涼，屏引梧颺颺。」綠雨、槐雨，未知孰是。姚礪圃賦長歌。

康熙七年，京師正陽門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識。少宰孫北海承澤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蓋雨後即埋地下耳。」見《筠廊偶筆》。

王漁洋司寇《前門道院鶴》詩：「憐爾沖霄翮，胡爲近市喧？依然能警露，寧復慕乘軒！月出孤松頂，泉流白石根。故山如在眼，早晚謝籠樊。」今香火煩盛，院宇不寬，久無鳴皋栖止矣。

天啓時宮中塑關聖像二尊，一大一小。有日者推算小者福壽綿長，香火百倍，大者不及。熹宗遂以小者棄置正陽門右側小廟，而供大像於後宮，增其祭品，以窮日者之言。未幾闖賊入宮，燬像，而前門香火極盛。

漁洋《年譜》云：「正陽門關廟祈籤靈驗，余戊戌榜後，祈得：「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

玉兔重生應發迹，萬人頭上逞英雄。」未喻其旨，後庚子司李揚州，甲辰升去。「江頭」蓋指揚州。繼由戶部改侍讀，乙卯升祭酒。是年閏八月，余生閏八月，「玉兔重生」又驗。「萬人頭上」或官至一品之兆。」

秦澗泉修撰大士，甲戌散館，求得籤句云：「靜來好把此心捫。」不解何謂。試題《松柏有心賦》，忘押「心」字，列之高等，上看出，曰：「狀元有無心之過，試官無有眼之人。」《隨園詩話》云然。

壬申鄉試，有人求籤問題，得「陰裏相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茫然未喻。入闈，首題乃《夫子莞爾而笑》二句，《次題》《故天之生物》二句，《三題》《交聞文王十尺》三句，《方驗》。

同年湯萼棠將選知府，求籤得「君是山中萬戶侯，那知騎馬勝騎牛。今朝馬上看山色，爭似騎牛得自由。」及選，得南安。同年飲餞，首演《杜實勸農》，正吟此絕。杜乃南安太守也。湯後終南昌守。

南海程周量可則喜喫檳榔。官兵部時，王漁洋戲贈云：「趨朝夜永未渠央，聽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轎中端坐喫檳榔。」昔正陽門專許輿入，車不准行。時京官無一乘車云。

陳澤州初寓宣武門東街，與李湘北少宰比鄰。《乙丑除夕移青藤館新居》詩：「五春三度移居日，桃梗椒花總閉關。」《新齋》詩：「莫道幽居小，樓頭十萬家。」又有《六友齋玩月》詩。又《青藤館晝睡》詩：「汗簡紛難就，青藤蔓許長。」又《簡西鄰給孤寺主》詩，則定在珠市口西，今莫考其舊第。

澤州甲戌服滿入都，戊戌同年會於邸第，僅得七人。有《見潘岸谷比部訊屠芝巖給諫》詩：「細柳新蒲綠映空，曲江花有幾枝紅！天家一榜四百士，白首相知六七公。海上故人如夢裏，薊門落月滿樓中。逢君舊憶銅龍事，左掖清陰入院桐。」時距戊戌三十七年耳，零落至此！芝巖名粹忠，後官兵部尚書，鄞人。

二忠祠在鮮魚口，吉水人祀文信國、李忠肅邦華。忠肅甲申殉節於吉安會館，即此。《舊聞考》稱在城內文信國祠，未確。柴市一祠，未聞作吉安會館。此祠又名懷忠會館、丞相祠堂。邊華泉聯句：「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趙甌北翼《謁祠四首》詩注亦云：「李公殉節公祠下。」詩如「半生聲伎勤王散，一代科名死事尊」、「血碧肯污新贈諡，汗青終照舊題詩」。末首弔忠肅云：「就謚神前手掩關，又傳文水繼文山。故知曠世心相感，恰好同鄉跡再攀。地本表忠真死所，志同殉節肯生還？傳芭曲裏神絃緊，廟祀應增配食班。」昔同年歐陽晴巖新謁選，寓祠，頻經瞻拜。今兩遭回

祿，未克修復，門榜徒存，廬陵節義之鄉，無人倡議重修，能無慨嘆！

天壇道院昔爲讌集之地。胡南荅會恩有《道院看牡丹》詩：「青陽好序頓過三，選勝如遊百頃潭。碧落清虛人罕到，香林詰屈馬偏諳。玉壺酒貯芳春思，石鼎詩聯永夜談。共說元都添絕艷，不須崇敬訪名藍。」又《道院祈雨》詩：「蕭蕭古院薜蘿青，鐘鼓頻催午夢醒。安得此間長避世，卧看羽客誦《黃庭》。」又《齋宿即事》：「瑤壇清絕地，借榻卧閒房。壓檻秋花細，鳴檐夕雨涼。新泉烹日鑄，古鼎熬都梁。入夜聞天籟，塵心一切忘。」

道院即神樂觀，今改神樂署。馮大木廷樾有《神樂觀送同年之官》詩云：「尺五天邊春晝晴，同遊南陌麴塵生。客來彌勒龕中坐，詩向桃花潭上成。」乾隆七年，滿御史某攜伶看花，因遊人雜沓，遂奏禁栽花，拆毀酒肆，至今不植花卉。惟古松尚存，樛枝黛色，夏可納涼。鮑西岡《坐樹下》詩：「不識南郊路，恍從物外遊。神霄穹宇麗，森木繚垣幽。壇草萎以茁，時花春復秋。風蟬吟不盡，返影下林邱。」

查他山慎行《鳳城新年詞》：「纔了歌場便買燈，三條五劇一層層。東華舊市名空在，靈佑宮前另結棚。」陳其年維崧有《同人集靈佑宮會飲》詩，今宮前並無燈市。陳澤州廷敬有《至日陪祀同王阮

亭靈佑宮早起詩，今天橋宮觀悉爲諸王齋宿之所。

吳梅村祭酒《金魚池》詩：「金魚池上定新巢，楊柳青青已放梢。幾度平津高閣上，秦壇春望祀南郊。」注謂「天慶寺高閣，今圯。」胡南荅詩：「菰黍菖華滿帝畿，散朝仙侶叩巖扉。齊迴玉勒連錢騎，並試香羅疊雪衣。日射朱魚吹浪泳，花隨綵燕撲簾飛。當筵水調歌聲緩，身似遊雲忘夕歸。」曹秋岳侍郎溶詩：「旁城微雨踏花過，五色文魚戲綠波。不爲水亭堪繫馬，香車珠箔動人多。」王漁洋《冬日過金魚池》詩：「記來劇飲暮春天，絡馬青絲白玉鞭。却倚迴廊望珠箔，吳歌趙舞爲君妍。」王橫雲鴻緒《上巳》詩：「花底張雲幔，風光滿碧汀。一杯同洛禊，曲水即蘭亭。」繁艷可想！今蕭瑟已久，僅有金魚。鮑西岡詩：「地是金源舊，人還白蛤來。茶牌銷瓦礫，柱礎搯蒿萊。」則雍正初年，荒涼已甚。

金魚池北金臺書院，蓋仿首善遺意，董於京兆尹。昔陳句山京兆崙，延顧虞東鎮、姚礪圃汝金掌教，得人最盛。姚赴晉陽時，句山贈詩云：「廿載金臺懶赴官，客中爲客感無端。東門帶草重重在，待繫先生去轍難。」謂門下士有涕泣送行者。湯緯堂大奎有《過金臺書院觀金魚池得魚字五十韻》詩，後半云：「憶昔瑤池登，俄驚屋社墟。年深埋瓦礫，灰劫剩沮洳。載咏施愚山王漁洋句，長懷韋杜居。風流猶昨耳，吟賞復誰歟？花鳥餘文藻，菰蘆愧櫟樗。陳詩聊紀興，清露滴蟾蜍。」

朱竹垞檢討彝尊，康熙戊午入都，舍於三里河橋之南泉寺，與李武曾良年同寓，撰《惜字林記》，見《竹垞年譜》。今寺門尚存，橋側有鐵山寺，亦似古刹。

《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惟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其次則查家樓、月明樓，此康熙末年酒園也。查樓木榜尚存，改名廣和。餘皆改名，大約在前門左右，慶樂、中和，似其故址。自乾隆庚子回祿後，舊園重整，又添茶園三處，而秦腔盛行，有魏長生、陳漢碧之流，悉載吳太初《燕蘭小譜》。近又見《瑞雲錄》以續《燕蘭小譜》，皆好事者爲之。

京腔六大班，盛行已久，戊戌、己亥時，尤興王府新班。湖北江右公謙，魯侍御贊元在座，因生脚來遲，出言不遜，手批其頰。不數日，侍御即以有玷官箴罷官。於是搢紳相戒不用王府新班。而秦腔適至，六大班伶人失業，爭附入秦班覓食，以免凍餓而已。侍御居官頗直，曾奏官兵過境擾累，覆奏千言，視南漕錚錚有聲。歸江陵十餘年，因荊州水決，全家溺斃。畢制府沅弔以詩云：「最憐豸繡烏臺客，披髮何由訴大荒。」

《如是我聞》載倪少宗伯承寬《感舊爲方俊官作》詩云：「落拓江湖鬢欲絲，紅牙按曲記當時。莊

生蝴蝶歸何處，惆悵殘花剩一枝。「詩末有註：「俊官名蘭如，吳人。爲莊本淳學士所狎，有狀元夫人之號。己卯入都，學士已歿，憔悴自傷，門前冷落。」宗伯詩語無泛設。嗣後南部李桂官方至。其詳見袁隨園、趙甌北長歌，稱史文靖於庚辰重赴瓊林宴上，亦呼狀元夫人，後依秦中幕府，較方爲優。」

祝豫堂中翰維誥作《燕臺新樂府》，如《太平鼓》、《兔兒爺》、《響盞》、《縫窮婦》之類是也。蔣太史士銓亦有十四首，如《弄盆子》、《畫眉》、《楊象聲》、《兔兒爺》、《戲園》、《雞毛房》、《潑水卒》、《堆子兵》、《搖鈴卒》、《唱估衣》、《縫窮婦》、《唱南詞》，其《檔子》尤爲悚切，足以警世。詩云：「作使童男變童女，窄袖弓腰態容與。暗迴青眼柳窺人，活現紅妝花解語。慙來低唱想夫憐，怨去微歌奈何許！童心未解夢爲雲，客恨無端淚成雨。尊前一曲一魂消，目成眉語師所教。燈紅酒綠聲聲慢，促柱移絃節節高。富兒估客逞豪俠，鑄銀作錢金鏤屑。一歌脫口一纏頭，買笑買嗔爭狎褻。夜闌卸妝收眼波，明朝酒客誰金多。孩提羞惡已無有，父兄貪忍終如何！君不見鴛喉一變蛾眉蹙，斜抱琵琶定場屋。不然去作執鞭人，車前自理當年曲。」花檔子散處前門左右，鮮衣美食，一無所能。色衰音變，則爲彈手教演幼童，若無資，即執鞭趕車，否則入雞毛房矣。

京師元旦賀歲，奔忙可笑，然禮設已久，臺垣雖門貼「概不賀節」公約，而不能止也。阮裴園學浩戲作云：「爭門投刺亂如煙，轆轤衝風亦可憐。觸眼但逢騎馬客，縱懷須待聽鶯天。久知肩戶饒清福，

頗愛燒香作靜緣。硯席塵封爐火冷，誰教疲絕短檠邊。」

新年例貼門神，查他山、唐實君作傳誦已久。近趙甌北翼作，更欲突過前人。詩云：「劍笏森森謹護呵，東西相向儼誰何？滿身錦繡形空好，一紙功名價幾多。辟鬼漫同鍾進士，序神還讓寇閻羅。欲稽故實慚荒陋，或仿黃金四目難。」執戟垂紳將相權，曾傳褒鄂壯凌煙。描來花樣輝三徑，報滿瓜期例一年。人欲登龍先仰望，門雖羅雀肯他遷？誰家健婦誇持戶，勞績殊難企及肩。」「漫嗤兩脚踏空虛，身已離塵跡自疏。甘守倉琅監鎖鑰，肯隨朱履上堂除！無言似厭人投刺，含笑應羞客曳裾。暮夜金來君莫受，防他冷眼伺門閭。」

金魚池西精忠廟，祀岳忠武，自靈佑宮燈市罷後，廟設煙火，人競往觀。又土塑秦檜，以煤炭燔之至盡，曰燒秦檜，蓋仿火判之形也。火判，城西有四五處，秦澗泉作賦，紀心齋作詞，先大夫同作四律，頗爲同人所賞。詩云：「誰於火樹現雄豪，腰腹皤然尚沃膏。脚色似曾誇進士，頭銜猶未換功曹。虛中大可營三窟，注燄無煩駕六轡。一片熱腸人海坐，年年燈影照霜袍。」茶毘了義本三乘，火裏蓮花拔宅升。袍笏宰官雖說法，糾名書判最難憑。焦頭上客宜蒙賞，燒尾豪筵獨許登。一笑當場招鮑老，且來附熱看春燈。」「裝點鬚眉異壞工，鼻頭出火耳生風。陰陽爲炭靈其下，蠟炬成灰夜未中。西岸豈愁溜水降，東方兼挾泰山雄。熏天炙手須臾事，薄盡心腸是老公。」「燭龍向夜吐星芒，踏遍

宣南宣北坊。此老自來誇赫赫，世人多不愛清涼。赤爍暫借三更勢，焦土回看一炬荒。賸與帝京添景物，軟紅明日又飛揚。」

【校記】

〔一〕櫛子 諸本皆如此。按本條下文有「花櫛子散處前門左右」語，則此處似奪「花」字，當補。

## 藤陰雜記卷六

## 東城

國初，益都相國馮文毅做廉孟子萬柳堂遺制，既建育嬰會於夕照寺傍，買隙地種柳萬株，亦名萬柳堂。毛西河奇齡、喬石林萊作賦，陳其年序，朱竹垞記，又賦詩云：「不到閒園已隔年，綠楊高並女牆連。無妨並馬橫橋渡，更許深杯曲水傳。徑仄易侵蘋葉小，日晴況有杏花妍。舞雩幸忝從遊列，澹沱春光過禁煙。」小徑升堂步履偕，堤沙遙築避塵霾。歌翻驟雨新荷好，地比崇山峻嶺佳。露井有花滋藥甲，春衣無桁掛松釵。永和會後茲遊最，楔飲蓬池未許儕。「益都致政，門生祖餞，和詩傳汪蛟門懋麟「都門人送賀知章」，潘稼堂末「東山身爲草堂留」佳句。如竹垞二首，亦絕唱也。詩曰：「十里沙堤萬樹楊，秋容猶未點新霜。小車稷下將歸日，上巳城東舊醉鄉。坐立部歌聽總好，田園樂事話方長。千秋祖帳羸疏傅，錄別尊前有和章。」白頭許賜冶源閒，青史難將諫錄刪。此去耕漁尋舊侶，且憑絲竹解離顏。開簾浴鳥階前水，過雨斜陽檻外山。他日從游期莫定，強留嘶騎玉河灣。」陳澤州廷敬《重陽讌集》詩：「曉隨丞相鳳池頭，晚接花茵想勝游。萬里捷書頻送喜，一時佳節倍銷憂。松風有夢懷溫樹，魚水多情羨野鷗。不盡謝公絲竹興，邊機樽俎在前籌。」勝跡王孫萬柳踪，相公清興渺雲霞。黃塵漠漠雙蓬鬢，艷蕊淒淒舊菊花。見說登臨猶昨日，笑憐歲月屬官家。何時蠟屐陪歡

謙，也比參軍落帽紗。」益都入朝，出此詩示徐立齋相國曰：「終當讓此公！」

嚴繩孫《柳枝詞》：「丹禁城南小苑開，萬株新柳拂煙栽。相公論道歸常晚，能踏沙堤幾度來？」  
「問訊平泉金縷枝，陌頭飛絮可同時？移根獨近金莖露，不向春風管別離。」  
「軟紅衝過六街塵，翦綠搓黃別作春。慘徑會憐花似雪，不能更要掃門人！」  
「雨滋煙斂綠成行，小小紅亭曲曲塘。應待相公修楔飲，拂開萍葉送流觴。」  
「薰風躡柳遍春城，可似章臺走馬情？共指平津開閣地，莫教錯認亞夫營。」  
「柳浪萍池自不扃，黃鸝啼處綠冥冥。長安冠蓋渾無暇，幾箇雙柑樹底聽。」  
「踏青挑菜却來無，譜出清明士女圖。最想攀條人散後，一庭涼月夜啼烏。」  
「太平橋畔最氍毹，早許遊人蠟屐探。但傍上林眠起穩，不妨搖落有江潭。」  
「年年三月鬥芳菲，雨露常沾在紫微。不管淄川千萬樹，盡舒青眼望公歸。」

胡南荅次韻詩：「春入平泉萬綠分，清暉水木映斜曛。柳湖夜漾千林月，松島晴歸衆壑雲。虹影雙垂穿樹見，鶯簧百轉隔溪聞。丹臺翠壁留題遍，休暇東山此樂羣。」

康熙中，馮氏將堂歸石文桂，壁上盡刊其誥身，供長生祿位。改寺曰拈花。鮑西岡鈔詩云：「野雲舊跡已消沈，故相遺墟尚可尋。曲水當年修楔事，荒池今日照禪心。空傳驟雨新荷調，剩有山禽

楚雀音。怪底春陰偏釀雪，手寒無那強憑襟。息壤長留並冶源，風流誰復更爭墩。橋橫中島春冰淺，樹繞斜岡蔓草昏。一自鏡湖歸賀監，長教祖帳說青門。城南韋杜今無幾，水石平泉幸僅存。又即景詩：「叢薄莽無際，秋聲寧在城？葦間聞釣樂，林卻見山行。漠漠渚花淡，蕭蕭沙鳥清。峴亭何處是？吳語一關情。」湯西厓詩：「橋壞誰裝新雁齒，水枯已斷舊魚梁。」尤感慨係之矣！

嚴海珊遂成詩：「盧趙風流去已賒，野雲池柳有棲鴉。新荷驟雨瀟瀟夜，寂不聞歌解語花。」手執珠槃集霸才，火城如畫綺筵開。而今馬矢填車廐，誰記平泉草木來。此乾隆初年也。近則柳枯水涸，橋斷亭傾，石氏石刻尚嵌壁上，無復知爲益都別墅矣。壁黏履郡王七古覃字韻詩，極爲盛衰感慨。時余視東城，擬往鈔錄，旋以卸事，未果。

高念東珩《亦園記》：「萬縷將披細柳，知濃陰行埒蘇堤，數尺自出清泉，是神力驅成香海。」是萬柳堂又名亦園。馮益都《亦園春興》詩：「小築城隅柳滿堤，綠雲低護草初齊。」次首：「亂飄柳絮鋪新徑，細數桃花過野塘。」是園即萬柳堂。王橫雲和詩：「春濃亭樹護沙堤，翠碧千重柳帶齊。吹去雜花迎緩鞞，飛來好鳥喚扶犁。輕陰色散旃檀外，斜日煙濃漢苑西。佳景欣當調鼎暇，關河極目暮雲迷。」嚴存庵我斯《題亦園》詩：「清時謝太傅，此地即東山。物我風塵外，經綸魚鳥間。幾人能後樂，半壑有餘閒。吾亦忘機者，披襟自往還。」濠梁秋水上，窈窕赤欄干。石細紫書帶，藤低礙籜冠。樹

聲千壑雨，雁影一汀寒。絕似江南景，憑誰把釣竿？「草堂開綠野，曲樹俯清渠。最愛陶家柳，還同杜甫居。天高秋射隼，沙暖晝觀魚。到處乾坤大，何須賦遂初？」毛西河《亦園修禊》詩：「曲江修禊已三年，勝飲無如柳下偏。地曠儘教油幔接，溪迴不礙羽觴傳。沿堤草向春深發，夾路花從雨後妍。陪得蓬山舊仙侶，到來滿座盡雲煙。」良會何須絲竹偕，春風處處遠塵霾。東流水色清堪戀，北地晴光淺亦佳。高柳隔簾拋粉絮，新蒲刺水簇金釵。洛中禊飲年年事，丞相同行豈易儕。」

沙窩門有放生池，順治中浙人范思敬實創始焉。初，范嘗夢到一院，禪室懸木魚，有人云：「東坡居此」，遂入謁，坡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一部授汝！」坐側有一人侍立，云何姓。覺而異之。既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宛似夢中，室懸木魚，僧忽云：「有一法寶，今贈居士。」視之，即王文正公金書《法華經》也。室有募緣疏，爲何御史書。豈僧即東坡後身耶？《池北偶談》

梁蕉林清標任司農時，有秋碧堂，刻晉唐法帖。汪蛟門懋麟賦譙集詩：「秋碧堂中夜如水，桂花正吐黃金蕊。抹麗含香夾竹紅，水晶簾外冰輪起。食譜茶經夙講求，玉盤新薦楓亭荔。絳珀深凝鳳尾膠，碧煙細瀟龍團字。」又構蕉林書屋，自題云：「半船坐雨冷瀟瀟，彷彿江天弄晚潮。人在西窗清似水，最堪聽處是芭蕉。」淡煙晴日滿簾櫳，春色依依上小紅。客爲看花頻載酒，海棠開否問東風。」今城東莫考其遺址。

程篁墩謂京師最盛曰梁氏園，牡丹、芍藥幾十畝。孫退谷謂梁園引涼水河水入其中，亭榭花木一時稱盛。康熙中，龔尚書《招董玉虬文驥梁園李家莊汎舟觀燈》詩云：「此地足煙水，當年幾溯游。」王橫雲有《宋荔裳招飲梁家園》詩：「半頃湖光搖畫艇，一簾香氣撲新荷。」林間綠酒常浮月，座上清歌迴遏雲。」沈心齋有《陳以樹招飲梁家園警露軒》詩：「野曠天高啓八窗，門前一碧響淙淙。」《舊聞考》稱南極于魏村，似又在左安門外，今莫知其址。但知北城有梁家園，空曠平原，並無煙水。余己卯入都，但見堆積糞土。後築官房，李吏部調元寓焉，築看雲樓，有「檻外遠山排闥繞，樓前積水當湖看」之聯。今有僧募蓋壽佛寺，設義學。

先大夫官儀曹日，偕同寅諸公穀雨後二日作東城之遊，賦詩云：「鳳城南望禁牆封，馳道逶迤接九重。宿雨已滋金埒草，流雲不散石壇松。迴看城闕披橫幅，却話煙雲指遠峯。曾是文明河上路，朱魚唼藻寫春容。」三里河即魚藻池，舊有元文明河。「柳枝無力挂春衣，太息池塘景物非。名士不隨陵谷變，虛堂奈此管絃稀。打鐘埽地空諸相，解帶量松驗幾圍。回首沙堤行樂日，紅燈官馬載花歸。」萬柳堂傾圮特甚有感。」

崇文門外三條胡同有查氏園〔二〕，施培叔朝幹賃住時，頻訪。林木葱蒨，池館清幽。未幾，以无妄

被議，移寓城西，牽復。嗣是遂無京官居住，恐鞠爲茂草久矣。

東便門至西便門，三冬凍合，設拖床坐人，比車較省。鮑西岡詩云：「寥色起城隍，堅冰致用良。陸行宜殿脚，匡坐稱車箱。方馬虞顛覆，浮槎嘆渺茫。何如溱洧上，滿載一床床。」吳白華消寒賦冰床聯句，蔣苕生有冰床樂府。

陳澤州《三晉會館記》：「尚書賈公，治第崇文門外東偏，作客舍以館曲沃之人，曰喬山書院。又割宅南爲三晉會館，且先於都第有燕勞之館，慈仁寺有餞別之亭。公兩以節鉞鎮撫四方，爲善於鄉如此。今北城有三晉會館，規模甚狹。東城賈第及館，幾不可問。」

查他山《京師中元詞》：「萬柄紅燈裹綠紗，亭亭輕蓋受風斜。滿城荷葉高錢價，不數中原洗手花。」銅盤小拍坐張燈，手指東城滿月升。從此夜遊涼似水，漸無人賣擔頭冰。」

史忠正閣部，京衛人也。後裔零落，遺像鬻于廟市。蔣苕生得之，敬藏。高東井文照賦詩云：「素練懷風霜，鬚眉怒欲張。生原同信國，死尚識睢陽。心迹緋袍露，江流玉帶長。南都成底業？不畫上明光。」太息琅邪政，君臣溺宴安。中朝羣指馬，四鎮日爭蠻。運去功名沮，忠孤志力殫。師門

付衣鉢，慷慨竟身完。」謂左忠毅光斗拔史公於童子場中，許他日必爲非常人也。

劉克猷子壯常夢爲朱之弼門生，搢紳未見其名。庚午，計偕入都，僑寓黃岡會館。下第，步鄰塾，見垂髫童子貌頗清秀，見書包有「朱之弼」三字，遂大驚愕，詢其家世寒微，助以紙筆之資，久亦忘却。嗣久困公車，己丑謁選，強入禮闈。朱已弱冠，丙戌進士，授給事中。是科分校，遂出其房，占大魁。官終侍讀。朱歷官工部尚書，徐東海誌墓。有南莊在郊外，查他山有詩。今故第後人，俱莫可考。

博晰齋明，滿洲人，壬申編修，外任府道，改兵部郎中。博聞強識，於京圻掌故、氏族源流，尤能殫洽。老年頽放，布衫草笠，徙倚城東，醉輒題詩於僧舍酒樓，洒如也。人有叩其姓氏者，答云：「八千里外曾觀察，三十年前是翰林。」又云：「二十五科前進士，八千里外舊監司。」

### 【校記】

〔一〕查氏圖 原刻本「圖」訛作「圍」，重刻本未訂校，《風土叢書》本、《說庫》本均已改正。

## 藤陰雜記卷七

### 西城上

朱竹垞於康熙己巳自古藤書屋移寓槐市斜街，詩云：「莎衫桐帽海梭鞋，隨分琴書占小齋。老去逢春心倍惜，爲貪花市住斜街。」屠門菜市費羸驂，地僻長稀過客譚。一事新來差勝舊，昊天寺近井泉甘。」考《六街花事》引：「豐臺賣花者，於每月逢三日至槐市斜街上賣。」今土地廟市逢三，則槐市爲今上下斜街無疑。若昊天寺近西便門，昔王漁洋司寇曾同施愚山侍讀訪王山史、陳藹翁於寺觀。唐子華《水仙圖》詩：「蒲車應詔謝賓客，城西古寺風蕭蕭。殘碑老樹氣象古，涼衫重戴風神超。八驕喧闐不到此，兩三素侶還相要。」今寺久作農田，惟存古井。

十二硯齋，朱竹垞記中書汪蛟門懋麟僦寓宣武門之右，窮巷蕭然，饘炊不繼。久病，夢入廣庭，得石硯十二枚。寤而作歌，因名其齋。

朱竹垞集：喬侍讀萊嘗闢一峯草堂於宣武門斜街之南，有《看花歌》云：「主人新拓百弓地，海棠乍坼丁香含。」

查他山集：去宣武門西半里，有陋室十餘間，從馬上望見老槐二樹，亭亭出屋，遂僦居焉。《爾雅》：「連屋謂之窳」，《疏》：「樓閣，相連小屋名也。」因借樹以名集，有《移居二十韻》詩。屋今無考。

徐司寇乾學集有《同吳長庚光、嚴存庵我斯、蔡石公啓傳、徐方虎倬飲李將軍園亭》詩：「宣武門西別業幽，羣公載酒共銷憂。」今亦無考。

查他山《飲朱竹垞槐市斜街新寓》詩：「槐街舊與一峯鄰，酒甕重開爲洗塵。最愛今年春帶閏，遲來猶作看花人。」

朱竹垞《曹贊善鑑倫移居》詩：「後園虛閣壓城濠，濺瀑跳珠牖口牢。正好憑闌看洗象，玉河新水一時高。」今洗象在宣武門西河內，其居必是上斜街。

查他山《同園看花》詩：「結鄰真喜近斜街，步履尋春又一回。五日重來光景換，早花零落晚花開。」又《同園修禊》詩，今無考。

洗象詩，名家集中歌行詞賦，無美不備。獨漁洋《竹枝》一絕云：「玉水輕陰夾綠槐，香車筍轎錦成堆。千錢更賃樓窗坐，都爲河邊洗象來。」可作圖畫。

毛西河《詩話》：「宣武門竹林寺傍，有酒家，名頂泉居，酒名薊酒。嘗騎馬詣益都相公第，必造飲。同官張毅文鴻烈往酤，詩云：「竹林寺畔頂泉居，井冽香甜新醉餘。」今寺已無存，何問酒肆！西河又謂：「長安宴會方小徹，長班即燃提燈滿前除以促之。」今無此習。

三忠祠在上斜街，天啓中山西人建，祀沁水張忠烈銓、襄陵高忠節邦佐、大同何忠愍廷樞，皆遼陽死事者。其鄉人以後之徇節者祔祀。近人馬壯節全、牛毅節天昇、任總兵舉、張總兵凌霞、張總兵大經皆與焉。按馬全初名瓌，中壬申武探花，官福建游擊。與同官某狎語失歡，奮拳相角，某敗走，全騎追之及城濠，橋上相搏，墮濠水中。從者解紛，至督轅，復大譁。事聞制軍，交劾罷，時年未三十。游京師，相國傅公惜其材勇，留京營教習。己卯改名全，中式，聯捷廷試，技勇冠多士，遂以第一人及第。前後兩登鼎甲，亦古所未聞。不三年，授江南提督，從征金川，徇木果木難。弟瑀，亦官總兵。任公金川陣亡，勇略見袁隨園墓碑。子承恩，官提督。張大經，辛未武狀元。

善果寺，王漁洋有《獨遊懷葉文敏方藹》詩，尚有遊寺詩：「偶然偕素侶，佛日到香林。亭午無人

處，青苔滿院陰。三衣消瘦服，半偈妙明心。愛就魚山宿，蕭條寫梵音。潘稼堂末詩：「慈仁樓閣浸參差，幽賞無如此地宜。樗散人來休澣日，懶殘僧話劫灰時。一窗幡影看燒筍，滿院松陰聽弈棋。多少龍山泥飲客，籃輿風味有誰知。」查他山詩：「高林鳴枯風，院靜如潑水。時有杖藜僧，下階拾槐子。」寺有核桃數十株，題詠多未之及。

漁洋《居易錄》：「戊戌，觀政兵部，寓慈仁寺。梁曰緝熙乙未同年，本不相識，時以咸寧令行取入都，亦寓寺中，遂與定交。」按公《雙松歌贈許天玉》、《梁曰緝言輞川雪中之遊》、《竹枝詞》等篇，皆戊戌寓寺所作。漁洋有《詢劉公馭慈仁寺寓》詩：「窈窕禪宮掩，雙松歲月深。披衣聞石瀨，宴坐理朱琴。湖海三年別，雲霄萬里心。舅甥王衛似，相對發高吟。」蓋公馭亦寓寺彈琴，故云。

宋牧仲《筠廊偶筆》：「慈仁寺窰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

廟市見杞縣劉文烈理順書，與馬士英書並列。白仲調廷評夢鼎購劉書歸，曰：「不令與奸邪同列！」

漁洋《池北偶談》：「己亥於慈仁市上見「客氏拜」三字敝刺，朱克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予

笑曰：「使當天啓時，此一紙過詔旨遠矣。」又買正德錢二枚，背有螭虎形。」

宋牧仲上元過慈仁寺買得崔鴻《十六國春秋》、《天下名山記》，詩云：「華燈九陌挂春風，獨買殘編古寺中。蠟屐夙曾師謝客，絀書今始識崔鴻。窗間冰雪歸堪把，月下笙歌興不同。明日又愁公事擾，西曹讀律技偏窮。」

王橫雲《雜詠》詩：「慈仁寺裏海榴紅，却與江南色相同。移向小庭閒佇立，絳唇微語曲欄風。」又：「慈仁每月初兼五，松下朱闌列百塵。亦有公卿來問直，試評程尉幾文錢。」高念東珩《慈仁寺》詩：「二月招提到幾回，長松百丈羽幢開。市人熟識應含笑，又向東廊看畫來。」孫司空在豐《竹枝詞》：「臘後春前春未回，燕京臘月少花開。明朝十五慈仁寺，買得盆梅屋裏栽。」查他山慎行《飲嚴侍御曾樂鸞枝花下作》：「賣花聲裏過斜街，不記招尋月幾回。只有繡衣真愛客，印泥封酒必同開。」「僦居喜近慈仁寺，移得鸞枝隔歲栽。報到退朝今日早，東欄昨夜有花開。」

孔東塘尚任《燕臺雜興》云：「彈鋏歸來抱膝吟，侯門今似海門深。御車掃徑皆多事，只向慈仁寺裏尋。」自注：漁洋龍門高峻，人不易見。每於慈仁廟市購書，乃得一瞻顏色。故《古夫于亭雜錄》云：昔有士欲謁余，不見，以告崑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於慈仁書攤候之，已而果然。

慈仁廟市久廢，前歲復興，未幾仍止。蓋百貨全資城中大戶，寺距城遠，鮮有至者。國初諸大第宅，皆在城西，往遊甚便。自地震後，六十年來荒涼已極。近惟崇效、法源二寺春日看花，餘寺無問津者矣。若歸義、紫金，不能舉其名也。

慈仁寺毘盧閣，馮益都詩云：「寶閣峻崢嶸俯帝京，芙蓉西望削初成。龍窺方丈三更雨，天假重陽一日晴。入眼黃花矜晚節，舉頭鴻雁惜歸程。茱萸剩有仙人佩，池草何緣寄遠情？」田山薑雯詩：「千層佛火出層雲，面對西山正夕曛。老樹風懸鷓鴣宅，荒原草長駱駝羣。秋生沙磧寒應早，水下天津勢漸分。側耳秋城聞戰鼓，登壇重起舊將軍。」

汪鈍翁《說鈴》：「王十一遷寓慈仁寺，予往阻之曰：『子寓慈仁寺，不得不賦雙松詩，恐損子名！』王傲然曰：『寓不可不移，詩那可便作。』今集載《報國寺雙松贈許天玉》，蓋是歲移寓作也。歌詞雄偉沈麗，與題相稱。王既爲此言，而其後竟爾操筆。才人固自難量。」

姜學在於慈仁市上買得宣德窰青花脂粉箱，陳迦陵維崧賦《滿庭芳》詞云：「龍德殿邊，月華門內，萬枝鳳蠟熒煌。六宮半夜，齊起試新粧。詔賜口脂面藥，花枝裊，笑謝君王。燒菴翠，調鉛貯粉，描

畫兩鴛鴦。當初温室樹，宮中事秘，世上難詳。但銅溝漲膩，流出宮牆。今日天家故物，門攤賣、冷市閒坊。摩娑怯、內人紅袖，慟哭話昭陽。箱後歸揚，商寵姬。商寶意有詩。

程周量可則嘗撫慈仁寺松嘆曰：「長安諸賢率皆未登庾嶺，故使諸松浪得盛名。」亦賦雙松歌。王樓村式丹亦有長歌。

曹秋岳溶《九日登高》詩：「相憐皂帽俯長松，斜日蓬蒿古殿鐘。層閣蕭條飛燕雀，滿城蒼翠落芙蓉。烽煙天闊憑高恨，沙塞花寒對酒濃。江表何年還倦羽，此身終得伴孤筇。」

宋荔裳琬《慈仁寺看海棠作》：「維摩室外沙棠樹，疑是散花天女移。嬌靨最憐終半放，快遊不必定前期。蝶衣亂舞輕風下，鶯語流連夕照時。況有虬松堪徙倚，紅霞青籟晚參差。」

毘盧閣詩多名作。獨查查浦絕句「十三松下小回旋，傑閣毘盧尺五天。笑指盧溝橋上影，人隨車馬蟻銜連。」高念東亦寓慈仁，集有詩云：「緇塵不到梵王家，鈴語天風靜若譁。客久能詩龍樹偈，僧貧解餉虎丘茶。名山遙憶心先往，帝里重來鬢已華。棲鶴禪房原自好，一枝休羨上林鴉。」又《季秋登閣》詩：「野色橫今古，西風滿帝州。山寒雲外出，水遠日邊流。萬象秋皆靜，浮生倦亦休。長松

幽意愜，少爲夕陽留。」

明憲宗建慈仁寺爲母后祝釐，頒名畫百二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大毘盧閣高三十六級，長廊四週，城市郊原，歷歷可睹。仰瞻宮闕，如傍雲霄；俯眺西山，儼入襟袖。殿前雙松，當時已稱數百年物。東一株高四丈餘，偃蓋三層，濤聲滿天；西一株僅二丈餘，低枝橫蔭數畝，鱗皴爪攫，以數十紅架承之。阮亭作雙松歌，又言其下可置數十席。出總聖門爲海棠院，皆僧寮也。海棠榦數圍，亦元時物。閣後有窰變觀音，高尺許，寶冠綠帔，相極慈悲。寺前後凡七層。今毘盧閣改爲平殿三間，雙松竟輦入木廠。海棠院今廢爲染衣之所。惟窰變觀音尚存，仰荷睿藻題詠，珠龕寶座，裝飾精嚴，遊人瞻玩，輒不能去。乾隆己丑秋，同人往遊，予亦有句云：「聯鑣出訪慈仁寺，一帶荒畦種野蔬。髯叟久經悲火化，金仙聞已罷樓居。珠龕白定瞻慈相，翠竹黃花繞佛廬。怪底絳裙曳環佩，海棠月冷聽經魚。」《茶餘客話》《北墅緒言》：都門報國寺毘盧閣，內祀有觀音，蓋窰變也。明神宗時，李太后崇禮大士，欲得一磁相奉之，舉念間景德鎮窰中諸器化一莊嚴法像，綠衣披體，晏坐支頤，兩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輪梵字，篆法宛然。獻之闕下，懿旨命供於寺，俾都人咸知敬禮。

張晴峯衡，景州人，順治辛丑進士。官水曹郎，貧不能舉火。一日，貸錢過慈仁寺，見書，即買歸展讀，怡然忘饑。

歸義寺有遼初石幢，查他山詩云：「地作鄰人業，苔侵破廟墀，兩工碑背字，猶記會同年。」

《筠廊偶筆》：「宣武門外教子胡同永慶寺，最爲卑陋。僧文然居，祖師殿前白楊、古柏各二。」余寓北鄰時過訪，師室無他物。壁有聯云：「石壓筍斜出，巖垂花倒開。」乙卯，再過，已示寂。賦詩弔之：「古庵如空山，幽絕招提境。春風扣禪扉，斜日林間靜。小別二十年，依然磬聲冷。不見白頭僧，閒階踏松影。」

宋牧仲太宰《登毘盧閣飲樵沙道院》詩：「更從別巷訪樵沙，道院幽幽愜微尚。」院似在西城，俟考。

漁洋《過聖果寺看桃花》詩：「古寺尋春已後期，東風猶爲絳桃遲。禪扉靜掩殘春雨，細逐茶煙颺鬢絲。」寺亦俟考。

寄園爲高陽李文勤公別墅。其西墅又名李園，狄立人億於此設宴。見姜西溟詩。其後歸趙恆夫給諫吉士，改名寄園。沈心齋閣學詩云：「大隱金門侶，名園休沐宜。輞川摩詰畫，杜曲牧之詩。簾亞

文禽入，花陰碧蘚滋。家傳清獻鶴，夜靜獨知詩。〔胡南荅初夏小集有詩。查他山《九日遊》詩：「繁成曲磴疊成岡，高著樓臺短著牆。花氣清如初過雨，樹陰濃愛未經霜。熟遊不受園丁拒，放眼從驚客路長。亦有東籬歸不得，四年京洛共重陽。」給諫休寧人。子占浙籍，中式，被某劾之，謫官助教，久住京師，以寄園捐作全浙會館。孫宮允人龍《記》稱爲明冉駙馬月張園址，改爲寄園觴詠之地。後以父子異籍，被浙人劾奏，以寄園捐爲全浙會館。浙人建景賢祠以祀。人但知給諫作《寄園寄所寄》，其宰交城平寇及《續表忠記》，世無知者。

張匠門大受有《同顧俠君、王玉衡上巳載酒月張園》詩：「故人載酒城西地，狂客吹簫月上時。」王樓村有《匠門邀過寄園小集》詩，是匠門曾寓寄園。

教子胡同一宅，略有樹木，亦指爲寄園故址。王蘭泉司寇昶寓時，有蒲褐山房，勒詩於石。趙甌北翼比鄰而居，贈詩：「寄園本是吾家地，輸與高人占清閼。」

寄園有梨一株，逾常味。李高陽居時嗜之。後艾司寇元徵、徐漕帥旭齡、趙給諫吉士接住，餽以爲常。癸亥，梨大熟。甲子，高陽薨，梨隨枯。甲子，會辛卯同年在朝者於寄園，鄭山公、王阮亭、沈繹堂、李奉倩等二十九人。甲戌，惟鄭山公重、王涓來澤宏、王阮亭三人，尚列朝端。距辛卯已四十

四年。二則見《寄園寄所寄》。二十九人中，吾湖有姚陟山淳燾、沈維庵上塘，蓋辛卯備副，當時亦認同年。

趙恆夫初令交城，分校得馮雲驢，丙辰翰林，辛酉主江南試，拔胡任輿領解。胡向夢有「手弄雙元小天下」之句，久困公車，甲戌題爲《孔子登東山》章，試後謁趙於寄園，恆夫曰：「子必大魁」。廷對果第一。

松筠庵在炸子橋。庵不祀佛，塑幃頭神像，相沿爲城隍神。五月，擡像換水，結會立碑，既而寂然。庵僧將地私賣。丙午，楊給諫壽楠、李都諫融視城，訪知爲楊忠愍故宅。其時曹宗丞學閔、阮司寇葵生、鄭侍御激倡議鼎新，榜曰「忠愍故宅」，仍號松筠。司寇記略云：「讀公年譜，嘉靖丁未年三十二成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辛亥，陞兵部車駕司。旋諫阻馬市，廷杖謫邊。壬子冬，復武選司。癸丑，劾嵩下獄。是前後居斯宅者僅傳舍耳，而至今人心翕然，愛護保持，不忍暫輟。蓋公之靈爽，日在天地，雖煙雲草木，一榻蘆廬，猶令人繫思無窮，矧其退食休憩之所，曾焚香而修諫草者耶！」又賦詩云：「橋頭廟貌儼屢屨，每一經行感慨隨。竹院無僧閑啜茗，松窗命侶坐敲棋。兩朝事往留遺宅，一簣功完待紀碑。當日曾經丞相步，至今傳誦秀才詩。」按漁洋集中「筠」作「雲」，亦未指忠愍故宅。集云：「康熙庚申，高念東侍郎珩居松雲禪舍，馮益都溥過之，流連竟日。高賦詩云：「戶倚雙藤梵宇開，無人知

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答云：「隱几僧寮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相對渾忘却，祇識維摩是辨才。」予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重逢半日畫爐灰。他年古寺經行處，記取寒山拾得來。」又考徐司寇乾學題忠愍書畫詩云：「從此馨香輝鼎俎，至今巖谷鎖松筠。」似因是庵而及。漁洋撰《高公墓志》，「雲」作「筠」。

嚴宗伯我斯《登玉皇閣》詩：「城西傑閣俯晴空，極目凭闌興不窮。雙闕煙生縹緲外，萬山青在有无中。題詩舊日苔痕碧，著屐重來柿葉紅。莫惜登高佳節過，好攜尊酒送飛鴻。」閣在盆兒胡同。胡南荅《冬日侍李容齋夫子登城南玉皇閣》詩：「仙臺冬旭似春融，咫尺神霄帝座通。絳節葳蕤臨斗炁，羽衣婀娜激天風。亭空鶴放餘霞外，壑近龍吟一笛中。誰道玉清香案遠，姓名元識太微宮。」自注：是日丹壑醮壇。丹壑名孚青，十六歲己未入翰林。史胄司夔呈文定詩：「郎君館閣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是也。

王樓村式丹集《慈仁寺東揚州會館移居》詩：「大地鄰虛總一塵，冷官隨處可容身。栽花樹柵閒中事，愛酒憐詩我輩人。桑下豈惟三宿戀，槐陰也作兩家春。却思舊雨東西路，千萬還應更買鄰。」按揚館今在菜市口，離慈仁幾二里。劉大山巖《贈樓村移居》詩：「碧山堂裏老尚書，二十年前此卜廬。」

# 藤陰雜記卷八

## 西城下

長椿寺，明孝定太后建，以居水齋禪師，有滲金多寶佛塔，高一丈五尺。《燕舟客話》載：「小室藏佛像，中一軸黃綾裝裱，與他軸異；一繪九朵青蓮花，捧一牌，題曰『九蓮菩薩』，明神宗母李太后也；一繪女像，具天人姿，戴毘盧帽，衣紅錦袈裟，題『崇禎庚辰恭繪』，烈皇生母孝純劉太后也。」今祇存一軸，女像著千佛袈裟，金書「智上菩薩」四字，遊人赴寺展觀。康熙中，唐東江孫華《長椿寺瞻慈聖李太后御容》詩云：「明代修家法，徽音冠史編。宮闈風自肅，母后世稱賢。詔選良家人，恩承甲觀偏。婕妤常却輦，鈎弋乍披拳。奕葉盤根李，層峯太華蓮。」釋氏稱太后爲九蓮菩薩。觀津原近趙，沙鹿本鄰燕。赤霓騰光景，蒼龍降蜿蜒。祥來弓韞祭，兆卜玉簪全。用宋李宸妃事。冲聖初臨極，慈寧遂俛天。車仍從輦後，影不到簾前。壺教三宮穆，坤儀萬國傳。調元歸保傅，預政戒中涓。浴蘭公桑室，觀禾鈎盾田。經令鄧氏習，寵異霍家專。章武能循禮，陰鄉雅避權。珠囊銀管啓，帳殿玉鈎褰。妙畫臨吳絹，清詞灑蜀牋。丹青摩詰善，點畫茂漪妍。無事常游藝，多生本悟禪。繙經梵夾字，熬鼎水沈煙。金刹凌雲起，珠宮匝地連。中官領將作，內府出緡錢。寶相裝彌勒，仙真事偃佺。璧釭巧匠綴，玉釧鬼工鐫。蒼蘊開香域，伊蒲供淨筵。赤頰爭赴集，白足競駢闐。法乳三千界，慈儀四十年。恩施覃道俗，仁性及

飛蠟。武帳初辭御，銀臺遂上仙。通都簪素柰，薄海遏朱絃。方恨珠襦卷，俄驚玉璽遷。定陵風瑟瑟，  
 娘廟草芊芊。佛土三生願，堯門一夢遄。神孫誰似續，緇侶當曾元。社飯多年冷，關齋宿世緣。儀容  
 猶宛在，天帝忽胡然。紺髮分螺細，金姿像月圓。一椽留世守，再拜肅心虔。長信繁華歇，靈光浩劫  
 延。千秋金粟影，常並法幢懸。」乾隆壬午紀侍御復亨、蔣太史士銓、王員外顯曾偕先君儀部公遊長  
 椿寺，見后像殘破，醮資裝裱，貯以錦匣。蔣詩云：「聖像勒石傳琳宮，觀自在身太后容。丹青畫本世  
 罕觀，京師梵宇分頒同。城西舊有長椿寺，玉軸猶存尚方賜。袈裟瓔珞天人裝，靈氣浮空花雨墜。金  
 粉半脫目有神，老僧略識娘娘尊。當時諸佛避寶座，今日故紙黏梁塵。昔輔神宗持國柄，外有江陵內  
 慈聖。諒闇不負託孤心，嚴憚同欽蒙養正。曉漏聲中呼帝起，長跽讀書寧恕爾。不須定汝作官家，須  
 知汝亦都人子。煌煌慈訓天下平，帝長唯賴張先生。九州富强天子孝，報恩崇佛工繁興。黃金布地  
 恩難答，嘉靖求仙換家法。一時庫藏散浮屠，請看堂中多寶塔。後來帑盡煩征輸，國戚助餉多加誅。  
 皇兒泣隨菩薩去，六宮齋醮無時無。可憐酣睡太妃側，萬曆初年還共憶。世宗神祖善功垂，仙佛如何  
 難殺賊。嗚呼往事莫具陳，重裝寶相開金輪。槐花落盡香煙冷，麥飯誰人念老身？」城西  
 寺古仍前朝，大祚長椿創椒殿。秋風葉落祇樹園，金塗銅塔光明見。真容一幅妙蓮花，圓姿替月開生  
 面。當時布施出東朝，史言鉅萬貲無算。斯地纔存劫後塵，華鬘四照香雲散。母乃繁興土木工，豈知  
 別結人天案。定陵冲幼作天子，宗社危疑從此始。大柄手付張先生，五更講讀呼帝起。西城擊劍亦  
 偶然，家法森森必罪己。大婚成禮旋移宮，含飴弄孫吾老矣。慈母何因種福田，民安物阜即生天。官

家已享昇平運，那不皈心結佛緣。宮鄰金虎一朝隔，坐令門戶操戈鋌。蜚書再出逐元老，赤挺一擊歸  
瘋顛。政府調羹意良苦，得似江陵初政否？寒食明年憶老身，淚痕空灑昭陵土。君不見風煙臺榭小  
侯家，轉眼銀鐙緹騎遮。聞道九蓮親示現，請看千佛繡袈裟。」漁洋《居易錄》：「予過長椿寺，見慈聖  
李太后及田妃像，皆白皙豐美。田像有怨容。」徐華隱嘉炎有《展田妃像》詩：「妙相生前寫，幽宮異日  
同。先攜茂陵盃，後傍鼎湖弓。」東江詩不兼及，時已無存。

長椿寺爲讌集之地，潘稼堂未有《和重九益都公集長椿寺》詩：「纔陪秋楔過山堂，又赴離筵到竹  
房。隨地黃花皆栗里，有人皂帽憶鱸鄉。籠紗句入禪心妙，煨芋身貪佛日長。容得逍遙稱大隱，侏儒  
不用笑東方。」漁洋戊辰入都，總憲立齋徐公邀飯長椿寺。同集者相國馮公，刑侍高公，健庵徐公。

胡南荅會恩《雨後過長椿寺夜集》詩：「花宮過驟雨，暑月似涼秋。積水空無際，遙天翠欲流。星  
花穿樹動，人語隔池幽。永夕抒清嘯，忘機一唱酬。」野屐乘涼發，禪關向夕開。聽詩逢舊侶，燒燭  
話深盃。槐雪虛檐落，松風古殿迴。坐來衣露滿，清絕讀書臺。」又《毘羅閣》詩：「獨立珠林縹緲樓，  
憑闌顚氣接皇州。東連瀛海帆檣集，北望居庸紫翠浮。黃鵠青冥千里暮，疏砧碧樹九門秋。塵勞擾  
擾斜陽外，悵望巖棲隔舊遊。」

朱竹垞《送梁藥亭佩蘭長椿寺聯句》詩：「九日倏已過，姜西溟濕雲漫四郊。森森長雨垂，朱竹垞颯颯虛檐梢。病葉戀冷枝，梁藥亭驚鳥盤空巢。晨興踐夙約，陸射山攬袂皆貧交。勝引雙樹林，魏禹平宛若深山坳。藤縮三秋蛇，張漢瞻槐舞千歲蛟。頽柿迸露實，朱梅人金英坼霜苞。紅的的吳萸，陳叔毅碧茸茸秦芄。瓦溝竄鼯鼯，湯西厓戶網牽蠨蛸。蘚深鼯屬伏，查梅餘篆古蒲牢哮。粥魚晝浩浩，俞大文牆鷄午膠膠。光景欬明晦，姜眺覽窮槽櫟。新耐綠滿竿，朱晚菘黃充庖。豈意青豆房，梁俄頃羅嘉肴。鳴薑贖紫蟹，陸題糕餘彩貓。子鵝新韭配，魏鮮鯽枯荷包。已見雉膏登，張况有兔首鮑。分曹玉鈞射，朱角力骰盤拋。急觴易沈頓，陳緩帶便爬抓。一飲動一石，湯載號或載呶。同聲唱者和，查含意漆在膠。五言乍妥貼，俞十手爭傳鈔。雖乏韶濩音，姜肯使下里殺？合并洵匪易，朱顧我中心忤。歸帆艤舫，梁別騎籠鞞鞘。邈迤陟荒岡，陸邪許褰長笈。免泣卞和璞，魏且誅宋玉茅。草縛不借履，張泉酌呶然匏。檳榔蕉椰荔，朱都蔗菱菰茭。鷄頭祖竹萌，陳翠羽官梅梢。熟知江鄉樂，湯莫厭潮田礲。招隱邱中琴，查勵志賁上文。豈必馬足塵，俞逐逐營斗筲。姜」

陳其年《重陽登高》詩：「楔日從遊萬柳堂，序成欲擬右軍王。好秋又過茱萸節，野興還尋薜蘿鄉。望入關山情倍迴，閒餐茗粥話偏長。濁醪粗飯身強健，爲補登高到上方。」《戊申九日登長椿寺妙光閣》詩：「與汝妙光樓聘望，他年無著與天親。」陳澤州集：《妙光閣爲龔芝麓尚書建登覽有作》云：「尚書遊屐經行處，夕照殘花寂寞紅。」馮益都有九日登閣詩。今閣久傾，重建未果。沈心齋閣學涵《避

暑阮氏園亭用少陵遊何將軍山林十首韻詩：「莓牆紆匝，紺宇聳雲霄。」自注：園在長椿寺左，今則荒蕪空地，盡蓋官房。阮氏未識何人。徐華隱有《陪合肥夫子招集妙光閣度曲看花》二律。

毛西河有《陪益都夫子長椿寺觀劇》詩：「春色融融起化城，棟花風發坐來清。當軒一奏開元樂，滿院如聞上苑鶯。」張匠門大受有《妙光閣看丁香花用昌黎出遊詩韻》。韓文懿有《戊午春讀書長椿寺》詩。今丁香繁茂，樹下可設數席。惟律僧戒攜酒榼，觴詠無聞。查他山《步入一莖庵登妙光閣》詩：「偶然聯客袂，隨意叩禪關。門徑忽新改，居僧出未還。一尖城上塔，幾點樹頭山。此處宜看雪，危梯約再攀。」又《同荊州兄過一莖庵飲香林亭下》詩：「尚書別業改，香火付蘭若。」注：亭爲合肥宗伯所葺。今莫可考。

弘衍庵在醋張胡同。漁洋《與施愚山看海棠》詩：「韋杜城南十萬家，東風處處酒旗斜。不知冷節匆匆過，猶見僧樓一樹花。」木魚聲靜佛香遲，日午風簾自在垂。好是維摩方丈室，恰逢天女散花時。《庚午重過感懷愚山》云：「十年不見謝宣城，目極澄江遠恨生。白首重吟枯樹賦，江潭蕉萃庾蘭成。」紀太僕復亨曾寓此庵。

門樓胡同。陳紫瀾宮詹浩《移居》詩：「數卷殘書一酒瓢，移家東去尚西郊。略無根柢萍浮水，不

費經營鵲有巢。知己忽成千里別，歸期久愧北山嘲。右安門近尋芳路，且喜春風上柳梢。」

憫忠寺詳見《日下舊聞》，名篇絡繹，不及複載。昔謝文節枋得北來，羈寺中，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不食而卒。王漁洋《弔宋謝文節公》詩：「勤王信州兵，買卜建寧市。一片曹娥碑，墮淚女兒子。」近見《卜硯集》，知公建寧橋亭買卜。一歛硯，程文海銘，永樂中出土，三百年流傳至天津周月東焯寶藏，臨終，贈查中丞禮，攜之至京，遍徵名輩題詠，多七古長篇。紀太僕復亨詩云：「建安山下公潛走，徒旅奔亡惟石友。側足橋亭卜肆中，玄黃血盡淚餘紅。相看故國俱何處，墨湧蒼波卷朔風。北去淒涼公不返，墓田寒雨空碑版。同心賴爾表艱貞，遍刻夷齊作誌銘。遠過一片寒陵石，留伴千秋玉帶生。滄桑閱世如公在，記得庚申渡遼海。一時球璧感興亡，敲火還飛紫電光。醉客滿堂誰敢唾，開簾起坐月如霜。贈來死友珍逾玉，猶見當時交信錄。見《疊山集》。」姚貞庵汝金詩云：「盈尺橋亭硯，曾司卜筮功。五靈求兆吉，七聖告途窮。嘆息金甌破，摩挲玉帶同。結鄰依李相，譯梵陋房融。當日遭時否，飛塵到處蒙。摧殘留碩果，隱遯學冥鴻。蟄室藏龍尾，清流映彩虹。墨濡蕉葉白，吟泣杜鵑紅。忍死因慈母，辭徵自潔躬。那堪身向北，祇有淚流東。柴市人同義，香臺佛憫忠。更無薇可食，還假石相攻。臧功姿猶潤，丹鉛手已空。堅牢完劫後，轉徙老寰中。燕俗黃金貴，查侯綵筆工。偶然尋舊雨，對此緬貞風。珍重寧緣物，流連默抱衷。之官珠乍返，插架卷仍充。俄報良朋逝，方增遠思恫。意應仍趙璧，膽似語秦銅。幽壤知心早，遺孤治命崇。半千年璞在，一萬里

誠通。此段關臣友，都能見始終。我詩非苟作，名教在磨礪。「餘詩見畢秋帆制府刊本，篇長不錄。

愍忠寺石壇，傳爲唐太宗征高麗回瘞戰骨處。趙甌北翼詩：「一區開作塹，萬骨聚爲屯。豈乏功臣狗，兼多君子猿。生無半面識，死比並頭婚。聊免羣烏啄，差無餓虎蹲。結蒲工不暇，裹革例難援。」

寺旁明末侍御趙讓殉節葬此，未及議恤。乾隆二年，御史傅爲訐奏請賜諡忠愍，建景忠庵。滇人即作會館，一時徵詩甚衆。《筠廊偶筆》：「憫忠寺見唐貫休畫阿羅漢十六軸，最奇古。」今恐無存。

聖安寺。漁洋同施愚山、宋牧仲聯句。竹垞在寺餞曹檢討，稱寺藏金元帝后及旃檀佛像，詩有：「畫壁商喜留，吳裝何詭麗」、「絕筆追顧陸，瓔珞雜佩璫」等句。崇效寺在柳湖村西，名流競遊。竹垞過寺詩云：「繚垣途轉曲，入寺淖初乾。尚有殘僧在，同尋斷碣看。白花秋細細，紅棗晚攢攢。更上荒臺望，遙山五髻盤。」宋牧仲《秋日同人遊聖安、崇效二寺》詩：「柳湖古寺市南頭，芳草閒房處處幽。歲月已同遊伴改，依然文讌此中留。」妙像旃檀拜古芬，消磨往蹟幾斜曛。老槐自是金源物，不與長楸入舊聞。《日下舊聞》載楸遺槐：「無塵別境許重尋，崇效寺楊忠烈題「無塵別境」。異代翻教託慨深。滿壁清詩不厭讀，王式丹劉巖翰墨愜余心。」王樓村式丹詩：「尚書清興屬蕭晨，野寺煙光洽主賓。莫訝門前駐

車馬，官場自有愛閒人。」已公茅屋足茶瓜，記得長安客裏家。五十年來重俯仰，當檐一樹馬櫻花。宋公五十年前寓寺植花，今合抱矣。」琳宮畫像事依稀，碑版苔花冷夕暉。多少停驂惆悵處，不須重問李宸妃。」撲棗僧寮隔市塵，縱橫墨跡照秋旻。孟津聲價當時重，未抵楊公千載人。寺僧藏王覺斯草書。」曾趁春光碾小車，松龕風葉又秋初。巡檐繞柱看題句，前度劉郎我不如。春初偕劉大山題寺壁，大山有「小車行處草初生」之句。」吳荆山士玉詩：「哦松朱夏湧秋濤，蕭寺涼生興轉豪。舊是城南聯句處，滿天詩色碧雲高。」繆湘芷沅詩：「停雲回憶殿西頭，種樹參天翠色幽。五十年來一彈指，松風解帶復句留。」湖煙柳翠杳難尋，槐老楸荒落照臨。小隊初過挑菜圃，緇徒送出棗花林。」郭于宮元鈞詩：「牆上籠詩有碧紗，十年芋火舊僧伽。聖安寺是尚書寺，不讓佳名擅棗花。」王漁洋改崇效爲棗花寺。」宋山言至詩：「憶陪蠶尾老尚書，棗剝空庭月上初。草色依然僧磬冷，夢回忽復十年餘。」田樂園需有《同孫子未過聖安寺觀畫壁，慧明上人出王文安公所遺飲器，貰酒相餉，晚歸記事》詩：「侵曉連騎出，遠至柳湖村。雨過天初霽，瀼瀼溪流渾。山僧立板橋，揖我入寺門。荒草埋石徑，殘碑插松根。披薛辨文字，代歷唐宋元。況有丹青手，商喜畫壁存。像設三十六，位置如弟昆。上人頗好事，禪榻開清樽。先輩貽飲器，歷歷飲酒痕。醉後擬題句，留跡傳祇園。應不讓畫史，兼可招吟魂。嵇阮耽逸趣，斜日行將昏。晚涼上馬去，秋塍蟬聲繁。」按聖安寺金元帝后佛像，久移他處。寺有好僧遁跡，伏法後，今惟一僧。寺雖修整，古物蕩然。入門蔬菜盈畦，間植花卉，門前樹影參差，想見柳湖風景。崇效寺四季多花，遊屐頗盛。然「無塵別境」，不知何時洗去。寺藏拙庵和尚紅杏青松照，時康熙庚午，漁洋、竹垞、王昊

廬、查他山、陳香泉、孫松坪俱有題句。漁洋集稱：拙公智樸《盤山志》，雅有體裁。贈詩悉錄卷中，百餘年墨瀋如新。圖書姓名「少司馬印」、「引首肅臺」。方丈有王覺斯鐸大書「靜觀」二字，時順治丁亥，王年五十六。同遊者孫枚先廷銓、宋玉叔琬、趙韞退進美。吳天章《崇效寺雪塢上人種竹》詩：「崇效窗前竹幾竿，移來依舊碧檀欒。敲風忽醒三生夢，過雨真添五月寒。龍奮九霄驚霹靂，鳳翔千仞愛琅玕。塢中多少峨眉雪，好養靈根歲歲看。」陳澤州有《崇效寺看棗花書雪塢詩後》詩，有《棗林寺門遇袁杜少》詩。漁洋又有《甲戌五月望日，宋山言至邀過崇效寺，訪雪塢法師看棗花同賦》詩，又《雪中懷拙庵》詩：「東望盤山三百里，年年結束負行勝。」是拙庵乃盤山僧，常來駐錫。雪塢則崇效住持。徐華隱與雪塢倡和尤多。田山薑亦有《坐雪塢三語軒茶話》詩。一僧何幸也！

阮吾山《法時帆學士舊藏詩冊跋》：「三十年前，余從廟市購一詩冊，皆己未博學鴻詞翰林賦送邱季貞洗馬回淮南之作。詩翰各有可觀，凡八人：海鹽彭羨門、平湖陸義山、嘉興徐華隱、任丘龐雪厓、東明袁杜少、長洲馮方寅、寶應喬石林、山陽李公凱也。乾隆戊申秋八月，法時帆學士過余寓齋，出此冊見示，亦前數公手蹟。蓋同遊崇效寺看梅之作，惟羨門、石林二公不與焉。按邱洗馬南歸，在康熙甲戌之秋，距己未已十有六年，諸公尚同在館中。其看梅諸詠，未署何年歲，然詩中稱義山、華隱宗伯學士，公凱爲學士，蓋已在癸未以後。是時羨門已歷少宰，石林先以言河工事罷歸，距甲戌又十餘年矣。是數君子於同年中氣誼彌篤，白首如新，有足多者。城南荒刹，歲暮衝寒，半月兩過，淹留竟日。緬

冷客之勝致，足見前輩風流。而雪塢上人，手種雙梅，待名流之屐齒，皆可作日下舊聞傳也。時帆與余圍坐土埭，展翫移時，覺百年前風會人物，宛乎可想。倘將此一冊留廟寺中，俾與《青松紅杏圖》同作山門之寶，寧第結一重翰墨緣已耶！時帆式善今大司成。

接葉亭在爛麵胡同中間，湯西崖少宰居焉。賦詩云：「中丞宰木拱，大令宿草深。」注：「四十年前，傅雨臣感丁中丞居此，沈礪房大令嘗寓云。」西崖詠齋中草木至五十二首，可謂蕃矣。雍正時張南華鵬翀居之，賦小集牛字韻八首。乾隆丁巳，沈椒園侍郎寓，吳少司馬應棻招同人讌集首倡。徐恕齋以升贈侍御詩：「牀休論上下，廊各占西東。詩派追初白，官情共軟紅。」又《感懷次吳少司馬韻》：「騶唱衝泥到，荒亭感昔年。風流穿樹石，裙屐已雲煙。涼月匳開鏡，深杯鯨吸川。槐花蒼砌滿，好句讓羣賢。」周西隄天度《感懷》詩：「青棠如綫草如煙，閱世真成浩劫前。日下林皋解若此，人間壇坫益淒然。蝸行蠹壁餘殘壘，蟲網疏窗罷輶絃。熟客不來賓從散，春風夜雨落苔錢。」極寫荒涼之景。後爲查中丞禮、祝芷塘德麟寓，稍葺治，倩王蓬心宸繪圖徵詩。沈東田世楓詩：「愛此幽棲地，偏居官巷中。入門風迹在，小坐市塵空。叢篠輕煙碧，長林落照紅。漸看秋爽薦，疏處引清風。」芷塘賦詩，李羹堂調元八疊和韻。如：「百年魚藻思詩老，一日鶯花付史公。楸樹前庭韓句裏，桃遮小徑杜詩中。」雨屣送僧蓮寺近，夜爐留客竹牀寒。醉裏功名付桑落，夢中富貴說槐安。」俱佳。今歸吳漪園太史裕德。

蓮花寺樹林蒼鬱，門徑極佳。《舊聞》不載其名，似是舊庵修整。今爲述職大吏行館。

接葉亭對門大宅，爲華亭王文恭公頊齡舊第，堂曰「錫壽」。公曾孫紹曾、顯曾入詞館，公孫祖庚保定太守，謁選道員。癸未，宴丙辰同徵鴻博劉文定、曹文恭秀先、王廷尉會汾、楊侍讀述曾、申副憲甫、陳太僕兆崙、錢官庶載凡八人。文定詩：「人間盛事傳衣鉢，天上榮光屬斗台。」謂太守繼文恭舉詞科。時惟秀水朱稼翁稻孫亦繼竹垞而舉，海內惟此二人。錢官庶繪《七清圖》。太守補任宣州，示袁隨園枚，亦同舉者，因題尾云：「酒置平津閣，燈明錫壽堂。風前懷祖德，雨後對花光。人老衣冠古，園深水石蒼。分箋賡白雪，還似詠霓裳。」有客登黃閣，武進。無人不白頭。八仙才詠罷，五馬復南遊。庶子丹青妙，羣公翰墨留。蕭疏松菊意，莫忘歲寒秋。秦西壩座師爲太守增餞送宣州詩：「控縱名韁四十霜，霓裳詠後賦長楊。一樽上相歌驪曲，八座中朝半雁行。」亦指錫壽堂譙。

爛麵胡同水月庵額，爲孟津王無咎書。張匠門大受有《寒夜同顧嗣立、彭廷訓集水月東院，聯句送吳舍人》詩。

增壽寺西有懺園，乃王文靖公弟中丞燕別墅。萬柘坡光泰詩云：「小巷大街東，園基近佛宮。殘

蟬斜照後，獨鳥亂煙中。樹老藤全白，籬荒棗半紅。曲池無寸水，彈入雍門桐。今更荒廢，老樹猶存。毛西河詩，已見《吳略》，不錄。

顧俠君嗣立寓有晚翠閣，查他山詩云：「依稀宣北坊西角，鴻爪留泥我亦曾。」似在西便門街，無存。

漁洋《與鄭山公登九蓮閣》詩：「憑闌試騁望，遠近一寒林。不見西山色，蒼茫雲外深。」向聞閣在長椿寺妙光閣之後。今圯。

妙光閣建自合肥尚書。近見《定山堂集》，乃姬人善持君所作，即所謂橫波夫人也。歿殯長椿寺中。尚書《清明感悼》詩云：「石火平催白首春，芳蘭折盡感芳辰。布金園闕忘家儉，炊玉心枯念客貧。化去魂歸無色界，悲來佛是有情人。讓他簾外雙飛燕，又見垂楊碧草新。」又絕句：「生辰歲歲炷名香，幢蓋蓮花繡妙光。」橫波仲冬三日生辰，恆於閣中禮誦，故云。

張黃門惟赤字螺浮，有新園在棗林街。合肥尚書過飲詩云：「柳市城闔百尺居，棗林街裏一囊書。」螺浮有「十年霜雪老黃門」之句，一時名流爭和。尚書《觀螺浮侍史龍梭演劇》有「翩若驚鴻矯

若龍」句，是時久任黃門，遂有園林聲伎，亦足以豪。

西城飯廠設增壽寺，錢飲光澄之到京寓寺詩：「一路風塵滿鬢華，解鞍便宿老僧家。房留官坐監施飯，店與人開帶賣茶。庭樹午餘時繫馬，鐘樓日落亂棲鴉。五更不睡驟車過，鐸響鈴聲枕畔譁。」知康熙初年，施飯即在此寺。

顧俠君嗣立家吳中，有秀野堂，京寓宣武門壕上，背郭環流，雜蒔花藥。查查浦顏曰「小秀野」，並題云：「一片波光拂檻流，西山晴翠壓牆頭。書聲燈影微茫裏，差勝蘇州隔秀州。余寓比鄰。」俠君自題云：「數間小屋傍城西，紙閣屏風新品題。堪笑生涯同燕子，春深到處好添泥。」草堂春柳正鬢髻，芍藥紅蘭漸著花。生怕夢歸難識路，却教移得到京華。」按壕上今上斜街，寓址莫考。余質官廨七年，藤蘿成陰，丁香花放，滿院濃香，不得已而遷去。留別詩云：「秀野遺踪杳莫尋，藤蘿滿架護清陰。七年蝸寄匆匆別，嘉樹婆娑悵最深。」

丙辰鴻博徵士來京，若杭堇浦、周蘭坡長發、申笏珊，恆集接葉亭。周送翁朗夫照詩：「懶眠古巷聯裙屐，接葉高亭發嘯歌。」

## 藤陰雜記卷九

### 北城上

龔芝麓尚書寓宣武門左，有香嚴齋。海內文人延致門下，歲暮，各贈炭資。馬甸臣世俊下第，無以卒歲，袖文質公。讀《而謂賢者爲之乎》篇：「數亡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功名復以賄始」等句，淚泫泫墮，曰：「李嶠真才子也。」贈金八百，并延譽之。明年，辛丑狀元。所謂「八百孤寒齊下淚」者，公足當之。朱竹垞輓詩：「寄聲縫掖賤，休作帝京遊。」蓋紀實也。

宣武門街右爲陳少宗伯邦彥第。堂曰「春暉」，屋有藤花。文簡公丙午自粵還朝，見花盛放，賦詩。今屋歸全浙會館，藤花尚盛。

宣武門外河名銀灣，王文安鐸所題。孫松坪《中秋》詩：「碧漲銀灣類影娥。」

商寶意盤癸卯拔貢，至京，寓香爐營，見歌者林建中。後二十年遇淮上，賦云：「我從弱冠游神京，儼居曾記香爐營。密通往還潘太史允敏，談諧跌宕倪先生。君時方下黃門榻，衡宇相連寶不雜。」

醉倒常遺玳瑁簪，歌闌猶照珊瑚蠟。」

海波寺街爲金文通之後第，有古藤書屋。康熙初年，御史何蕤音元英寓此，名丹臺書屋。王橫雲未遇時，飲屋中詩云：「龍門百尺邈難登，喜到高齋對古藤。少長題詩紅葉共，高低點筆石欄憑。敬通跌宕因文史，北海風流在友朋。更春柏臺增氣象，邇來霜簡劇威稜。」汪蛟門懋麟詩：「護持傳太傅，燕賞愜尚書。留得清陰在，重爲水部居。」康熙丙辰，朱竹垞有《飲何少卿藤花下》詩。甲子，檢討自禁垣移居，有藤二本，有《寓齋小集六言》，又《小集送人》詩：「我攜家具海波寺，九月未槁青藤苗。夕陽倒影射欒柳，此時孤坐不自聊。」又《錢梁孝廉佩蘭》詩，又《紫藤花下作遲湯上舍右曾》詩：「欒葉綠如傘，藤花紫滿檐。」又《欒聯句》、《寒夜賦火箸》詩、《花下醉歌送吳、魏二子聯句》。至己巳，移槐市斜街。詩云：「不道衰翁無倚著，藤花又讓別人看。」

漁洋戊辰來京，竹垞邀飯古藤書屋，食鮓魚半翅，甚美。觀米海岳《研山圖》，作歌。蔣京少景祁有《集竹垞太史古藤書屋分賦·惜黃花》詞：「露明秋樹，煙寒蔬圃。御堤邊，正蕭蕭柳梢堪數。散髮玉堂仙，遯跡金門侶。招好友，四圍芳俎。簾衣風舞，蛩聲夜語。落蘋花，又疏疏六街涼雨。此別會何時，美景誰留取？最惱煞、麗譙催去。」同賦者黃庭、姜遴、陳枋、蔣運昌。查他山詩：「整妮牙籤萬卷餘，誰言家具少於車。儻居會向春明宅，好借君家善本書。」又《同竹垞、西厓、他山、藥亭四人聯

句詩，又《閏夏共飲限藤檉二字》詩：「曲巷居相近，迴欄到每憑。爽開尋丈地，陰合兩邊藤。幽事披襟愜，新詩計卷增。醉探杯底綠，涼影落層層。」「碧草柔牽蔓，紅花細著檉。客稀成雅集，屋老稱佳名。淦淦雲催暮，疏疏雨放晴。家園風景似，只是少啼鶯。」

《曝書亭集》：錫山聽松庵僧人性海，製竹火爐，王舍人紱愛之，爲作山水橫幅，並題以詩。歲久爐壞，盛太常因而更製。流傳都下，李西涯輩多爲吟詠。顧梁汾典籍，又仿遺式製爐。恆歎舊圖不可復得。及來京師，忽見之成容若侍衛所，容若遂以贈焉。丙寅秋，梁汾攜爐及卷過予海波寺寓，適姜西溟、周青士、孫愷似三子亦至，坐青藤下，燒爐試武彝茶，聯句成四十韻。

甲戌元夕，趙恆夫吉士《飲于中翰章雲漢翔古藤書屋》詩：「一曲新翻出酒樓，春來六日趁人留。豸臺共指紅燈擁，蠶陌羣酣白粥流。坐嘯三休叢桂老，居停五易古藤留。自嗤舊物堅牢甚，歡譁吟傳四十秋。」自注：「寓爲金文通甲午舊邸，遞傳龔芝麓宗伯、何蕤音侍御、朱竹垞太史，以及于中翰，五易主矣。予俱叨飲其中，爲之志感。」

宜興蔣京少景祁居時，孔東塘尚任詩云：「太傅吟詩舊草堂，新開蔣徑自鉏荒。藤花不是梧桐樹，却得年年引鳳凰。」自注：「京少寓此，嘗與阮亭先生過談。其地爲金、龔、朱故寓云。」孫松坪致彌《移

寓詩云：「一枝許寄即吾廬，莫笑生涯瑣蚌如。堂駐翠華傳太傅，楣留銀榜憶尚書。」時與王雲岡同寓。管青村楡詩：「王猷與共孫登嘯，宋玉堂爲庾信居。」時爲康熙庚辰以後，寓公俟考。今古藤靠壁，鐵榦蒼堅，古色斑駁，洵百餘年物。特屋未宏敞，大第已析爲三四。宅西偏賃施小鐵同卿朝榦，移居時，余贈有「依稀詩老留題處，想像賓筵載酒餘」之句。繼而知古藤在東鄰余姓屋內。訪之，主人繪圖示客。近人王楓亭給諫友亮有題句，惜未及錄。

朱竹垞集：《馮檢討勗招諸同年集六枳園對菊》詩：「可怪南鄰馮檢討，則似在海波寺街。」

傅謹齋副憲爲許移寓方壺齋，相傳爲田山薑故寓。吳白華司空贈詩云：「夾巷笙歌喧北里，殘年冰雪愛南榮。」又云：「詩翁例作鴻臚長，乾牒論才價未低。」田時官大鴻臚，傅爾時亦長鴻臚云。

《亞谷叢書》云：「京師戲館惟太平園、四宜園最久，名亦佳。查家樓、月明樓其次。比年如方壺齋、蓬萊軒、昇平軒最著。」今考諸園俱廢，查樓僅存木榜。惟方壺齋屢易新名，人尚稱爲方壺齋；城西僅此一館，春初尚盛，在永光寺西街。

永光寺本元刹，梁藥亭佩蘭寓。與朱悔人、宋山言醉後放歌。爲北城粥廠。吳鑑南璜隨父樸庭

寓寺側，生子，商寶意盤寄詩：「原是釋迦親抱送，永光古寺翠微僧。」庚辰成進士，由農部任知州，徇木果木難。吳超亭別駕與宗題其遺集云：「早年聲譽動長安，一卷梅花九陌看。朱邸賜蓮宵禁肅，永光擊鉢曉鐘寒。坐依荀席衣曾接，立並程門雪未乾。猶憶瀕行瞻馬首，短亭惜別勸加餐。」

王漁洋《同人集河樓下》詩：「下直經旬髮不梳，河樓高會翦春蔬。已喜綠蒲藏睡鴨，更燒紅燭射游魚。」御河楊柳盡飛花，露葉煙條拂狹斜。十五年前曾繫馬，數株初種不勝鴉。」樓似在西河沿，今絕無酒肆，但有銀樓。

姜西溟《湯西厓移居》詩：「椿樹前頭巷，先生卜宅成。」似今之西草廠胡同。又「吳突煙通舍，查溝水過灣」，謂吳元朗曠、查聲山昇皆鄰並。又「吾老欣同巷，歸休願息關」，故傳西厓嘗借西溟馬出門，西溟戲贈有：「終朝何太苦，駝水又駝湯」之謔。

保安寺有奇石，梁少司空敦書寓寺前，移置庭院，名曰「垂雲」，作歌。阮司寇吾山《和移居》云：「曾有詩翁屐齒經。」自注：「此地爲漁洋山人舊居。」見《邵青門集》。漁洋自題得樹堂詩：「老樹空庭得，堂因老樹名。」未審即此宅否？

邵青門長蘅與阮亭尚書書：「奉別將十年，回憶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門，諸君箕坐桐陰下，清談竟夕，恍然如隔世事。清景常有，而良會難再，念至增惆悵也。」又自序：「憶己未客都門，寓保安寺街，與阮亭先生衡宇相對。愚山先生相距數十武，陸冰修僅隔一牆。偶一相思，率爾造訪，都不作賓主禮。其年寓稍遠，隔日輒相見。常月夜偕諸君扣阮亭門，坐梧樹下，茗椀清談達曙。愚山贈行詩有云：「蹋月夜敲門，貽詩朝滿扇。」蓋紀實也。」

椿樹三條胡同，汪文端公寓，以所藏「快雪時晴」帖顏齋，曰「時晴」。公後賜第東城，申拂珊副憲甫接住，賦詩。沈雲椒初和詩云：「花底春風敞數楹，清華水石舊知名。簾陰虛受池光合，琴響疏傳竹韻并。高唱登壇凌白雪，小齋數典紀時晴。結廬豈必尋邱壑，早有雲煙拂袖迎。」

查查浦嗣琛有《同楊崑木中訥移寓半截弄》詩：「衣篋書囊不滿車，傍誰池館覓新華。雲離翠岫原無主，燕值雕梁便是家。隨地可賒邀月酒，有錢先買探春花。故園不是無茅屋，夢裏寒梅一徑斜。」

徐蘋村侍郎邸，齋名「野航」，陸侍講肯堂繼寓，顏曰「懷鷗」，自題「舫齋」。徐恕齋以升詩：「虛舟卻與前因證，亦是懷鷗亦野航。」先是，查查浦《題懷鷗舫》詩：「繡額珠簾覆玉缸，障風先護碧油幢。」

冬來愛近長安日，開了南窗上北窗。」查他山詩：「江湖宛在小窗前，便欲從君借榻眠。夢作白鷗歸未得，鱸鄉亭外水如煙。」

秦鑑泉學士大士，壬申狀元，寓半截胡同。庚辰，庭產芝草。長君芝軒承恩中式，作《瑞芝》詩。庚寅，又茁一芝，次子承業中式，賦《後瑞芝》詩。又有「芝是科名草，恩爲及第年」之句。余壬午以課藝就正，蒙有張湘曉之褒。未幾，假歸不出。芝軒今開府關中。

陳文簡公元龍愛日堂第，在繩匠胡同西，有園亭，通北半截胡同，似是錢少司寇維城宅，今歸查氏。

查查浦癸巳使廣東還京，仍移半截舊寓。詩呈湯西崖院長、周桐埜宮端。湯則南鄰，周則舊寓此宅。詩：「縷絡藤梢架未蕪。」注：「中庭紫藤，係宮端手植。名起渭，貴筑人。」

齊次風侍郎召南，移寓半截胡同，賦詩八首，阮裴園檢討學浩與弟澂園學濬和韻。巷南逼近橫街，夏日又從橫街移居賈家巷，即陳句山兆崙舊宅。原宅又爲齊接居。疊韻八首，有「晨夕好趨前輩召」句，謂張月槎漢、沈勉之榮仁、張南華鵬翀、李玉洲重華、彭芝庭啓豐寓皆鄰近云。句山移住粉

坊，又疊前韻，有「兩髯公據東西壘」，謂南華與周石帆長發寓占東西。「三館人聯遠近坊」，謂同館寓宣武門南約三十餘人。杭堇浦世駿和作，俱見本集。

王文貞公崇簡有青箱堂。沈白漣受宏詩：「西園地接紅塵陌，東第門開白玉京。」容園見孫松坪詩。怡園跨西、北二城，爲宛平王文靖公第。寶朋觴詠之盛，諸名家詩幾充棟。胡南荅會恩《牡丹》十首，鋪張盡致。石爲張南坦所堆，見於《池北偶談》。查查浦集有《公孫枚孫景曾庚辰招同年飲怡園》。時已非全盛。讀湯西厓《怡園感舊》詩：「朱門幽寂似巖阿，璧月圓來兩度過。今日城南韋杜少，舊時池上管絃多。花纔婉婉經秋未，人願娉婷奈老何。頽却玉山拋寶盞，不須重唱百年歌。」汪文端《感宛平酒器》詩：「華屋難追金谷盛。」注：「怡園毀廢數年。」是爲乾隆戊午。此後房屋拆賣殆盡，尚存奇石老樹。其席寵堂「曲江風度」賜匾，委之荒榛中。今空地悉蓋官房。相傳吾鄉沈麟翁太史少遊京師，被酒過橫街，值怡園諸姬歸院，失避，以爆竹炙面而歸。故先君上元絕句云：「宣南坊裏說遺聞，丞相園林步障分。猶記笙歌歸院落，一時憔悴沈休文。」

熙寧壬子清明，東坡看花於錢塘吉祥寺。洪武壬子清明，楊孟載看花於西江省掖。時去坡公三百年，賦詩追憶。序末云有「爲後三百年張本」語，雍正壬子清明，去楊公三百六十年，吳江王載揚藻邀同人會於怡園，客爲沈麟洲元滄、丁靜者凝、張得天照、李世份鍾僑、楊蔚友炳、劉延清統勳、彭翰文

啓豐、顧小厓成天、商蒼雨盤、沈慎旃延芳，凡二十人。彭、商俱有和詩，見本集。

雍正辛亥三月，任少司馬蘭枝假怡園集庶常會課，以《賦得「花枝照眼句還成」》爲題，陳文簡賦詩云：「午橋舊接瀛洲路，授簡登堂盛事新。」

徐愴園司寇《碧山堂雨中宴同館諸公》詩：「積雨衝泥會故人，高齋當暑似蕭晨。十年冉冉存雙鬢，百感茫茫集一身。緱嶺仙人曾憩洛，高陽才子正遊秦。今朝佳宴逢休暇，莫厭當筵酒淺頻。」時王瑁湖頊齡豫回，許生洲孫荃視學秦中。孫妃瞻同作云：「飲同河朔興偏狂，炎夏先秋五月涼。暑去天容金谷酒，雨深人坐碧山堂。十年蓬鬢星星改，一座蘭紉款款芳。更席再謀傾細酌，那辭扶醉繞迴廊。」考碧山堂在繩匠胡同，今改作休寧會館。屋宇軒敞，爲京師會館之最。其南其北，昔爲秦文恭師、姜度香司寇、劉司農宅，當日自合而爲一宅，故能容滿堂珠履。漁洋假歸，門人黃叔琳、李先復、胡閏錢於碧山堂。查他山《飲徐尚書碧山堂花下》詩：「謝公別墅近城濠，載酒曾陪飲興豪。不料故人還客此，猶能折柬致吾曹。商量未定將歸燕，搖落何堪舊種桃。并墮平生知己淚，廿年塵土一青袍。」劉大山巖詩：「碧山堂裏老尚書，二十年前此卜廬。」讀之並有對此茫茫之感。孫松坪有《冠山堂呈健庵先生》詩：「宣武門前卜築寬，過從忘却在長安。」或即碧山。橫街有第，乃怡園之一隅，向爲王氏世守，後賃張總憲若澁、吳少宰嗣爵。韋約軒中丞謙恒自黔回京，再入詞館，賃住怡園，廢址尚剩四

松，乃構亭於松石間，顏曰「四松」，并栽花樹二十餘本。賦詩云：「半畝荒園枕碧苔，小亭容我日裴徊。斷無熱客侵書幌，合有門生共酒杯。松石尚能邀月到，鶯花偏爲逐春來。平津車庫尋常事，漫說當年蠟淚堆。」又構有椒書屋，方桃杏盛開，屋又轉售。住只年餘，留別詩：「知道主人將去汝，故將顏色媚春風。」次首云：「不知接葉成陰後，誰記山翁手自栽？」

北半節胡同有聽雨樓，相傳爲嚴分宜東樓，前後即其故第。汪荇洲侍郎曾寓，見王樓村集。近章約軒中丞自四松亭移居。有醉經堂、古藤書屋、得石軒、松石間精舍、槐蔭館、綠天小舫、桐華書塾。九日同人送吳白華司空使楚，分體賦詩。今歸查氏。其南爲吳興會館，自是樓旁餘屋，紀太僕復亨以「清遠」名其堂，公車賴以棲止。先是，吳少司馬應棻寓順承門街東井書屋，捨宅爲館不遂。孫宮允人龍另覓地，工未及完，假歸，詩：「轉爲枌榆籌未了，草堂花徑幾時新？」嗣又闢地擴館，吳比部巖植藤，今已滿院。王觀察鑾植槐，余題句云：「初白槐窠問有無？槐街更憶小長蘆！風流二老前型續，消夏聊將種樹娛。」館近不戒於火，癸丑修整復完。

東井書屋，吳眉庵司馬宴客，示《嶺北集》，杭大宗詩：「官因右部論兵偉，詩比東坡過海奇。」常以秋日召客，名曰秋盤，酒具曰犀槎。徐觀察以升詩：「每羨秋盤嘉，醇醪泛犀槎。」張太史映斗有《犀槎歌》。又得墨紗蕉幅，張之齋牖，因名蕉窗，賦詩亦極一時觴詠。後歸紀太僕、費學士南英。今屋已

成墟，東井亦枯。

廠西門外爲南北柳巷。徐愴園出都，韓慕廬、王橫雲送至柳巷，口占賦贈：「柳市涼吹送客颺，高談二妙有新辭。」二公乃司寇壬子所取士，故云。南柳巷對魏染胡同，查他山集：「槐窻不能容，遷居魏染胡同，西鄰棗樹垂實，故名棗東書屋。張匠門、繆湘芷於此餞飲。」又吳文簡公襄舊宅，賜額「蘭藻」尚存。沈東田方伯寓此。東有飼鶴軒，後祝芷堂德麟、曹劍亭錫寶俱居，相傳爲吳梅村祭酒故宅。湯西厓少宰亦寓，有聯云：「旁人錯比揚雄宅，異代應教庾信居。」迤南大宅，金檜門總憲第，有一經齋。

查他山集有：「宮友鹿寓孫公園，與唐實君、楊崑木同巷。贈句云：「牆頭過酒傳鄉語，花底移牀夢故山。」」

毛西河會鴻博同年於衆春園，各賦一詩，未知其地。偶見李子實筆店招帖，開設衆春園口，乃即今虎坊橋西炭廠。昔時勝地，不知何時始廢。又徐司寇有《邀陳說巖太宰虎坊橋南別墅》詩，朱竹垞有《虎坊南園聯句》，今橋南下窪，盡荒塚矣。

竹垞己未同徐檢討鈞移寓虎坊橋，輯《瀛洲道古錄》。查他山《別譚都諫瑄》詩：「宣武門東舊宅，虎坊橋畔憑欄。可惜手栽紅杏，花開又讓人看。」似皆橋西賃宅。閻恭定循琦廓而大之，繼居者王韓城、趙副憲。

湯西厓《宣武門東城下曉行》詩：「老去應官有底忙，未明先起攬衣裳。人從鴉鵲聲中出，路入輪蹄影裏長。牖下已添秋水勢，城陰初散曉煙光。隔河樓上花枝好，尚護重衾半篆香。」自是西河對岸城根，今禁行車。

孫松坪集：「徐虹亭鈞檢討寓齋，阮亭少詹舊寓也。庭中老椿二株，近百年物。招飲賦詩云：「嘉樹經秋未減陰，夕陽霞影落杯深。地偏只許詩仙住，句好長留醉客吟。甫里夢牽蓴菜滑，明湖書憶鯉魚沈。憑將盡取藍田墅，古木城坳共盍簪。」似又一宅，非保安寺街。

## 藤陰雜記卷十

### 北城下

萬善給孤寺東，呂家藤花刻「元大德四年」字。倪給諫國璉聯句：「一庭芳草圍新綠，十畝藤花落古香。」商寶意詩：「萬善寺旁呂氏宅，滿架古藤翠如織。鐵榦誰鑄大德年，模糊辨是元朝植。」今屢易其主，藤尚無恙。

田司農雯《古歡堂詩話》：「己未予領冬曹節慎庫，自橫街移居粉坊巷。先至其處，督奴子搬家具。悶坐久，作詩題壁，有「牆角殘立山薑花」之句。俄而漁洋至，見而和之。遍傳都下，和者百人。原唱云：「東野家具少於車，學打僧包何爲家。一捆亂書十瓦鉢，奚奴負走如奔驪。小巷偏塞同破寺，鄰人指說來官衙。自操箕帚掃土銼，糊窗吹紙西風斜。雨淋屋塌堆瓦礫，牆角殘立山薑花。日暮天寒驗霜信，匣飛禿樹啼老鴉。短檠無油月相照，二更三更城鼓過。魚目鰓鰓不睡，直從萬古尋義媽。」陳其年序云：「一官落落，竟無百花潭上之莊；八口搖搖，何來萬里橋邊之宅。相逢詹尹，惟話卜居；不遇伯通，誰爲賃廡？鹽甌醬瓿，頻憂觸於宣武街前；豚栅雞棲，幾轉徙於崇文門外。每因賒酒，慣惱鄰翁」；只爲擔書，恆吁老僕。此烏飛三匝，先生既自起而嘲；鷓借一枝，衆客亦同聲以賦

也。〔近彭芸楣尚書元瑞與戴篋圃太常第元官翰林時易居，亦用此韻。蔣茗生和之。《宸垣記略》〕  
因崇文門句，指爲東城。按詩明云橫街移居，奚奴負走，則爲粉坊琉璃街無疑，不必泥崇文句也。

毛西河四屏園送吳郎中歸里，賦詩。園在橫街口，內荒塚纍然。

施愚山移寓寄宋牧仲詩：「書聲不敵市聲喧，恨少蓬蒿且閉門。此地棲遲曾宋玉，蘇牆零落舊題痕。」《曠園雜志》：「己未愚山寓邸寄雲樓下老梅，四月開四花，俄而報至，施與高詠俱入翰林。南鄰孫卓榜眼、茆薦馨探花，皆同里人。是科四月殿試，果符四花之兆。」

琉璃廠，正月遊人雜沓，名曰逛廠。鮑西岡鈔《春遊詞》云：「車駐雕輪馬駐鞭，手拈瓜子步差肩。排門盡啓君平肆，趁賺癡兒問福錢。」《叢脞書多卷帙殘，幾人著眼笑酸寒。南沙畫片香泉字，幅幅裝池骨董攤。」料絲羊角燦成行，簇帛堆紗錦繡裝。歲歲燈棚變新式，鼇山結撰到西洋。」像生花草捻泥人，鼓板笙簫小店陳。風景不殊吳語雜，勾人情緒武邱春。」

延壽寺，宋徽宗北來寓此。趙甌北翼弔詩：「牟駝岡下去匆匆，旄葛曾歌此寺中。花石綱空成艮岳，鐘魚界豈是離宮。兩河有地更新主，四海無家作寓公。遺跡不須悲古刹，黃龍北去更途窮。」往

事無端感靖康，但知割地少周防。削瓜疆土蝸爲國，厝火君臣燕處堂。空有同聲呼少帝，絕無一戰作降王。可憐問寢循家法，古寺猶傳禮佛香。謂欽宗寓愍忠寺，時來問安。

汪鈍翁集：「京師豐臺西河沿，皆與同人習遊者。病中追賦：『芍藥坡前賣酒家，曾攜車騎醉春華。誰知老向空山裏，猶夢豐臺十里花。』病懷衰骨兩支吾，記得年時卧酒墟。借問河邊攀賸柳，也應憔悴似人無。」

吳梅村琉璃廠詩：「琉璃舊廠虎房西，月斧修成五色泥。遍插御花安鳳吻，絳繩扶上廣寒梯。」

琉璃廠東，遼御史大夫李內貞墓。誌稱葬於京東燕下鄉。乾隆三十六年工部郎孟補亭濬監督窰廠，空地瓦礫中忽露人腿一條，緝兇未獲。四處挖掘，因得李內貞墓誌，僅載官御史大夫、生卒、葬於京東燕下鄉海王村。知琉璃廠遼時爲京東鄉村，海王之名始見。因亟爲封墓摹碣，并乞朱學士筠作文勒碑。李爲晉人，孟亦晉產，事有巧合。余時同官水部，曾見命案，數月獲兇，即廠外居民妬姦支解，屋小不克全埋，將腿擲入廠內云。此案見《水曹清暇錄》，《宸垣識略》微有舛誤，因改正之。

廠東門內一宅，相傳王漁洋曾寓，手植藤花尚存。近程魚門晉芳移居，以詩寄袁太史枚，有「勢家

歇馬評珍玩，冷客攤錢問故書」之句，袁笑曰：「此必琉璃廠也。」因記商賈意移居，萬晴初訪之，見門對云：「豈有文章驚海內，從無書札到公卿。」萬曰：「此必商公家矣。」

孫公園後，相傳爲孫退谷侍郎別業，前爲安州陳尚書第，後有晚紅堂，吳白華司空官翰林時賃住。公謙座師王文莊公，戲臺聯云：「地近春明，憶當年甥館清娛，幾聽後堂絲竹；序先秋楔，幸此日師門暇豫，共陪高閣檐帷。」蓋宅爲茶陵彭大司馬維新舊第，公乙丑及第後，於此贅姻。宅後一第，有林木亭榭，沈雲椒侍郎寓焉。有蘭韻堂，詩云：「匝地清陰三伏候，參天老樹百年餘。」

興聖寺在琉璃廠南。胡南荅有《大雪步至興聖寺，訪沈存田一揆同年，用東坡聚星堂雪韻》。近潘榕堂司馬汝誠寓寺，雪中召客，亦用聚星堂韻。胡、潘前後丙辰進士，亦巧合矣。孫松友梅一夕六疊原韻。

劉文定師初寓橫街，《移居》詩：「兩堆故紙壓肩頰，牆角搜羅到短檠。豈是全家多道氣，載來雞犬亦同行。」僕夫忽報趨朝早，小樹鬚鬢夜氣濃。此去天街多半里，驚心幾杵丑時鐘。」

程文恭景伊第在橫街，有綠雲書屋。文定題云：「仙雲童童覆瑤席，仙人展坐春無跡。笑認窺檐

老樹枝，此是吾家道南宅。」

鐵門宣城館，施愚山故宅。王漁洋過感詩：「暮天黃葉落，一過西州門。無復高人迹，空聞鳥雀喧。新阡思掛劍，舊館憶開樽。南望澄江水，誰招屈宋魂？」

座師王文莊公，初寓韓家潭。七月二十五生辰，每於中秋前後張樂邸第，燕乙丑同年及門生。其戲臺對聯最爲精切。憶己丑歲則云：「十七夕彩滿蟾宮，廣隔夜霓裳舊曲；廿五載班聯鵷序，萃當年蓉鏡羣仙。」庚寅歲則云：「壽宇覃禧，借緱山鶴舞餘籌，更譜瑤笙諧鳳吹；晚香勵節，集蓬島鵷班舊侶，重翻霓羽侑鸞觴。」堂曰「寶言」，因太夫子文山先生著《寶言堂家戒》。書室曰「夢舫」，因夢憶西溪而名。比鄰外郎營，爲徐文穆公本第，昔延文山先生課諸子，文莊隨侍。後徐氏以第歸文莊，甫興作，而賜第護國寺，因售作全浙公產。「凜存堂」額尚在。

曹文恪秀先第在米市胡同。癸巳，仿真率會，邀程文恭公、嵇文恭公、吳恭定公紹詩、總憲張公若澐、大司寇崔公應階、少司馬蔣公元益，戊戌再集，易以漳浦蔡公、周文恭公煌、總憲羅公源漢，有「七人元旦五百歲」之句，朱石君先生以「二老同年十九科」爲對，指蔡公也。

四川營四川會館，相傳秦良玉勤王至京，駐師於此。後改石芝庵，旋作會館。王樓村集有《石芝庵》四律，而不及秦事。京師亦別無石芝庵。記以俟考。

櫻桃斜街，阮都諫應商寓。姪學浩入翰林，吳文簡襄贈詩：「斜街舊雨憶黃門，六十年來老弟昆。」

靈椿坊李鐵拐斜街，黃侍郎叔琳父卜居，夢祖授以小鉞，侍郎果巡撫浙江。庚午，重赴鹿鳴宴，新同年蔣苕生士銓呈詩云：「玉筍爭傳少日身，新城門下獨嶙峋。舊家標格真龍鳳，弱冠文章老斲輪。極美科名周甲子，斯文壽考應星辰。漁洋弟子今存幾，霜雪垂肩第一人。」名宦功成鬢已斑，大夫致政許歸閒。高馮寶鏡藏金背，裴楷天官說玉山。學士半生春夢過，尚書七十白衣還。年來吉月趨朝便，履道原居輦轂間。」注：「文端祝八十詩：「高門列戟邁金張，鼎望崆峒戴斗鄉。甲第日邊光化里，午橋都下集賢坊。渥注早聘臺驄步，棣萼俱傳榜藥香。看取德星歌壽愷，華簪接席笏堆床。」嚴海珊呈詩：「曾爲揖客老難忘，聞得如今鬢未蒼。宗派別開黃魯直，典型猶見蔡中郎。詩鐫五季行之遠，史埒《三通》志最詳。嘆息帶經堂已圯，叫殘鷓鴣草痕荒。」公昔受業新城，爲刻《詩話》、《史通補》。子孫科甲繁盛，自同年觀察符綵亡後，漸不振矣。」

城南刺梅園，士大夫休沐餘暇，往往攜壺榼班坐古松樹下，觴詠間作。譚舍人吉璉任郡延安，同官於此祖餞，聯句五十韻。高太常層雲繪以爲圖，詩載朱竹垞集。又竹垞《同何侍御元英飲松下》詩：「禁煙高柳遍龍潭，未得同遊祇自慚。小榼春風攜最好，又騎驄馬到城南。」又《刺梅園餞陸進》詩：「刺梅園裏青松樹，笑我重來竟白頭。」孫松坪致彌詩：「好覓南鄰朱檢討，典衣還醉刺梅園。」

陳其年《祖園》詩：「誰割龍潭景，添成物外遊？」徐儋園《飲楔祖園》詩：「舊遊農壇西，紫閣鬱連畛。入門問邱壑，憑欄紆勝引。」似又一祖園，非右安門外祖氏園亭也。

黑龍潭，康熙中爲讌遊之地。徐儋園、王橫雲集俱有詩。胡南荅九日集潭詩：「夕眺清秋望眼寬，客中令節思漫漫。空潭木落龍眠靜，斷磧霜黃雁陣寒。北望雲霞雙闕迴，西來紫翠萬峯攢。朱門多少題餞興，誰向荒郊載酒看。」張匠門大受遊黑龍潭，地爲新城尚書遊讌處，賦詩云：「可惜尚書去，城南日影斜。高亭一悵望，林外總歸鴉。」

黑窩廠登高詩充棟，不過寫景。惟漁洋四律，蒼涼沈鬱。《精華錄》不選，全錄於左。詩云：「寒雲蕭瑟古今哀，攜客同登萬里臺。宮闕蒼茫生返照，山川突兀入銜杯。風高九塞悲笳起，木落三關朔雁來。惆悵東籬兄弟在，故園黃菊背人開。」對酒當歌勸濁醪，紛飛木葉下亭皋。談經江左中朝貴，戲

馬彭城六代豪。銅鼓雄師開瘴癘，朱方新戍亂波濤。蒼然平楚商風裏，咫尺雲天首重搔。」「大漠東來走令支，山河明滅影參差。滹沱濁浪凌秋急，碣石寒雲出塞悲。九日登臺思郭隗，十年長事少袁絲。重來擊筑商歌苦，菊蕊楓彫又一時。」「蘭蕙初薰拂素波，佳期渺渺奈愁何！憑高且盡燕姬酒，異地長爲楚客歌。廢苑人稀衰草合，諸陵秋老夕陽多。遠遊寂寞湘潭侶，欲盡雲旗問九河。」「國初亦是讌遊之地。芝麓尚書花朝讌集，又招汪苕文、王阮亭、李湘北、陳其年、饒董玉虬，以秦州雜詩分韻。徐愴園集有《陳說巖太宰招同竹垞、西溟、黑窰、廠最高處燕集》詩：「張幄以禦風，重氈覆青油。芳茵藉促坐，曲几羅庶羞。」「似支搭帳幄，未有亭閣。今日窰臺僅一土阜，間有茶肆，遊人陶然亭歸，在此小憩。」

城南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矣。徐虹亭鈇《菊莊詞話》：「白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台孫同飲龍爪槐樹下填詞。」「則其地在當時亦名流履齒所必經也。飲槐下，竟日清風謖謖，可以忘暑。陳黃門寓保安寺，傍亦有雙槐軒。孫司空在豐《飲龍爪槐下》詩：「槐綠陰陰花事稀，到來庭翠欲侵衣。龍蟠車蓋橫空態，鳥啄林芳自樂飢。錢落沈郎榆筴滿，風隨謝女柳綿飛。薊門長嘯還攜酒，拚得如泥醉不歸。」「

龍泉寺二巨鼓，王文靖所置。宋牧仲太宰嘗偕諸名輩風氏園看松，回至寺中倡和，詩皆長篇，王

樓村、官友鹿尤擅場。至雍正時，鮑西岡有《悼松》，時已無存矣。

沈心齋閣學涵集：戊子春杪，僉憲勞介巖之辨、汪涵齋少司農晉徵、孫樹峯少宗伯岳頌、張劬齋少司寇睿、朱近庵少京兆□□，年皆七十，舉五老齒會於陶然亭。用「人生七十古來稀」爲起句，詩：「人生七十古來稀，五老同時逸興飛。名並香山非去國，數逾商皓更忘機。花開金谷扶殘醉，曲奏霓裳駐落暉。自是昇平多勝事，年年高會傍巖扉。」乾隆戊子，沈東田方伯世楓在京，邀陳太僕兆崙、周學士景桂、朱鴻臚續經、傅副憲爲訂作五老會，亦奇。

查他山《遊陶然亭》詩：「望遠村東緩轡遊，忽從飲馬得清流。黃塵烏帽抽身晚，白露蒼葭洗眼秋。風偃萬梢鋪井底，日斜雙鷺起城頭。誰憐一派蕭蕭意，我是江南不繫舟。」自注：「余寓城南道院，在望遠村，去亭二里。」陶然亭建於江藻爲工部郎監督窯廠，有記勒石。百餘年來，遂爲城南觴詠之地。名家集中，多有登覽之作。如鮑西岡《清明》詩云：「花枝姪姘柳傿傿，傍郭人家上塚多。遠樹日晴山露影，迴塘風颭水生波。草芳野徑裙腰合，木蔭空亭屐齒過。選勝知誰閑載酒，妬他畫榼與香螺。」近人詩以曹習庵仁虎「穿荻小車疑坐艇，出林高閣當登山」爲絕唱。吳鑑南璜詩亦佳，載《隨園詩話》。

己卯重陽前一日，董文恪公邀蔡殿撰以臺、陳光祿孝泳、先大夫遊陶然亭，即事有作。先大夫敬和云：「清秋又見菊花黃，佳日登臨憶侍郎。獨聳吟肩參末席，齊開笑口說重陽。觥籌交錯傾三雅，風雨爭飄忽滿堂。最似奎章虞閣老，白頭騎馬興飛揚。」

癸未九月十三日，吳白華、曹習庵、程魚門、阮吾山、趙璞函文哲、陸耳山、吳稷堂省蘭，集陶然亭作展重陽會，送董東亭潮假歸海鹽，聯句五十韻，纏綿悱惻，不減竹垞刺梅園送譚舟石詩。佳句如：「延緣穿葦雪，陵緬俯松濤。疊磴依林峭，迴闌架石牢。塔痕紅峯嶽，峯影翠岬嶠。笏室苔鋪繡，弓哇菜摘芼。餘甘分綵柿，殘繡上花糕。」寫景工緻。東亭歸即下世。今惟白華、稷堂二侍郎存。

陶然亭又名江亭。春秋佳日，宴會無虛。亭前廊以軒楹，可容小部。汪訥菴啓淑夏日招水部同人會飲，是日大雨如澗，雨聲與笙歌相間，亦春明所罕遇也。翌日記之以詩。

各省公車至京，場後同鄉宴集。吾鄉向在陶然亭設宴，飲酒論文。孫宮允人龍、嚴都諫源燾、吳比部巖在座，尤轟飲盡致，不醉無歸。此舉四十餘年不廢。自庚寅以後，余倡議，應京兆試亦循此例。章湖莊銓會必有詩。庚子秋讌詩云：「高秋爽氣入高樓，放眼雲山藉此遊。桑梓誼均座上客，荻蘆環似水中舟。德星聚共文星炯，吳下人爲日下留。預識榜花開四照，聲名爭奮鳳池頭。」甲辰會詩：「暫

借江亭作下菰，芳郊勝集共提壺。席間高會枌榆社，檻外平懸清遠圖。萬里歸來聯舊雨，三年老去認今吾。出守寧夏，降補來京，迴思七度隨裙屐，惹起鄉情到五湖。」

風氏園古松，見於諸家題詠。高文良其倬賦長歌：「濃陰數畝自周遮，橫列十人容坐語。」不知何年翦伐。繆湘芷沅集：「風氏園旁數武有武家窰，與黑龍潭相對。水木清華，渚潏環互；風日澄霽，宛似江南。李總憲柎將於此移築廣陵館，仙去，不果。丙戌重過，悲從中來，賦五古一章。」今黑龍潭左右一望黃沙，夏秋芟蘆叢薄，誰復知有風氏園者。

嚴海珊刺史，暮年赴滇，邀姚礪圃陶然亭話別，有無花無水遇不以時之感。刺史未幾即卒。姚哭以詩云：「無花無水黯消魂，空對春風倒酒樽。今日陶然亭上坐，寂寥詩境與誰論。」

沈東田方伯就養京邸，秋日步至陶然亭，以楹帖「慧眼光中，開半畝紅蓮碧沼；煙花象外，坐一堂白月清風」爲韻，成十四絕句，手書壁間。

陳無軒焯，肄業成均，館虎坊橋韓城王公邸。宋芝山葆淳作《湘管齋圖》，題屋宇韻七古，一時和者甚衆。朱笠亭炎諸君又合作一圖，無軒答詩云：「名齋竊取湘東竹，落紙煙雲輯瑞玉。雲巢華亭董椿

捉筆先樹石，濃陰漬破莓苔綠。酌翁海鹽陳樽接手起坡陀，上作峯巒下川谷。閣外清森桐百尺，莘園錢塘王學淳遠寄孤高目。芝山補竹小松錢塘黃易松，各擅所長非節錄。嗣是，歷遊南北，和者數百人。無軒自疊韻至三十首，錄爲《湘管聯吟》。齋雖構於苕西，圖則始於都下。余於乙卯至齋，壁有沈芥舟《瀟湘八景》，足與《湘管》並壽矣。

辛亥八月秋，法時帆式善會己亥同年於陶然亭，即席賦詩。伊墨卿秉綬二律，超妙擅場。詩云：「年光如水判流東，莘鹿聞歌似夢中。今雨都來聯舊譜，秋山相對坐春風。蘆花傍渚搖空碧，楓葉穿雲露晚紅。共是五更聽鼓客，蕭齋難得一尊同。」山外秋雲抱郭飛，僧仍老圃築場歸。看花最憶玄都觀，走馬猶疑慘綠衣。我輩酒懷殊卓犖，雨餘天氣漸霏微。若尋簪帽當年桂，聞道蒼蒼已十圍。」

### 【校記】

〔一〕慣惱鄰翁 原刻本「惱」誤作「腦」，逕改。

〔三〕《宸垣記略》 應爲《宸垣識略》。

# 藤陰雜記卷十一

## 郊垆上

出東便門，循河五里爲雙林寺，林木蔚秀。查他山《秋飲雙林寺河亭上》詩：「共喜聯鞍去，精藍古垆邊。斷橋花底鷺，高岸柳陰蟬。野意迎涼爽，秋容得雨鮮。昔遊吾自詘，塵土夢三年。近年邱侍御文愷查糧駐此，余曾往訪。」

朱竹垞有《嚴侍郎沆招集吳氏園亭》詩：「八驕曉出郭門東，避暑間園河朔同。山簡賓寮攜沼上，謝家裙屐滿亭中。微涼高柳虛檐日，過雨新苗隔岸風。四坐傳杯渾不醉，主人先已百分空。」

毛西河請假，同年餞於沙河門外。朱竹垞賦長律二十韻，中有云：「曉雨千門散，新泉五牖聞。花光晴淡沱，峯翠遠氤氳。祖席移帆影，回塘蹙水紋。」則是東便門外，而非沙河明矣。

田山薑受以工部郎分司大通橋，九日泛通惠河，繪圖，歌云：「賤子行役鈍無用，老牛服箱鞭不動。軋軋泥塗垂轡銜，白汗翻漿四蹄重。五閘瀨激長河通，一橋雲聳白塔共。中流破版鳴鶩船，搖

櫓唱籌日倥傯。官帖倒耗水衡錢，短車苦捉天庾貢。一百七十萬石米，常抱東南民力痛。自春徂夏風日佳，吏人趨走蠻觸鬩。夾岸柳花半篙水，何暇延賞作清供。重陽料峭西風急，老菊叢開燕麥種。客來快馬著輕衫，大呼上船氣豪縱。崖崩禿樹黃葉翻，瓦罌濁酒白衣送。捩柁開頭百丈牽，欵乃無聲雙蹇鞵。長年三老不曾識，赤脚奴子爲此弄。豈是操舟張水嬉，但同打鼓騎屋棟。可笑茲游亦草草，蕭騷野態集騶從。日暮入城寒雁來，輭塵撲面同一夢。郁生爲寫秋泛圖，我欲作歌招屈宋。「曹貞吉題云：「官河浩蕩城東隅，舳艫銜尾舟人呼。五閘屹屹蓄水利，奔流直下跳圓珠。九日已過氣蕭瑟，田郎治具招我徒。方舟次第羅几案，琉璃色映紅氍毹。微風舒舒旗脚轉，波浪淡折鞞紋粗。鳧鷖亂流唼苕藻，枯楊夾岸森千株。欵乃聲中魚網急，恍惚身入江南圖。溪橋小市足鰕菜，人聲往往雜燕吳。巫峽灘平水清淺，牽以百尺驅兩驢。諸君觴行乃無算，發狂大叫驚僮奴。潞河浮圖倏在眼，峭帆恨不凌江湖。返棹扳蘿登古堞，蒼然秋色來平蕪。夕陽欲下寒山紫，迴光激蕩紛有無。結束短後上馬去，城頭暮笳吹嗚嗚。」朱竹垞題九言詩云：「田郎與我相識今十年，新詩日下萬口爭流傳。黃塵撲面三伏火雲熱，每誦子作令我心爽然。開軒示我《秋汎圖》五丈，鴨頭圖畫宛似吳中船。大通橋北官舍最湫隘，箕筭升斛囊橐羣喧闐。他人對此束縛不得去，田郎掉頭一笑浮輕漣。疏花蒙籠兩岸渡頭發，蹇驢蹶躓百丈風中牽。五里十里長亭短亭出，千絲萬絲柳枝楊枝眠。當其快意何啻天上坐，酒杯入手興至吟猶顛。慶豐閘口只有此渠水，未知經過誰子曾涸沿？倉曹題注名姓不可數，似子飛揚跌宕真無前！長安酒人一時賦長句，我亦對客點筆銀光賤。篷窗寂寞不妨添畫我，從子日日高詠

《秋水》篇。近年圖鬻於市，爲馮編修集梧所得，更徵時人題詠。

城東捲地黃埃，一過大通橋，見水，頓覺心曠神怡。故二牖泛舟，都人目爲勝遊之一。昔汪訥菴郎中啓淑《招水曹同人春日泛舟即事》詩云：「夾岸修楊綠帶煙，寒驢解挽橈頭船。鄉情暫釋塵襟爽，灰洞原來別有天。」葛衣疏爽水風涼，弭楫時聞杏子香。蘆葉蕭蕭蛙閣閣，恍疑睡起魏家塘。」余和詩云：「十里迴塘愛倚橈，柳絲菰雪扇輕颺。塵中暫領江鄉趣，恍泛煙波十四橋。」寺指雙林鼓柂遲，一灣清淺路透迤。筆牀茶竈安排好，艇子呼來似總宜。西湖船名。「戊申視東城，因公再泛，繪圖記事。同年韋約軒謙恒詩云：「鳳城東去草如茵，春水初生漲麴塵。吟遍垂楊千萬縷，渾忘身是畫中人。」鄉思頻年入夢牽，煙波長憶橈頭船。一篙忽見桃花水，茗雪居然到睫邊。」伊雲林朝棟集唐云：「繞城波色動樓臺，誰喚分司御史來？看弄漁舟移白日，須成一醉習池迴。」百壺那送酒如泉，隱隱飛橋隔野煙。春水船如天上坐，多應吟盡夕陽川。」水煙松色遠相依，白鳥啣魚上釣磯。幾度木蘭舟上望，近來詩客似君稀。」法時帆式善詩云：「石橋東去水雲濛，千點桃花雨一篷。多少詩情傳畫裏，春愁不繫柳絲風。」生平愛上釣魚船，不著蓑衣不扣舷。今向先生乞雙槳，江天佳處便流連。」昨歲曾題《秋泛圖》，即馮鷺庭所藏《田山薑潞河秋泛圖》。寒塘衰柳半糝糊。而今新綠依稀在，誰是當年舊酒徒？」余自題云：「倉曹秋泛憶山薑，漫比芳踪題柱郎。春水方生時更好，花鬢柳眼撲輕艎。」

湯西厓《大雨出廣渠門》詩：「滑滑深泥沒膝初，長安街市欲生魚。艱難去馬來牛跡，蕭瑟盲風凍雨餘。但覺人間盡虞坎，不知何處是高車？隔林燈火冥濛起，恐有幽人內讀書。」又《新寺》詩：「一徑陰濃舊荔牆，偶隨清梵贊公房。松梢細滴長廊雨，佛院微明小炷香。空自布金施長者，至今紈扇賸昭陽。百年興廢須臾事，意蕊心花入道場。」

黃金臺，相傳齊化門外土阜。名作如林，曹實庵貞吉《滿江紅》詞云：「落照蒼然，空掩映、荒臺數尺。憶當日，君臣之際，悲哉昌國。七十二城如解籜，功成翻削英雄色。讀先生一紙報燕書，爲沾臆。碣石畔，風蕭瑟；即墨下，牛騰擲。笑安平奇計，兒童能識。騎劫庸才何足道，可憐戰血凝深碧！問千金馬骨倩誰埋，邯鄲陌？」

左安門外韋公寺，宋牧仲《遊安親王園不得入，過寺有作》：「竟阻尋幽興，空攜作賦才。開樽思兔苑，杖策過香臺。畫棟秋雲隔，松關暮雨催。南征聞奏捷，飛蓋會追陪。」高念東侍郎《韋公寺看海棠》詩：「燕子初來杏子酸，早朝幾度又春殘。莫嫌逆旅鶯偏澀，但出城闌地自寬。縱使海棠嗔醉客，豈無芳草待吟鞍。風光好處皆遊遍，不信如今是作官。」占斷穠華別有情，妖姿帶睡亦傾城。三章約法棋書酒，一夜關心風雨晴。藜杖自當酬語燕，金樽何忍負啼鶯。出門無限尋春路，笑煞沾襟阮步兵。」

陳澤州有《容園呈大司馬宛平公》長律，似在郊外，而非怡園。朱竹垞《王尚書招同人讌集豐臺藥圃》詩：「上苑尋幽少，東山載酒行。發函初病起，出郭始心清。元老風流獨，羣賢少長并。甘從布衣飲，真得古人情。」山田圍輞水，左右出豐臺。是日孤亭坐，繁花四面開。蟻浮傾更滿，蝶舞去翻來。即事多高詠，天涯不易哉！」

王橫雲《宛平太傅別業看芍藥》詩：「鳳城南陌敞雲莊，紅藥翻階繞徑芳。獨殿三春矜絕麗，競分五色炫新妝。霞光長護中書省，金葉爭妍畫錦堂。底事滿園羅萬本，鹽梅調鼎費平章。」重枝累葉蔭雲根，雨露偏滋獨樂園。自是黃腰登宰輔，那隨青草號王孫。春來士女千羣出，香入衣裾數日存。更喜名賢多麗句，一時傳寫管城髡。」唐東江孫華《宛平公招同豐臺園中觀芍藥》詩：「芳園十里筍與便，醉露欹紅正鬥妍。百和香吹花似海，千巡杯送酒如泉。青簾罨曖翻階影，紫霧氤氳覆樹煙。劇喜丹顏渾未老，後堂長得侍彭宣。」

豐臺賣花翁張姓，女名阿錢，毛檢討奇齡納爲小姬，目有曼光，陳迦陵名曼殊。明慧能詩，以奇疾歿。檢討作別誌，書磚，並錄同館哀輓之作。記其最婉麗者：汪蛟門懋麟云：「荒村小婢賣花回，補屋牽蘿小鏡開。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汪舟次楫云：「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

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喬石林萊云：「村莊無復住東牆，但對名花引興長。莫道小家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邱曙戒象升云：「昨夜優曇帶露開，簪花也邇到豐臺。湘簾一控春如海，萬朵花光入座來。」趙秋谷執信云：「淡紅香白好容顏，寶髻堆雲作百鬟。喚作佛花元自誤，如今爭肯住人間。」吳寶厓陳炎云：「阿錢生小態嬋娟，多病皈依繡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忍教憔悴夕陽天。」曼殊病劇，作《留視圖》。梁蕉林相國題云：「百朵雲光縮髻斜，焚香小坐澹鉛華。畫圖展向春風裏，好護豐臺第一花。」時陳迦陵維崧作四六序，周贊善青原作《續長恨歌》，語多悽惋，詳《西河集》及《虞初新志》，不具錄。曼殊養病墳園，比鄰刺梅園老尼過之，讀壁上詩，感嘆涕零。後述之識者曰：此梁蕉林《春郊即事》十首之二也。老尼明季宮婢，故讀之傷心。詩云：「河外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聖橋東畔迢迢路，芳草斜陽畫掩門。」畫樓高處故侯家，誰種青門五色瓜。春滿園林人不見，東風吹落海棠花。」

豐臺在宛平縣西草橋南，爲近郊養花之所。元人園亭皆在此。今每逢春時，爲都人遊觀之地。自柳村、俞家村、樂吉橋一帶有水田。橋東有園，其南有荷花池。牆外俱水田，種稻。至蔣家街，爲宛平大學士王文靖別業，向時亭臺極盛，今亦荒蕪矣。其季家廟、張家路口、樊家邨之西北地畝，半種花草，半種瓜蔬。劉村西南爲禮部官地，種植禾黍豆麥。京師花賈比比於此培養花木，四時不絕，而春時芍藥尤甲天下。泉源從水頭莊來，向西北流，約八九里，轉東南入南苑北紅門，歸張灣，水清土

肥，故種植滋茂，春芳秋實，鮮秀如畫。（人海記）

王橫雲《夏日同人祖園宴集》詩：「曾隨勝侶到雲莊，綠柳參天夾道長。坐樹黃鸝迎客語，窺魚白鶴愛溪涼。幽巖樽酒宜晴日，小閣蒲荷恍故鄉。一別名園驚隔歲，羨君絲竹漫徜徉。」王漁洋司寇《過祖氏園亭》詩：「依然春草樊川路，並馬來過覆盎門。記得城南天尺五，綠蕪紅藥水邊村。」「陂塘點點烏犍出，夏木陰陰白鳥飛。也似江南好風景，水田一帶學僧衣。」陳澤州《重遊祖氏園》詩：「十五年前白鼻騮，青絲金絡酒重賒。長思別後淒涼地，再見秋來爛漫花。世事五侯新第宅，桑田幾度舊人家。將軍坐嘯風煙外，帳底歌鐘閱歲華。」宋牧仲《遊祖園》詩：「春光偏向客中催，選勝城南並馬來。多少閒愁消欲盡，路旁茅屋絳桃開。」「插天高柳碧絲絲，一片東風淡蕩吹。彷彿隋家堤上過，露條煙葉叫黃鸝。」「園林晴日散芳菲，曲徑藤梢欲冒衣。愛殺水亭風景好，蒲芽纔吐燕雙飛。」「亭北名葩取次看，一枝將放倚雕闌。梁園記得春深日，斗大花開綠牡丹。」「高臺突兀俯紅亭，樹杪西山一抹青。誰繫斑駁花塢外，故吹長笛使人聽。」「折得風前赤玉枝，帽簷斜插醉歸時。重遊好待將離放，還唱旗亭絕妙詞。」又《過萬泉寺》詩：「我生好遊老愈猛，馬上看山日引領。忽聞勝友說萬泉，此心便已落幽境。乘暇曉出右安門，兒子門生轡並整。閒坊曲徑遠市聲，堤柳溪花弄秋影。訪舊折入祖氏園，小憩藤輪敲松癭。一亭欹斜波上留，香送殘荷四望迴。佳處漸涉濕餘水，傳道清流八百頃。禪扉寂寞枕彎環，沙觜雙鳧睡交頸。正逢野叟刈穉稗，只少吳歌搖舴艋。老僧踏藕作清供，冰雪堆盤風味

永。名花爛漫憶豐臺，社鼓喧闐厭中頂。長歌此地即滄浪，莫問長洲舊煙景。」

嚴存菴我斯《遊祖氏園》詩：「出郭不數里，名園傍水涯。蘆花圍野岸，楊柳幾人家。小閣臨池迴，疏籬抱徑斜。到來幽興極，竟日許停車。」「泯泯濠梁上，蕭蕭落葉天。柳歌魚撥刺，荷碎鷺聯拳。曲水繁花圃，晴雲下渚田。小山遺勝在，臨眺幾流連。」去園里許有九蓮寺，或曰明慈聖太后九蓮菩薩後身也。「更尋黃葉寺，幾眺白雲秋。徑曲雙橋隱，門開一磬幽。殘碑頻繫馬，過客倦登樓。嘆息前朝事，西風蘆荻洲。」胡南荅會恩詩：「款段相將碧外停，苔磯草路昔曾經。水亭一角杏花白，春樹千重山靄青。漫設雞豚學村社，仍移壺榼傍煙汀。紙鳶風裏兒童鬧，又聒詩翁午夢醒。」又《祖園觀荷至萬泉寺》七古。今祖園名已莫考。環萬泉荷花尚盛。園主屢易。余戊午方至萬泉寺水閣，觀荷最佳。王樓村式丹有《城南褚氏園亭宴集》詩，「祖」、「褚」、「祝」三字，都人音不分明。俟考。

查他山《九日宴朱大司空之弼南莊》詩：「雲物蒼涼感鳳城，良辰難遇是清明。同時那得人偕集，去日渾如客餞行。大漠寒煙凝朔氣，空林殘葉墮秋聲。籬邊舊是餐英客，省對黃花倍有情。」「不是藍田別有莊，三年此地作重陽。先生出郭仍攜酒，獨客登臺又望鄉。天闊一鵬盤遠勢，風高羣雁起斜行。茱萸諸弟遙相憶，應叙新來鬢點霜。」又《陪大司空松林看杏花》詩：「偶逐肩輿出郭行，蹇驢斜照一鞭橫。平分節物歸僧舍，背指風沙帶帝城。好鳥啼能添野趣，晚花開及向春晴。作詩自取排吟興，何必

留題識姓名。」「暖煙濃靄互交加，樹裏孤亭四面遮。杏酪已調初改火，松濤忽瀉正烹茶。內官老作茅庵主，遠客閑看禁苑花。多謝東風不相笑，一枝歸壓帽簷斜。」又有《懷南郊舊遊》詩：「名園狂醉已經年，永定門坊記墮鞭。想得出郊重繫馬，一行新柳變新煙。」湯西厓《自黃村歸經草橋》詩：「按鷹臺北接春郊，信馬閒行未覺遙。尺五城南好光景，到天煙色柳條條。」右安門外舊池亭，別墅參謀堂右丞。今日草橋清淺水，還留一縷照衰興。」「天桃穠杏一時開，上巳風光次第來。向有殿春紅芍藥，連塍十里到豐臺。」

趙恆夫吉士謫官居寄園。甲戌清明，偕門生子弟共十六人，步行出右安門，過日耕園踏青，賦春遊六疊韻詩二十四首。時少長困憊，恆夫興酣，落筆愈唱愈高，同人斂手推服。見《林卧遙集》。日耕園未知後改何名，記以俟考。

寧河崔解元鳳集，庚辰赴試，夢一叟誦詩，首句云：「功名祇在草橋頭」，醒而不解。行至草橋，正演紅梨花趙解元事，果掄元。

## 藤陰雜記卷十二

### 郊垞下

徐儋園《遊天寧寺至白雲觀》詩：「籃輿攜伴愜幽懷，古寺寒鐘景色佳。開閣青山方滿坐，入門紅葉已翻階。清談未厭王濛茗，枯坐真同蘇晉齋。會向射堂看秉燭，知君不惜酒如淮。」浮圖寶鐸半空聞，仙觀還看傍白雲。霜樹紺園鴉自集，巖花丹竈鶴依羣。碑鐫仁壽留千載，蹕駐崆峒記數君。行樂祇應憑眺遍，未妨徙倚到斜曛。」

漁洋文集：予弱冠遊京師，於翰林友二人焉，曰相國合肥李公、尚書澤州陳公。予既散曹，二公雖號清切，然嗜好相似，下直必偕。乙卯至京，二公即日訪予於天寧寺，予適他往，二公坐塔下待予，牡鑰將下，始連騎入城。《天寧寺浮圖》詩：「千載隋皇塔，嵯峨俯舊京。相輪雲外見，珠網日邊明。淨土還朝暮，滄田幾變更。何當尋法侶，林下學無生。」朱竹垞《寓天寧寺》詩：「青豆房容借，經旬且閉關。日邊連右輔，樹杪豁西山。六井泉相似，千花塔易攀。不應朝市客，翻羨旅人閑。」萬古光林寺，相傳拓跋宮。著書非柱下，留客即淹中。味折園蔬甲，香攜市酒筒。波濤人海闊，安坐作漁翁。」到此棲遲慣，都無應接勞。借書僮入市，莖薦馬騰槽。塔射層層火，松鳴夜夜濤。惟嫌重九會，

風雨罷登高。查查浦嗣琛《塔燈》詩：「燈明三百六十點，風撼三千四百鈴。最好天寧雲外塔，恨無梯級上青冥。」

嚴存庵《過天寧寺》詩：「芙蓉千仞倚長空，古殿殘碑一徑通。代閱隋唐秋落木，地連幽薊晚多風。寒花庭院飛馴鴿，斜日郊原度塞鴻。回首幾人吟眺處，至今猶說李崆峒。」寺多李、何游眺詩，故云。

王漁洋請假歸新城，繪《載書圖》。都人於彰義門外祖餞，賦詩成帙。惟王橫雲司空詩云：「都亭祖帳落花深，滿路薰風返故林。幾載雲霄槐棘坐，無邊霜露蓼莪心。西曹丹筆關星象，北闕崇班待履音。遙計牛岡方改卜，趣裝應已及秋陰。」有壓倒元、白氣象。

普濟堂，順天府設以養孤獨，餞行者於此茶話。堂聯爲姚端恪文然句：「但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

吳梅村《簫史青門曲》：「青青寒食東風柳，彰義門西冷墓田。」謂長平公主葬處。今莫可考。

胡南荅《龔宗伯招集郊園》詩：「城西軟紅外，歷歷好池亭。古苑花垂雪，春臺客聚星。鶯喧千畝綠，燕掠一郊青。山水兼絲竹，清音更可聽。」汪荅文琬詩：「去年郊園折紅藥，今年河亭攀綠楊。」郊園俟考。

孔定南武莊王祠，在彰義門外三里柳巷，春秋展祀。癸丑，予以奉常承祭，陪祀無人。王已無後，僅本旗章京一員迎送。廟貌尚整。予昔使粵，過王故邸，賦詩，今復展謁薦馨，以詩記事。按《八旗通志》：孔有德子被李定國擄，惟女四貞，康熙三年奏准春秋致祭。四貞食格格俸，適孫延齡，鎮桂林，從逆，被吳世琮所殺。四貞十二年回京。吳梅村詩云：「錦袍珠絡翠兜鍪，軍府居然王子侯。自寫赫蹏金字表，起居長信閣門頭。」藤梧秋盡瘴雲黃，銅鼓天邊歸旆長。遠愧木蘭身手健，替耶征戰在他鄉。」

摩訶庵在平則門外。陳澤州再遊詩云：「暮景西郊僻，精藍此地逢。殘花落清梵，深竹度煙鐘。春雨紅樓暗，香林碧樹濃。近來幽意愜，巾拂對從容。」王漁洋先以王北山給事曰高約遊不果，賦七古，己未同楊爾茂正中、富磐伯鴻基兩宗伯，李湘北天馥閣學，張素存玉書官庶同遊，詩云：「西院枕迴溪，青山滿高閣。祇園天氣佳，苔砌餘紅藥。鳥如迦陵響，梵是魚山作。微雨忽來過，紛紛幾花落。」龔芝麓尚書於摩訶庵杏花下爲張郎韶九賦《感舊·菩薩蠻》詞。

宋牧仲有《摩訶庵看丁香》因訪慈壽寺、元福宮、釣魚臺諸勝。詩：「古寺花成幄，霏霏過雨天。穿林隨老衲，捫葛上荒阡。雙闕晴雲外，千峯夕照邊。幸同江左彥，觴詠足陶然。」欲訪垂綸處，長歌鷺塢來。澄波飛野鴨，斷岸失孤臺。正喜青藤共，寧愁畫角催？勝遊應再續，計日牡丹開。」高文良其倬《慈壽寺》詩：「蒼苔半沒泥金榜，饑鼠來偷點佛燈。無限滄桑前度事，朝朝風語塔巖鈴。」

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曆中，少詹南充黃平倩輝書碑。平倩耽禪悅，與僧愚庵善，嘗住此寺。一日，方誦《金剛經》，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以聽經來耶？」爲誦終卷，又爲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去。因以桑門法起塔，復書碑，記其事云。《池北偶談》

孫司空在豐《遊摩訶庵歸至圓覺寺》詩：「摩訶舊遊寺，立馬駐山門。老栝凌雲翠，秋花飲露繁。有塵難可到，無佛但稱尊。翻憶興亡事，摩碑獨此存。」更入招提境，茶瓜興可添。山僧無俗韻，蓮舌見鋒銛。飛閣闌低樹，高林塔露尖。天花滿空際，含笑待誰拈？」

舒子展翰林大成《摩訶庵看杏花》詩，一時傳誦。程魚門晉芳壬申到庵，惟棗樹，已無杏花。詩云：「玉堂舊客題詩處，野剝離離放小紅。三十年來人事改，棗花香細月朦朧。」

摩訶庵見高文良其倬題壁詩：「八字朱扉碧樹間，偶緣客至暫開關。松梢紅上三竿日，樓角斜銜一崦山。鋤麥人衝殘雨去，坐禪僧共落花閒。未能便入宗雷社，且約芳時數往還。」

元福宮，梨杏花繁。高章之偕顧書宣圖河、汪安公倓、胡孟行任輿同遊。重遊，三君已歿，花亦不蕃。賦詩云：「當時梨杏向千株，今日風光總不如。老樹無花三月半，舊遊似夢六年餘。偃松風拔新栽檜，御果園荒旋種蔬。同輩故人還幾在？酒痕猶浣舊衣裾。」

唐東江有《興聖寺看杏花》詩：「探花一騎西郊迴，爲言紅杏千株開。閒尋古寺愜幽賞，枝枝淡冶如肥梅。」寺在昌運宮，則非城中興聖寺。查他山有《興勝寺杏花歌》，亦是此寺。

西郊萬安禪院，趙恆夫吉士自寄園至西巖，必宿院中。其疊韻詩云：「義麥盈疇蛙鼓鬧，貞枝倚檻鶴軒留。」蘭橈共拜彎弓月，桂棹同遊曲水樽。」

平則門外定慧寺西延寧庵，荒刹也。圖裕軒學士鎔布，默坐庵中而逝，即葬庵側。朱石君尚書珪表墓，周編修永年作傳，勒石庵右祠堂。學士曾以田四百餘畝施諸戒壇，亦建祠祀。門下士劉鴻

臚涓作記，稱先生早入詞林，屢司文柄，年未五十，引疾不仕。性耽禪悅，恆信宿蕭寺，徜徉二十年，灑然而逝。鴻臚刻其遺集，並懼延寧小刹，久而就湮，復勒石戒壇名勝地，以不朽先生，其風義有不可及者。余房師趙檢齋先生，爲學士壬申禮闈所得士，分叨私淑，曾隨師謁見，以赴某寺未見，不及仰瞻典型爲憾！

阮裴園偕倪穉疇國璉，晚出西便門，以迷徑歇老圃家。詩：「郭外靈源漾遠空，人家全住翠微中。半灣柳散風前綠，一路鶯啼雨後紅。曲水清流王內史，遠山低樹米南宮。何須更記西郊景，已與塵寰路不通。」

王橫雲《畏吾村訪李西涯墓》詩：「風雅茶陵領搢紳，當年館閣句常新。誰知馬鬣經封後，白石穹碑屑作塵。」注：「西涯子孫式微，以墓前白石碑搗碎和鹽以賣。」見《瓦釜漫記》。

王橫雲《高粱橋》詩：「鳳城西去繞高粱，曲水灣環蔭綠楊。青女乍來霜未結，猶餘煙景似江鄉。」  
「遼宋當年戰水濱，休哥制勝事應真。今尋鐵馬橫戈地，惟見遊軒拾翠人。」

高粱橋沿長河至萬壽寺，亭榭仿平山堂，春遊惟此爲勝。乙酉，紀心齋侍御復亨偕先君率余同

遊。先君賦《玉河記遊》詩，屬和多人，惜未彙刻一編爲恨。詩云：「秋色西來好，因之謝吏人。印須金馬客，容裔玉河津。柳拂沙頭老，蟲鳴草際新。轉憐斯路熟，未得及侵晨。西苑啓事每於四更過此，故云然。」繫馬曾遊處，青帘白石橋。曲闌依窈窕，古塔鬱嵒峩。畫本纔橫幅，花枝尚短條。銀河通尺五，未敢問輕橈。」細水纔如澗，濤奔怒不流。虹梁收別壑，雪瀑濺高秋。但少香茆屋，從添白酒觴。何時攜釣具，真作漫郎遊。廣原開觀水。「梵唄效祠官，高居太乙壇。古松橫爪鬣，陰洞出琅玕。清磬一聲徹，微風三夏寒。竹宮遙拜後，老衲話迎鑾。萬壽寺，辛未重修，爲祝延之地。」漢室中常侍，唐家神策軍。斯人能佼佼，奴輩自紛紛。香火歸天帝，蘋蘩紀墓文。窮奇看朽骨，幾保碧雲墳。昌運宮爲明太監張永建，牆外有墓。「一徑垂楊下，沿流古道斜。剎竿迷佛火，籬角絡秋瓜。行殿梁窺燕，虛堂幔卷紗。暮笳何處起？蕃馬戲平沙。」侍御口占絕句，余和云：「樹杪青帘一道開，無妨藉草酌深杯。桓驄不顧人爭避，也踏春泥乘興來。」

朱竹垞《滿井訪崙公》詩：「郊行方澤外，路轉古城窪。小雨乍潑火，輕風無聚沙。青蓮過橋寺，紅杏隔牆花。一笑遠公在，催停殺鯨車。」

王橫雲《土城》詩：「城北透池接上垣，蕭蕭戰壘暮雲繁。書生膽氣橫千古，匹馬來看古薊門。」城在德勝門外土阜，至今呼蕭太后土城。爲遼聖宗之母，瀛洲澶淵之役偕行。此駐師處。今梨園子弟

盛演《蕭后打圍》，婦孺皆知其英武也。趙甌北翼《懷古》詩云：「郊圻屹立土門崇，蕭后曾經此詰戎。赤帝敢傷吾子白，雌風偏勝大王雄。封椿坐困南朝費，歲幣終來內府充。千載遺踪雙阜在，猶傳女隊促裝紅。」負宸圖成髻未華，手攜嗣主戰邊沙。不聞宮掖悲人彘，肯使兵塵喪帝邦。粉黛三千歌入塞，燕雲十六紀傳家。笑看瓊島妝臺女，空把才名後代誇。」

出安定門東北八里，爲宏毅公額亦都、恪禧公遏必隆祠墓。癸丑秋，余往承祭，裔惟世爵一二入。公孫策楞、納親、愛必達、阿里衮、阿敏爾圖，皆官極品，想見一時之盛。

出朝陽門東七里，爲勤襄公佟圖賴祠。長子忠勇國綱，次子端純國維，皆以軍功祔祀。余座師介少宗伯爲忠勇孫，同祖兄弟慶復大拜，補熙將軍。卿貳多人，今亦惟襲公一人。承祭之餘，方知師門勳戚云。

高念東《水關竹枝》：「德勝門前菡萏鋪，漫誇江上有西湖。阿誰更作長堤主，與種垂楊一萬株。」  
「酒家亭畔喚漁船，萬頃玻璃萬頃天。便欲過溪東渡去，笙歌直到鼓樓前。」

明大傅珠自怡園延唐東江、查他山課子揆叙，唐有《園居雜詠》十四首，如「樓頭花萼連藩邸，地

接粉榆總舊勳。流水游龍非馬尉，赤墀青瑣異王根。一籬纏結花爲障，四面叢攢柳作城。如雲駝馬常彌野，落日雞豚自一村。想見繁華氣象。他山集詩更多。東江哭揆愷功詩：「猶有高齋舊賓客，可憐水磨好園林。」知園在水磨，今爲長春園。《宸恒識略》謂在海淀，誤。淶水亭爲成容若著書處，在玉泉山下。

澄懷園爲上書房內直諸臣寓齋。大學士漳浦蔡公，繪《澄懷八友圖》，謂同時陳尚書惠華、程文恭景伊、張文恪泰開、觀總憲保、二周學士長發、王章、梁少詹錫璵也。汪文端、秦文恭作記。前後內直諸公，皆有題句。蔣茗生士銓代涂少司空逢震二律擅場，詩云：「水木清華退食同，直疑樓閣在虛空。地鄰海淀兼三島，人異淮南正八公。春滿雲邊天尺五，晝聞花外漏丁東。仙源小聚羣仙影，照取鬚眉一鑑中。」東序談經珮紱連，天分靈境坐羣仙。笑看池水知心迹，同是松身作壽年。畫裏原兼詩爛漫，人間無此地幽偏。好風香帶圖書氣，春在先生杖履邊。」

海淀槐樹街，勵文恭廷儀休沐地。金檜門先生丁巳內直，棲託其間，雲壑煙巒，蔚然在望。考西山一名小清涼，爰取爲山房之名，而倩張南華作圖，自題詩云：「路出郊西近，身依尺五天。當年勞卜地，遲我問流泉。散帙臨窗下，羣峯隱几前。車音門外絕，兀坐意悠然。」汪文端與同直諸公俱有和作。今不知歸何氏。

海淀佟氏園，有董文敏書「瑞園」石刻。申拂珊副憲甫寓園時，搜剔於牆東草棘中，爲賦長歌。移寓過園。詩云：「偶尋斷石留書法，即論栽松仿畫家。」

良鄉道上灰洞迷漫，行人到此，解鞍即卧。獨陶篁村元藻題壁詩云：「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款署「篁村」二字。壬申，袁簡齋枚過之，和詩有「好疊花箋鈔稿去，江湖沿路訪斯人」之句。時店主將圻壁，勞宗發宰良鄉，鈔呈方制府，並嘉賞之，勿令圻。越十數年，簡齋在梁瑤峯方伯署，始晤篁村，方知陶姓。篁村感三公高誼，而方、勞二公下世，即席感賦二詩云：「匹馬曾從燕薊趨，橋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曠世星難聚，詩有同聲德未孤。自笑長吟忘歲月，翻勞相訪遍江湖。秦淮河上敦槃會，應識今吾即故吾。」三間老屋夕陽村，底事高軒過此門？飛蓋翠搖新蘸墨，華燈紅照舊題痕。不教畫幔傭奴易，便勝紗籠佛殿尊。惆悵憐才青眼客，幾番剪紙爲招魂。」篁村，會稽名諸生，不遇。子廷珍，以詩賦擅名，以孝廉終一令；廷琬，辛丑進士，宰清平。

庚辰春，遊直隸學幕，駐寶店，見壁上有女子新題六絕，墨瀋猶新，然多不可辨。僅識其一云：「極目蕭蕭易水聲，一腔幽恨最難平。燕丹已是無家別，枉指歸期馬角生。」秋杪回京，壁已重粉。詩則

默誌不忘，後述之汪訥庵郎中，亟選入《擷芳集》並《水曹清暇錄》中。

趙恆夫吉士以給事勘河，與熊尚書一瀟同罷。自寄園卜築西巖，詩稱渾河秋漲，不能北渡。來京則在蘆溝橋西宅，有見一軒、來爽閣、蓼莊，恆偕吳古逸、毛香令對弈吹簫。附近萬安禪院，時往止宿，罕山、延壽、澄果、龍廣、圓通諸佛寺，俱有題壁留別詩。西山口趙蓼天有自怡園，恆夫題壁有「峯頂泉來天抱甕，松根影過月移樽」句。牽復尚住西巖，姜西溟、朱竹垞、何屺瞻焯過訪，贈詩有「月岸一竿尋釣伴，煙汀半棹隱蘆人」句。丙子補助教，時往山中，一六堂期，司成遣役促還，有「一六期輪四日疏」句。詩編爲《林卧遙集》。詩爲于章雲漢翔贈韻，伸、綸、孫、墩等字，疊至四千<sub>(三)</sub>，從古所無。書之以作藝林佳話。

白雲觀中右有儒先之殿。考李道謙《甘水仙源錄》：觀津張本，字敏之，正大九年，以翰林學士使北見留，隱爲黃冠，疑即其人。李石農鑾宣作詩弔之云：「觀津學士北遊燕，太極宮中伴鶴眠。白雲觀，元太極宮，以居邱真人。應羨漢家蘇武節，牧羝落盡尚南旋。」先生原本是儒官，喚作仙人意未安。世祖若歸文信國，他年亦擬著黃冠。」

【校記】

- 〔一〕嘗住此寺 「住」原作「往」，據《池北偶談》卷二十二《蜘蛛塔》條改。
- 〔二〕因以桑門法起塔 原無「起」字，據《池北偶談》卷二十二《蜘蛛塔》條補。
- 〔三〕疊至四千 「四千」疑爲四十之誤。